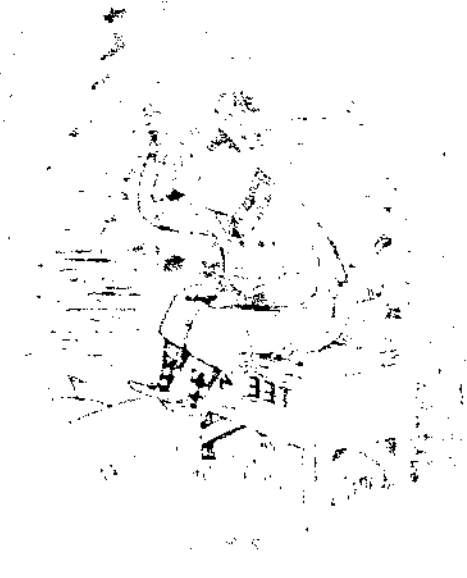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

西風

第五期
九月號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本期要目

華北學界與抗戰
 蘇聯話的鄉村
 工人受
 墜
 死
 英譯浮生六記
 胎
 金守人
 租
 毒
 奇
 俗
 陳師
 類
 黃嘉

國立編譯館

異口同聲讚西風

我讀西風半載於茲，覺內容豐富，深合社會許多人的口味；我愛之不忍釋手，更闌夜靜，讀之猶覺津津有味，西風實余之伴良也。（上海柯少靈）

我自閱讀貴刊以來，獲益不淺，是乃貴刊廣為介紹之功

也。（長沙曹季雲）

竊以為辦一種雜誌，要擁有衆多的讀者，第一個條件是要內容充實，才能抓住讀者的心，第二個條件是要精益求精，因為雜誌雖然美好，而不求上進，只停滯在這美好的階段上，還是要失去讀者的。

目下先生所創辦的西風月刊，可謂已經具備這兩個條件，所以能得大多數讀者的愛戴。（泉州吳厚生）

貴社負發揚文化之使命，偉大精神，至堪敬佩。（重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貴刊內容豐富，饒尤興味，每月出版，必以先睹為快。（上海郭敏）

貴刊在南洋銷路極暢，鄙人屢向大埠各書店函購均未購得，茲乞將已出之五期從速一併寄下，以早獲一睹為快。

（爪哇陳章輝）

賢昆仲所編之西風，弟極傾心閱讀，因其的確可以介紹

西洋社會人生種種，且譯筆均極流暢，令讀者順順當當讀得下去，毫無生吞活剝的詰屈聱牙的洋不洋中不中的文章。

（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章伯雨）

在這半年中，西風一天比一天精采，

讀者一天比一天增多，這當然是先生們

西風實為介紹西洋雜誌文字惟一的刊物，在許多雜誌中有其特殊存在的價值。尤其於不能直接讀西洋雜誌者，予以莫大之方便也。（復旦大學教授陳子展）

努力的結果啦！我同許多朋友認為西風是中國近代唯一令人滿意，令人百讀不倦的刊物，因為它不僅為翻譯兩篇漂亮

文章而已，而且還要把西洋人的思想，社會情形，同近代科學的萬能，用很簡單的文字，筆法，介紹給國人——尤其是不識西文的國人。——敬祝西風萬歲！（河南孝義鎮蔣國華）

周作人先生 著 近



精裝九角
平裝七角

作者自序云：『這三十多篇小文重讀一遍，自己不禁歎息道，太積極了！聖像破壞與中庸，夾在一起，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有好些性急朋友以為我早該談風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談了罷，要談風月了罷？其實我自己也未嘗不想談，不料談之不能消極，在風吹月照之中還是『佛罵祖』。』世欲知先生之思想態度者，定以先觀本集為快。

宇宙風出版社

上海愚園路
愚谷郵念號



電話二二五七九

北平一顧

老舍等著
每冊五角
北平是世界最美的都城，本書是敘述北平最好的讀物，作者四十餘年居北平而文字美妙。手此一書勝居舊京十年也。

日本管窺

周作人著
每冊五角
本書作者三十餘位，全是真正的日本通，為我國人認識日本唯一的讀物。

遊山日記

清舒白香
每冊三角
遊山日記清舒白香作，舒氏文章清麗，思想通達，在文人中不可多得，所記有嘻笑怒罵，有巧譬罕喻，有透澈議論，有幽默風格，間散自然，涉激成趣，堪稱日記之珍品。



宇宙風

合訂本

一集三版
二集再版
三集新出

每冊一元五角第一二集同時台購只收兩元加寄費三角掛號再加一角六分本刊定戶單購一集九折優待以直接購買為限

她們的生活

每冊半角
辣，無不活躍紙上。而售價特廉。辣，無不活躍紙上。而售價特廉。

貪官污吏傳

每冊半角
大禍不止
略訴民苦

鴉片之今昔

每冊四角
皆鴉片也
有如是者

四海之內

傷心慘目

西風

第廿六年五月一日
第九期
目錄

專 篇

林語堂訪問記

梁少剛

我國與我民作者談片

(二七二)

羅迦諾的鄉村

馮至

歐遊追憶之一

(二七八)

雨絲風片

編者輯

花花絮絮點點滴滴

(二八四)

冷眼旁觀

中國人與美國人

嘉德

和平與奔忙的生活

(二八七)

內地的洋婆

超人

有書籍，有工作，不知寂寞是甚麼

(二九一)

知足常樂

史丁

人生是一齣好笑劇

(二九四)

科學·自然

人工受孕

會維明

科學與自然的交織

(二九五)

睡眠研究

歐麗莎

三分之一的人生

(三〇〇)

太陽黑點與不景氣

李心永

地球及其媽媽的關係

(三〇五)

心理·教育

精神療法

勃仁

弄假成真的疾病

(三〇八)

大學性解放運動

會越鄰

不愛國的大學生

(三一五)

長篇連載

浮生六記(漢英對譯)

沈復著
林語堂譯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三二二)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兩個天才藝人的紙上談愛

(三二七)

婦女·家庭

墮胎……

救人的醫生所殺害的小生命…… (三三六)

凌 霜

天才盲女……

以手代眼的瞎子……

徐素斐 (三四四)

蘇聯新婦女……

有靈魂的女人……

倪受民 (三四五)

租妻奇俗……

近東婚姻異聞……

陳師超 (三四九)

傳 記

和平主義者奧賽斯基……

不怕死的硬漢……

洪 鶴 (三五三)

軍備·戰爭

死裏逃生……

彈雨下得慶更生……

金安人 (三五九)

未來戰爭利器……

進步的文明殺人法……

陳未鳴 (三六六)

社會·暴露

奴隸市場……

人口賣買……

畢 裕 (三七二)

婚姻通訊社黑幕……

用愛神的箭去騙錢者……

袁學中 (三七七)

偉大的播音家……

別開生面的社會工作……

潛 流 (三八三)

西洋幽默

魔術家的報復……

跟袖管沒有關係的戲法……

亞 伍 (三八八)

書 評

外國人在中國……

上海——冒險家的樂園……

蘇 茹 (三九二)

西風消息

讀西風的經驗……

我怎樣讀西風……

龍 子 (三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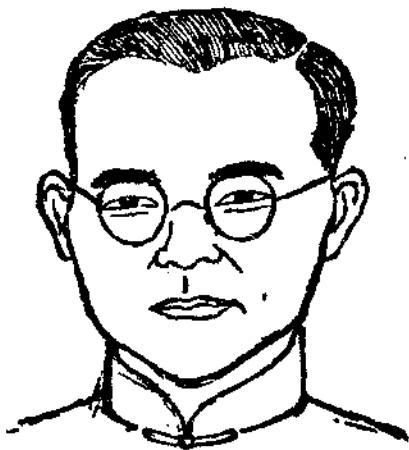
西書精華

神秘人類(二)……

奇妙的人體機器……

黃嘉音 (三九六)

名、人、雋語·筆花·西洋漫畫選·補白



一個作家如果想多得一些難於捉摸的意思，與其木然坐在書檯邊，等候電話響，還不如躺在牀上沉思。

林語堂訪問記

梁少剛

——Vincent Starrett 原著，節譯自美國地球雜誌——

「我的文章多數是在牀上寫的，」林語堂微笑着答道。「所以我才寫得出那麼多。」

這句似乎有點矛盾的話，聽起來真是中國人的口氣，不過給懶骨頭聽到，確也難免有動於衷。我那天自己恰巧也有點睡眠不足，因為我要依約在上午十一點訪問我國與我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作者，只得早早地在九點就起床。在這個時辰，我們兩人也許都想躺在牀上，不料却坐在那邊喝茶。這看來似乎有點傻。我說：「反正你有一些好同志啦。馬克吐溫（Mark Twain），史蒂文孫（Stevenson），法郎士（Anatole France），我想——」

「還有梅蕙絲（按 Mae West 係美國著名電影女明星——編者註，下同）」他笑着打斷我的話說。「她最近不也在一篇文章裏說她喜歡在牀上寫稿子嗎？可是你不應該把我放在這麼高貴的同志之列。我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是一個文人舒舒服服地躺在小床上——躺的姿勢是很重要的——可以計劃他一天的工作大綱。到他於上午十一點坐在書檯邊時，他已是精神奕奕，可以輕輕快快地把腦海裏的材料寫成文章，送到印刷所去了。

「我是個十足美國型的忙人，」林先生很莊重地說，「我現在是五種雜誌的編輯呢。」

我吃了一驚。這位和藹可親的中國學者，雖則在棕色長衫下露着美國式的褲子，可是現在說出這麼一句美國式的話來，確使人頗為疑惑不解。他又微笑起來了；我才曉得上了他的當。

可是講到五種雜誌的編輯，那的確是事實。而林語堂的打字員很忙，那也是事實。當林先生在上午十一時到他的愚園路編輯部（指上海英文天下月刊編輯部）時，當他凝望着天花板，把文思構好時，我知道那位有訓練的打字員是忙到不可開交的。

那間會客室跟別地方的應接室也大同小異。一張檯子，一隻有背的小長椅，幾隻椅子，圖書，什誌，用木條夾住的報紙。茶送上來時，房間裏的空氣才有點兩樣。隔壁的編輯室發出打字機的聲音，不時有一個穿藍長衫的青年忽忽忙忙地走過去，臉上那副黑框的眼鏡似乎是全世界青年智識分子的標誌。

我不知道我希望得到甚麼印象——我不希望看見穿着緞外衣，袖裏藏着利劍的富滿朱（按 Fu Man chu 係外人小說中之中國主人公），也不希望看見一個以鴉片和舞女交織而成的地方；雖則我認爲我對中國的觀念，多半由洛麥（Sax Rohmer）和奧本海姆先生（Mr. Oppenheim）的傑作得來，是一種遺憾的

事。我想我希望看見一位較沈靜，較儒家化的人物，一位至少具有東方色彩的人物。

這次的訪問也跟普通的訪問一樣開始。我以很熱烈的心情讀過林先生的名著；我現在也用很熱烈的態度這樣對他說。我覺得沒有幾位英美籍的英語作家，能像這位在哈佛大學大學院畢業不久的中國文人，在著作裏表現這麼豐富的智慧，優美的文筆，和動人的風格。我記得我當時曾把這種意思說出來。

可是林先生並不重視我的見解。我把帶在大衣袋裏的兩冊書取出來，放在我們面前的檯上。這兩冊是他在上海一間書店（按即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品文集（按即英文小品甲乙集），由他在英文中國評論週報上所發表的文章編輯起來的。他把這兩冊書拿起來，又放下去。

他問道：『你讀過嗎？你可以在這兩冊書裏找到真我——找到我日常偶然想到的種種題材：牙刷啦，花園啦，乘公共汽車啦，烟草啦！我的確是個多感的傻瓜；這點你是看得出來的。』

我幸虧已經讀過他所貶毀的這些文章；我是不會糊塗到相信他的話的。我記得他在『模範土匪』一文中底諷刺的幽默，記得他在研究中國臭蟲一文中底譏刺的機智，記得他在『國際聯盟喪禮演詞』一文中底有力的反嘲，記得他在攻擊『中國的政治病』一文中所表現的趣味。最後我也想到他對『狗肉將軍』的頌辭。

『老實說，在我的著作中，只有這部較厚的書是嚴肅的作品。』林先生用着一種幾乎近於辯解的口氣說。『有時候非常之難。我覺得很難保持嚴肅的態度。』

可是，過了一會，當我說起我國與我民自然要出中文本時，他的態度倒嚴肅起來了。

我問道，「你打算親自把它翻成中文呢，抑是讓人家去翻譯？」

林先生躊躇着。

「我想我不大願意讓人家去翻譯，」他承認說。他的身子在椅子上移動一下。「有人對我說過，這部書出中文本是我自己的責任。」

「你的意思是說，你還得把它用中文重寫一遍嗎？」

「不一定如此，不過所要做的工作跟重寫恐怕也相差無幾，我想中文本裏的表現方法須稍為改變——也許用一種比較中國化的方法吧？我不曉得。這部書是以英語讀者為對象，用英文寫的；我當時沒有別的念頭。我想，寫給中國讀者看時，書中有些部分須略加發揮，其他部分則須更改一下。這倒需一番工夫啦！可是這部英文書也是為中國讀者寫的。我也許應該用本國語再寫一遍。你以為怎樣？」

我說，「做中國的伏泰爾（按 Voltaire 為法國十八世紀著名文人）倒也很不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千萬的中國讀者受你底作品的激動，誰也料不到東方會發生甚麼變化。諷刺的力量是很偉大的；而你的諷刺的文筆也夠有力了。」

他微笑着，聳聳肩頭說，「我寫文章諷刺我頂喜歡的東西啦。」他的眼睛在眼鏡後邊發着光，過了一會又笑着說，「可是，到那時候人家又要我把中文本翻成英文，那怎麼辦呢？我的天！」

我答道：「把銷路最佳的書一部變成三部，有甚麼不好呢？將來由中文本翻過來的英文本，縱使伍爾科特（按 Alexander Woolcott 係現代美國著名文藝批評家及播音家）沒在無線電台上提到，在美國一定也可以成爲銷路最佳的書的。」

「伍爾科特嗎？」他問道。「啊，不錯。我知道。你是說他現在正在作無線電播音嗎？」

「一點也不錯。」我說。「只要他說一句稱讚的話，那麼你的書一天便可以銷十萬部。」

「我的老天爺！這位最受世界人士注意的中國作家嚷着說：『我一定得賄賂他說那句讚美的話。你認得這位伍爾科特先生嗎？』」

我誇口說：「啊，不錯。我想他是我的朋友。」

「那麼我非賄賂你不可了。」林語堂歡然說。「親愛的史達勒先生，你要再喝一杯茶嗎？」

到這裏我們又談起林先生的習慣了。他把躺在床上的哲學說給我聽。我聽得越多，越喜歡這種哲學。這種哲學的確是很簡單的。林先生以爲一個作家如果得多得一些難於捉摸的意思，與其木然坐在書檯邊，等候電話響，或等候美國訪客跑來向他說欽佩的話，還不如躺在床上沉思。據我所知，最佳的姿勢是雙腿略彎，頭放在軟綿綿的枕頭上，把一臂或兩臂墊在頭下，使腦部和床面形成一個約莫三十度的角度。我會用過這個藥方，結果成績甚佳，因爲我的睡眠確比前較爲充足了。

接着我們談到其他作家和作品，又談到偵探小說。在這興高采烈，津津有味的時候，我真不想告辭；可是茶

壺已空，而隔室那幾位戴眼鏡的青年又不斷地在門邊望過來，似乎有甚麼要事須向林語堂請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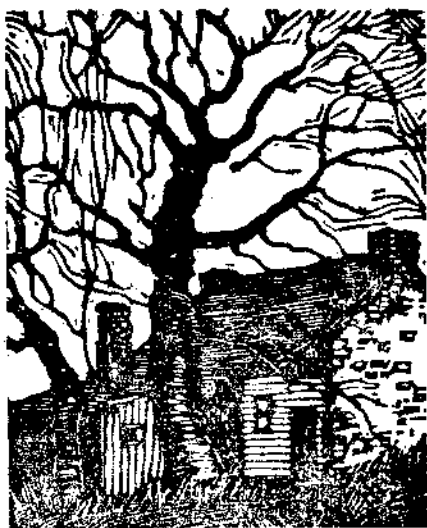
當我站起來時，林語堂說：「關於伍爾科特那傢伙，你要記得向他提一提我的書。」

「現在倒沒有必要了，」我答道。「可是我還得寫信告訴他的。」我說完這句話，便辭別出來，走到黃包車和汽車往來如織的上海街道，想到這天早晨的訪問成績，心中暗喜。

林語堂是個中等身材的人，圓圓的臉龐露着笑意，一雙略帶棕色的眼睛發射着一絲嘲弄和不甯靜的光芒。他過着幸福的結婚生活，可是他堅決地說他不了解女人；他以為在我國與我民中談論女人的一章，是他書中最沒有力量的部分。他是個再和氣也沒有的人，這篇東西也許可以幫助我證明此點；而且他也不惜犧牲時間和人家談話。我在他的小品文集（我希望他會拿到美國去出版）中，發見他頗受一些文人——尤其是察士透頓（Chesterton）、李科克（Stephen Leacock）——的影響，我想他是很崇拜他們的。

他的我國與我民是現代世界一部最佳的著作。我覺得以此書中最優美的幾章而論，林語堂是可以和過去一些大作家並駕齊驅的；這些文藝大師在他們的著作中，把幽默、諷刺和博學混合起來。我想到再下一位的「現代世界最偉大最卓越的文人」也許會是中國人，心裏覺得很快活。

★ 下期預告：英國人與貓狗——老舍著



一片湖水，四圍是默默無語的青山，山間的雲，層出不窮地在變幻。有時遠遠駛來一隻汽船，轉個圈子，不久又不見了，與這裏的世界好像不發生一點關係。

羅迦諾的鄉村

馮至

乘車穿過了郭塔爾得 (Gotthard) 山洞，便走入瑞士東南的特精 (Tessin) 省，這是意大利人種的瑞士，一切風物也是南歐的了。最惹人注意的，房屋在山北都是灰色，忽然變為耀目的粉白色——但白色裏處處透露着衰老，腐舊，反不及北方的灰色那樣新鮮。

特精省的南瑞是羅迦諾 (Lugano) 城，臨着一座爪形的湖，這座湖由意大利和瑞士兩國分領。若是坐在汽船上，繞湖一週，左邊一站是意大利的，右邊一站是瑞士的，雖然居民都說着意大利話，可是一邊熱狂於法西主義，一邊是自由和平，百餘年不知干戈，對比起來，煞是有趣。

我在這湖邊的一個小村落裏住過一個晚夏的八月。

腳剛踏上輕鬆的土地，舉目一望兩旁的濃綠，便深深嗅到濃鬱的故鄉氣味。不只氣候和北平夏季的鄉間很相似，就是幾種遠闊許久的生物，也在這裏重逢了：中午是無邊無際的蟬聲，夜晚窗外時常有悉索索的聲

音，那是蠍子在牆縫裏出沒，更有成羣成隊的壁虎，灰色的，綠色的，在壁上和草間爬來爬去，有時清早起來，露水未晞，草地上常有大的壁虎，身長逾尺，綠得透明，像是碧玉一般。湖山寂靜，牠一動也不動，你可以輕輕地在牠身旁賞玩許久，不提防有一個大的蝗虫跳出，牠也飛箭般緊跟着竄入草的深處。

植物方面呢，也多是故鄉所有的。西瓜，蜜桃，這些暑中的鮮品，都非常肥美；更有那大芭蕉葉子，成蔭地伸出矮矮的牆頭，只是暗綠色，瘦而長，火簇形的扁柏，三三兩兩地被移種在別墅裏，或是白色的聖母堂旁，給我們一些異鄉之感。

這可以說是故鄉一樣的鄉間。

我們背山臨水，租下一所小樓。房東是這村裏惟一的富戶，惟一的「世界人」，據說祖父曾經到非洲去經商，賺下了一些財寶，死後供給兒孫們享用，所以這一家人也無所事事，天冷了到巴黎去過冬，只有夏天才回到家鄉；但在家鄉也忘不了都市的繁華，晚飯後每每放開無線電，收來巴黎的音樂，攪得四鄰不得清靜。

除此以外，遠遠近近，却是異常清靜。不但聽不到瑞士以外的國家是怎樣磨拳擦拳，拘心鬥爭，就是瑞士以內的事，也好像與他們無干。你若問一個本地人，「你是意大利人嗎？」他自然回答你一個「不是。」——再望下問，「你是瑞士人嗎？」——那麼他便會瞪着驚愕的大眼望着你，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只說，「我是特精省人。」不必和他們談什麼羅馬，倫敦，就是本國內的日內瓦，瞿里許，在他們看來也是極遼遠的地方，雖說乘車幾小時便到。

可是我們在那些嚴肅的大都市裏過過生活的人，驟然來到這裏，對於這些疏散無事的「特精省人」總有一些缺乏信任。——我們在外邊飄流無定，無論到什麼地方，第一個去處便是郵局，看看有沒有轉來的信件，或是把新的通信處留在郵局裏。但當我行裝甫卸，在當地郵局辦了一番交涉後，走出來，真是倒吸了一口涼氣！走進郵局，空曠曠的屋裏，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她問我話，我不懂；我用幾句臨時速成的意大利話向她說，她不懂。後來似乎彼此會意，我在一個紙條上寫好了通訊處，交給她，她接過來，點頭笑一笑，放在抽屜裏，便無事了。一瞥間我望見那抽屜裏亂七八糟，甚至還放着一些針線。我很不放心，但事情已經辦完了最後一階段，緊接着只有推門出去。

後來我才知道，那郵局裏的局長，郵務員，信差，是三位一體的，這集中的「一體」正是那女孩的哥哥。這位哥哥本來就事務繁重，午飯後又要午睡，睡醒了還要在酒店裏喝紅酒，所以把郵務員和信差的職務都交給他的妹妹，他自己則悠悠自得，處在局長的地位。

兩天後，那少女果然背着一個大信袋，在我們門前出現了，遞給我幾封初次轉來的信。我接到這些信，真是高興！這是前日交涉並沒有誤會的證明。但是她笑着不肯走，慫恿地問我：「francobollo？」我知道這字是郵票的意思，但我不明白她爲什麼這樣問我。正猶豫間，她從信袋裏取出一個硬紙夾子，裏這都是郵票；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郵票是在她身邊帶着，問我買郵票不買。我想，這真是方便：郵票既可送上門來，那麼新寫完的信也可以直接交給她了，落得不出門。但我對於她還是不大信任，郵票固然可以在門前買，可是待發的信還是不肯直

接交給她。

我們時常乘公共汽車到羅迦諾城去，沿站都有大小郵包送上來。一次，車子在一個站上停住了，石上坐着一位年老的郵差（這恐怕也是這站上郵局裏『三位』集中的『一體』吧），把剛從路旁郵筒裏取出的信件，一封封地在太陽底下蓋郵戳。車到了，他也不慌，下車的人下完了，他也不慌，上車的人上完了，他仍然不慌，開車的人耐着性兒等他，一直等到他不慌不忙，把郵戳蓋完，把信件包好，放在車上——才將喇叭一按，加速駛去；回頭着，那老郵夫却坐在那塊路石上，我望着他，他望着我們的車，直到車拐了彎，兩不相見。

像這樣的鬆緩隨便，在我們過慣都市生活的人看來，有些看不下去，但同時又覺得也實在親切可愛。每個大都市的人口動輒號稱幾百萬，可是比起全人類來，究竟是極少的少數。至於過着像這裏的生活的人們，無論什麼地方，還是佔人類的大多數。我們到底怎樣才對呢，是要使那大多數的人跟我們一樣緊張起來才對，還是叫我們這極少的少數去學一學他們的鬆緩？

那少女幾乎天天送我們的郵件來，一封也沒有遺失，日子久了，我再想起我剛來到時對於信件的那種疑神疑鬼的心，未免太小家氣了。——在大都市住久了的人，會一天比一天地變得小家子氣。——有一天，她的哥哥送信來了。我真是驚異！穿着制服，戴着制帽，皮靴窸窣，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嚴肅整齊過。我把信握在手裏，不由自主地問：『令妹呢？』他的回答是，家裏生了一頭小牛。

不久，小牛的誕生傳遍了左鄰右舍，我們都被邀請去參觀小牛。我們在牛棚外看見一畦碩大的番茄，於是

我們摘了一籃，付了一些代價，帶回家來。從此這一家不但供我們番茄，還時常送其他菜蔬和作果醬的蘋果來。瑞士的肉類是出名貴的，我們一日三餐，只以菜蔬為主。可是麵包常起恐慌。附近沒有麵包房，每天早晨由一個少年騎着車挨戶送。有時却得不到。我們一向是現錢交易，怎麼也想不出的理由。有一次我們在湖邊候船，看見那少年正在碼頭上放跳板，同他閑談起來，才知道清早送麵包是他的「兼差」，他的正當職業是在船碼頭上放跳板。我問他，爲什麼時常忘記給我們送麵包呢？他鬚鬚是在敘說與他無干的旁人的事，所舉出的理由也似乎很大，那是因爲我們住房的台塔太高。我聽着有些忿忿，同住的某夫人到底乖巧，示意給他，望後不會讓他白登高台塔的。……經過這番談話後，彼此的交情似乎深了一些；第二天，麵包按時送到了，某夫人也不失信，送他一枝香烟作爲登台塔的報酬。他滿意接受了。果然，此後每日一枝香烟，麵包也天天送到。

想不到，住房的台塔高也會這樣影響到吃飯問題。然而並不止於送麵包一件事。我們的廚房是用煤油爐子燒飯，零買不如整購，到鄰村惟一的雜貨店裏定下一桶煤油，說妥立刻就送來。我們回來後，却空等了一個下午，第二天又去催問，說是昨天店裏沒有閑人，今天下午一定送到；於是我們回去等着，又等到了黃昏，仍然不見送來。氣忿有什麼用呢，只好在次日清晨再忍着氣去問，店裏老板的回答是：

「已經送去了。」

「我們却沒有見到。」

於是大家把昨日送煤油的小廝喚來，他理直氣壯地說：

「他們的台塔太高，我把煤油交給他們的鄰居了。」

回到鄰家一盤問，那桶煤油放在蘋果樹下，等牠的主人，已經等了一夜。

在這些人們中間住不上幾天，大家便熟識了，自己也不知不覺把皮鞋脫去，換上家鄉的布鞋，把領帶拋開，換上反領的襯衫，時錶也用不着，鎖在箱子裏，自有那日出日落給我們正確的時間。——人，動物，植物，好像站在一個行列上，人人守着自己的既不能減損，也不能擴張的範圍；各自有他的勤勉，他的懶惰，但是沒有欺騙。這樣，湖山才露出牠們的雄壯。一片湖水，四圍是默默無語的青山，山間的雲，層出不窮地在變幻。有時遠遠駛來一隻汽船，轉個圈子，不久又不見了，與這裏的世界好像不發生一點關係。——

人 體 機 器

工程師喜歡提起現代機器的效率。可是沒有一部機器，其效率像人那樣高。我們到那裏去找一個像人類的心臟那樣完美的唧筒呢？假使老板好好地用它，它可以做六十萬小時工作，每小時抽四千三百二十下，每小時抽十五加侖。我們沒有一種及得上神經系的電報機；沒有一種無線電及得上聲音與耳朵的無線電；沒有像人類的眼睛那樣完美的照像機；沒有像鼻子、肺、皮膚那樣流通空氣的設備，沒有比脊髓更靈的接電機。這種完美的機器不是很值得我們尊崇珍重嗎？——Floyd Parsons

絲 雨 輯者編

●國聯新會所於四月二日晚作防空試驗，舉行燈火管制演習。同日同時和平女神也在天上練習戴防毒面具。

●羅馬二月廿七日國民海通社電，謂阿國名將台斯泰於日前執行槍決後，意國駐阿總督格拉齊亞尼上將，下令將其屍體陳列於阿京，使阿比西尼亞人知阿皇之婦確已處死云。此其羅馬文明勝利之又一鐵證歟？

●里比亞彭加齊三月十四日國民社電，謂意首相墨索里尼今日險被驚牛所觸，墨氏一行汽車約七百輛向雪倫進發未久，即有一牛車與墨氏汽車相撞，牛車中農民大肆咆哮，致該牛受驚，直撞墨氏，幸里比亞總督巴爾波及其他官員執住牛角，並將該牛按倒於地，始得無事，墨氏深責農民駕車不慎，旋仍前進，視察意屬殖民地云。按巴爾波前在國內為墨索里尼所最忌，所以被派遣到遠遠的非洲去做總督，此次能以德報怨，可謂不容易了。

●東京三月十日中央社電，略謂外國新聞記者今日往訪日外務省發言人，叩以外相佐藤尙武本月八日在貴族院之演說，是否能認為日本將改變態度，尊重一切日

本所簽訂之國際協定，該發言人輕率答曰，渠亦作如是觀云，又詢以對於九國公約如何，發言人答曰，渠作如是觀云。復叩以日本在該約內關於中國主權及土地完整之保障如何，該發言人再度答曰，余亦作如是觀云。至是各報記者乃詢以朝日新聞昨日所顯示關於日外務省對王寵惠之態度，是否確實，發言人答曰，在原則上當無問題云云。新聞記者碰到這種要人，涕笑皆非。

●倫敦三月十六日中央社路透電，略謂康特白里大主教，今日在上議院請當局注意於阿京之屠戮暴行。謂自有人擬暗殺阿總督格拉齊亞尼上將後，意當局似唆令或容許意兵及黑衫工團擅行報復辦法，二月十九夜及以後兩日，黑衫隊持炸彈，來復槍，與手槍，橫行於當地人民之間，土人之在總督被攻境內者，及藏有軍械者，輒被當場槍斃。意兵四處游行縱火焚屋，見有圖逃者即加以殺害，估計死數在二千至六千之間云。英前首相勞合喬治謂此為『五十年來最可駭怕之屠戮』，少見多怪。

●倫敦三月十九日電謂明鏡日報今日載稱，女記者方

風 片 輯者編

且琪夫人昨日在巴黎槍擊法國前駐意大使尚伯蘭，其原因關係尚伯蘭曾將伊對於墨索里尼之愛情，向人洩漏所致。緣方夫人曾於兩年前與墨索里尼談話兩次，且有一次，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宮陽台向羣衆演說，方夫人曾投以橋子，墨索里尼接得該橋子並向方夫人揮手示意云。又巴黎廿二日電，謂方夫人在法院預審時，供稱：『去年四月到七月間，嘗爲意相墨索里尼的情婦，當時墨必按時與我會晤，但到七月間忽拒絕不見，即訪尚伯蘭，尚稱墨或因幼子有病無心緒兼顧他事當。時曾以重要秘密告尚，並於事後再求見墨相，等候多日始得相晤。嗣後意國宣傳部長阿爾菲利，勸我返法，面給我回飛機票，我即返巴黎一行，去年十一月間重到羅馬時，未得與墨一面，並知尚伯蘭已將各項秘密，通盤洩露，種種不利於本人的消息，都是尚伯蘭所散播，所以恨之刺骨』云。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其斯之謂歟？

●倫敦廿七日電，謂英獨立工黨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城舉行常年大會，當由該黨下議院議員梅克斯頓發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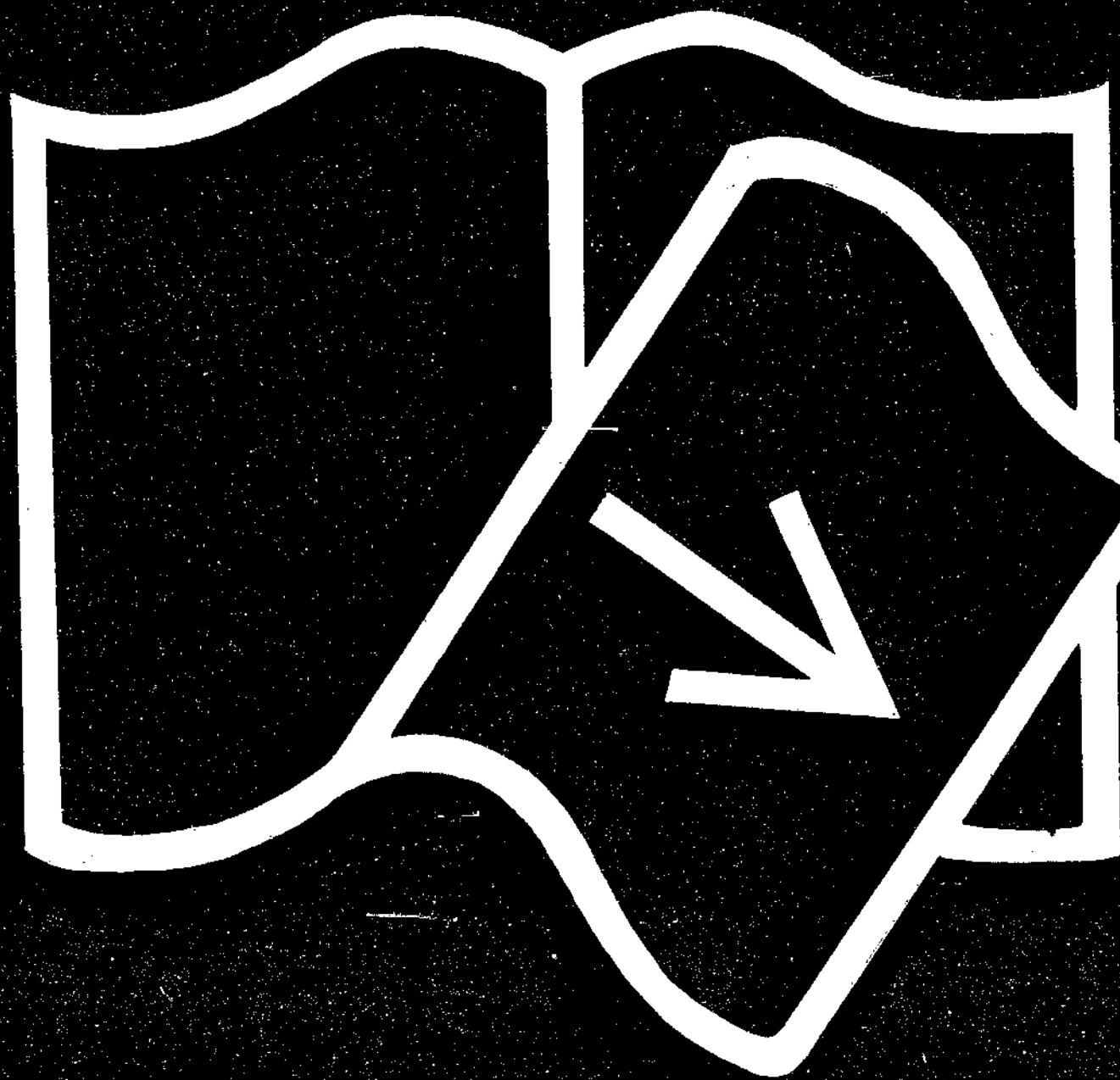
說，對於英國君主制度作猛烈攻擊，稱遜王愛德華八世爲本國人民所最愛戴最偉大的君主，但竟如斷僕一樣可以叱之使去，並可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另召一斷僕代替云。按此君說話甚痛快，絕無一般政客扭扭捏捏之態，殊爲難得。

●倫敦廿五日路透社電略謂廿五日英下院耶穌復活節前最後一次辯論中，阿比西尼亞慘殺事件又經提出討論。前首相勞合喬治當建議：『此事應由國聯對於此半世紀以來最可駭怕的屠戮，提出國際間共同抗議。目前提出抗議，固已不能使數千數萬已死的人重生，但尚可挽救此後數月中數十萬待死的人。』關於阿將台斯太的被殺，勞合喬治認爲是近代史中空前之舉，因台斯太爲國家而戰爭，今乃殺之如殺一犬，國聯各列強默然無一言，實屬可恥之事。現在意人對英甚憤怒，但憤怒實較輕蔑好得多。願今後英人能出以率直無畏的精神云。『憤怒實較輕蔑好得多』願國人三復斯言。

警 關 一 海

客 紐 約 轉 載





原件短缺



內地的洋婆

超人

住在×縣的人，誰不認識×教士，她是一位比較肥胖的六十多歲的洋女人，常常坐着自己的包車，在大街上來往。在街上遇着，即使不熟識，只要你看她一眼，她就會笑迷迷的向你點頭，向你招呼。她一點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姿態，這也許就是婦孺樂於和她接近的原因。

平時在家，她多半穿着比較簡單的西裝，有時爲了在家勞作的方便，也會穿上極破舊的衣服的，不過，總是整整齊齊。有時在宴會的時候遇到她，就換着咖

啡色或古銅色的新西裝了。夏天穿白色，淡青色的以外，還穿些有花紋的材料，六十多歲的老太太還穿花衣服，要是中國人，會被萬人指罵爲『老妖精』的。

我記得小的時候，要是家裏添了客人，母親就派我睡在祖母腳頭，我實在認爲是件苦事。因爲祖母不常洗換的衣被，釀成一股說不出的氣味，薰得我難以入眠。當我和母親作難起來，母親告訴我：人到老了，都有『老人氣』的，從此，只要我見到了老年人，就會立刻連想到『老人氣』。對於這位洋老太太，我曾經

用臭覺器管，測驗了許多次，聞到的不但不是「老人氣」却是極其悅鼻的香氣。

在交通不方便，商業不發達的河南內地，中國人日常應用品還常感缺乏，何況洋人應用的洋東西？可是從我認識她三年來，一句也沒有聽到「倒霉地方，什麼也買不着」的怨聲；這句話，我倒常常聽到一些中國女朋友說的。譬如吃的方面，她就能就本地的土產，做出各色各樣不同的食品，她會烹飪，調雞蛋，除做蔬食以外，也會做各色甜鹹的點心，每餐必親自下廚，她不將這樣煩瑣的食事，完全托付於廚子。她愛喝茶葉茶，她說：茶葉茶比可可，咖啡茶味兒好，不像一些中國人，非崇拜可可和咖啡不可。

她的住宅是一畝地這麼寬大的獨院，一進門是一塊長方的小操場，有兩個籃球架操場的左邊是十幾間平房，她自己住着最後一進中國式的樓房，樓上

是臥室，樓下是客廳，客廳佈置得一點也不講究，只是每一件物什都有一定的位置，信封鉛筆都不紊亂，將空香烟罐裝滿土，種起了美麗的花，掛得高高的，猶如特製的花盆一般。沒用的玻璃片，用線繫上，吊在窗檐下面，聽風激動的聲音，這麼一個清潔的家庭，而且是有工作的主婦，只雇用一個年歲不大的男僕，我真想問她：「你這熱忙不覺得疲乏嗎？」

中國話說得不很高明，有時說得令人欲笑不能。她自己滿意的說：現在還正在努力學習呢？三五年後，一定要學得和中國人說話一般。

冬夏都是五時起身，管理兩個平民學校外，每天還替三班程度不同的學生補習英文，有一定的看報時間，吃飯上廁都手不釋卷。我常擔心她過於寂寞，她自己表示，有書籍，有工作，不知寂寞是什麼東西。

只要有一點線索，她就會攆進去施用交際的方

法和人們來往，發生較密切的關係的；自然她是爲基督，爲了基督，她一刻都不休息，我真欽佩雞面鶴髮的婆婆，會有這樣『學』的精神和生活的興趣。

和×教士交往數年，學着很多生活的知識和經驗。多謝她誠懇地給我講了一年多的聖經，可是我十分抱歉，她始終未能使我相信人是上帝創造的。

因爲種種關係，在一年前，我離開了×縣，到另一個比較繁盛的城市裏做事了。由×教士介紹認識更多的洋女人。我才發現那位洋太太的精神和生活並非例外，她們都差不多。

感謝我國先知先覺的提倡，中國女人也能入洋

學堂，念洋書了，也有很多留洋的，成爲洋化太太，她們非洋房不住，丈夫給洋人當犬馬，視爲光榮，在這班洋化太太身上，洋東西更有的是，穿的是洋裝，用的是洋貨，愛說洋話，也常愛發表『洋月亮比中國月亮圓』

這類高見。可是她們的生活繁慣，却充分保着國粹，家中不用三僕二婢便活不下去，吸烟打牌是日常功課。家裏亂得和豬圈一般，小孩子在老媽子的指導下學習罵人。在她們的生活中，我沒有找到絲毫洋女人的精神。有人說：中國女子教育始終是花瓶教育。這花瓶上現在是塗了洋畫了。但是十分不幸，瓶內的陳腐的臭水，却始終沒能倒掉啊。

敬啓者，本刊近因裝訂欠精，書葉易脫，致勞少數讀者來函要求改良，殊深抱歉。

茲已由本社直接向中國科學公司交涉，督責裝訂部切實改良，特此聲明。

西風月刊社發行部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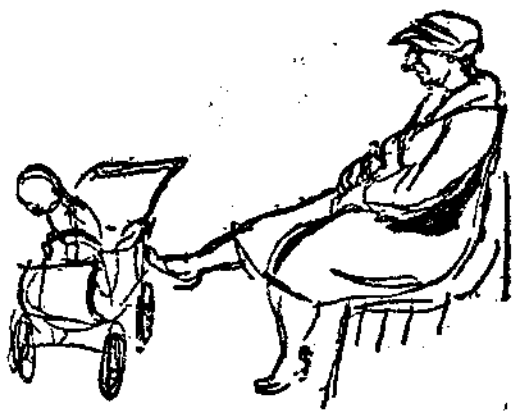
知 足 常 樂 史 丁

Sir Philip Gibbs 原著。節譯自“Herald Tribune”雜誌。

回顧我一生的冒險，想起我所遇到的最快樂的人。他們大多是窮困的朋友。他們都是潦倒的作家，畫家，詩人，怪物。他們有幾塊錢，便到咖啡店或下等菜館裏去花上好幾天。可是他們一直笑着。他們看出人生是一齣好笑劇。他們善於欣賞美麗，而且曉得美景是無需花錢買的。看煙囪落日的景緻，或是看遍地鮮花的園地，都無須花錢。看枯樹襯灰天，也用不着納稅。憑欄看流水，也用不着出錢。他們有思想，有奇特的思想！他們還有談話的天才。與他們的同伴在一起時，祇要

有幾根紙煙或一隻煙筒，便可以叫他們樂不思蜀。貴商巨賈有種種憂煩愁慮，無論如何，得不到他們那種優遊自在的生活。

我們一想到這一點，就曉得我們縱使節省需要，還可以享受美滿的人生。我們的身體無需豐富的食物。我們大半吃得太多了。我們也不需要貴重的衣服來蔽體。一條舊褲，一件開領的襯衫，給滿臉笑容的人穿，也許正是最合適的衣服。



所謂人工受孕術，就是把健康男子的精蟲，用手術
注入女子的子宮內，使她懷孕生育。

人 工 受 孕

會維明

——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國“Literary Digest”雜誌——

科學萬能，人工受孕術現在已經試驗成功了。紐約城有兩個醫生，名叫西摩（Frances I. Seymour）和科爾納（Alfred Koerner），施行這種醫術，已有五年。現在有許多小孩都是由他們用人工受孕術而生產的。所謂人工受孕術，就是把健康男子的精蟲，用手術注入女子的子宮內，使她懷孕生育。供給精蟲的男子的姓名，由醫生嚴守秘密。同時，醫生也不使人家知道那一個孩子是用人工受孕術生產的。

有許多女子因為丈夫性器官不健全，不能懷孕。她們如果想生育的話，可以去找這種醫生，請求他們施行人工受孕術。可是有些女人是沒有資格受這種手術的。在施行手術之前，每個女人均須由醫生檢驗血液，並受很詳細的智力測驗。如果女子患了「血友病」，便不得受這種手術。所謂「血友病」就是血液不能凝結，皮膚稍微擦破時，血便流個不停，常常就這樣流血至死。這種病是有遺傳性的，女人自己雖染不到，可是她們會把這

病傳給男孩子。家庭的歷史也須經過詳細的調查，看看是否有甚麼遺傳病。如果檢驗結果圓滿，而女子的骨盤對於生育又沒有任何障礙，人工受孕術便可以施行了。

醫生對於捐輸精液的男子，檢查尤為嚴格。他是由許多中年男子中挑選出來的。（二十餘歲的青年看來也許十分正常，可是後來有患「癡呆症」的可能，所以沒有捐輸精液的資格。）他的程度須大學畢業，而且在事業方面已獲有金錢上和技術上的成功。他的儀容也須端正，體格健全，沒有患花柳病，遺傳的癱瘓病，或癲狂病。男子捐輸精液，都是因為他們對優生學感到興趣，自己情願這樣「犧牲」不取代價。他們頂好已經結婚，而且還沒有子嗣。他們捐輸精液，必須先得到他們妻子的同意；因為如果她們自己已有孩子，想到這些「異母的弟妹」時，是會覺得不大舒服的。

那些不能生育的丈夫，普通都想請他的同胞兄弟做捐輸精液的人，因為他以為這樣生出來的孩子也許會像他。可是醫生往往不贊成這種辦法，因為雙方也許會發生複雜的情感作用。那個以人工受孕的女子免不了會曉得捐輸精液者就是她丈夫的兄弟，這也許將使她的愛情從丈夫身上轉移到丈夫的兄弟身上。不但如此，丈夫的兄弟也許會愛他捐輸精液所生的孩子，設法由法律上佔有他；法庭陪審官大約是會判他勝訴的。

捐輸精液的男子，可由同種的人們中選出來，不過兩人身體上的特點，必須大致相同才可以。這是要避免孩子長成時，與父親發生性格上的不協調；例如，孩子由遺傳得到的意人的浮躁性格，也許會和父親那種德國人的恬靜性格發生衝突。同時，如果父母都有棕色的眼睛，而孩子的眼睛却是藍色的，雙方也許會因此發生心

理上的不良刺激。

捐輸精液的男子如果知道對方的女子是誰，有時也許會做出威嚇詐財的行爲來。以人工受孕的女子如果知道捐輸精液的男子是誰，有時亦會這樣胡鬧一下。所以醫生總用種種的方法，使人工受孕的女子及她的丈夫，和捐輸精液的男子，彼此沒有晤面的機會。爲保守絕對秘密起見，與施行人工受孕術有關的男女頂好都分別住在醫院裏；如果這辦不到的話，那麼，醫生必須在兩個地方分別接見他們。

男子的精液，可以貯藏在普通保暖箱中；如果裏邊的溫度在四十至五十之間，精蟲的活力便可以保持幾天。在施行人工受孕術時，醫生用一種特製的液體（叫做『緩衝液』"buffer fluids"）和精液混合起來，以刺激精蟲的自然動力。

醫生爲慎重起見，在施行手術之前，總要女子和她的丈夫填具一張志願書，證明女子自願施行人工受孕術，而她的丈夫對此亦表示同意。這張志願書不但由雙方簽字，而且還須打手印，然後由醫生秘密保存起來。這個文件是女子終身幸福的保障；如果丈夫將來藉口提出離婚，她可不至吃虧。要是丈夫證明他在結婚期間不能生育，那麼他的老婆會生孩子，豈不成爲犯奸淫罪的真憑實據？女子有了這張雙方同意簽定的文件，就可以有恃無恐，不必蒙不白之冤了。

正式結婚的父母用人工受孕術所生的孩子，在法律上的地位如何呢？他們算是私生子，抑是合法的孩子呢？法庭上至今尚未審理到這一類的案件，可是如果有那個雙方同意簽定的文件以爲證據，這種孩子依理是

合法的父母如果正式嗣立他們爲子女，財產承繼權的問題也可以解決。可是如果名義上的父親反對這種辦法，把生孩子的秘密宣布出來，事情就有點不妙。

以人工受孕術育兒的已婚女人，在法律上是否犯了好淫罪呢？關於這方面，女人可以不必吃甚麼虧。好淫一詞，依紐約州法律上的定義是：『男女與合法夫妻以外的異性發生肉體上的關係。』這定義把整個問題解決了，因爲人工受孕的女人完全不知道捐輸精液的男子是誰，而且不會和他會晤過。

西摩和科爾納兩位醫生說，施行人工受孕術的醫生，無論如何不可在該女子分娩時親自接生。如果接生的醫生完全不知道孩子是用人工受孕術生的，那麼，他就會老老實實地在生產證書上填明父親的姓名，使孩子將來在法律上有切實的保障。

編 輯 部 啓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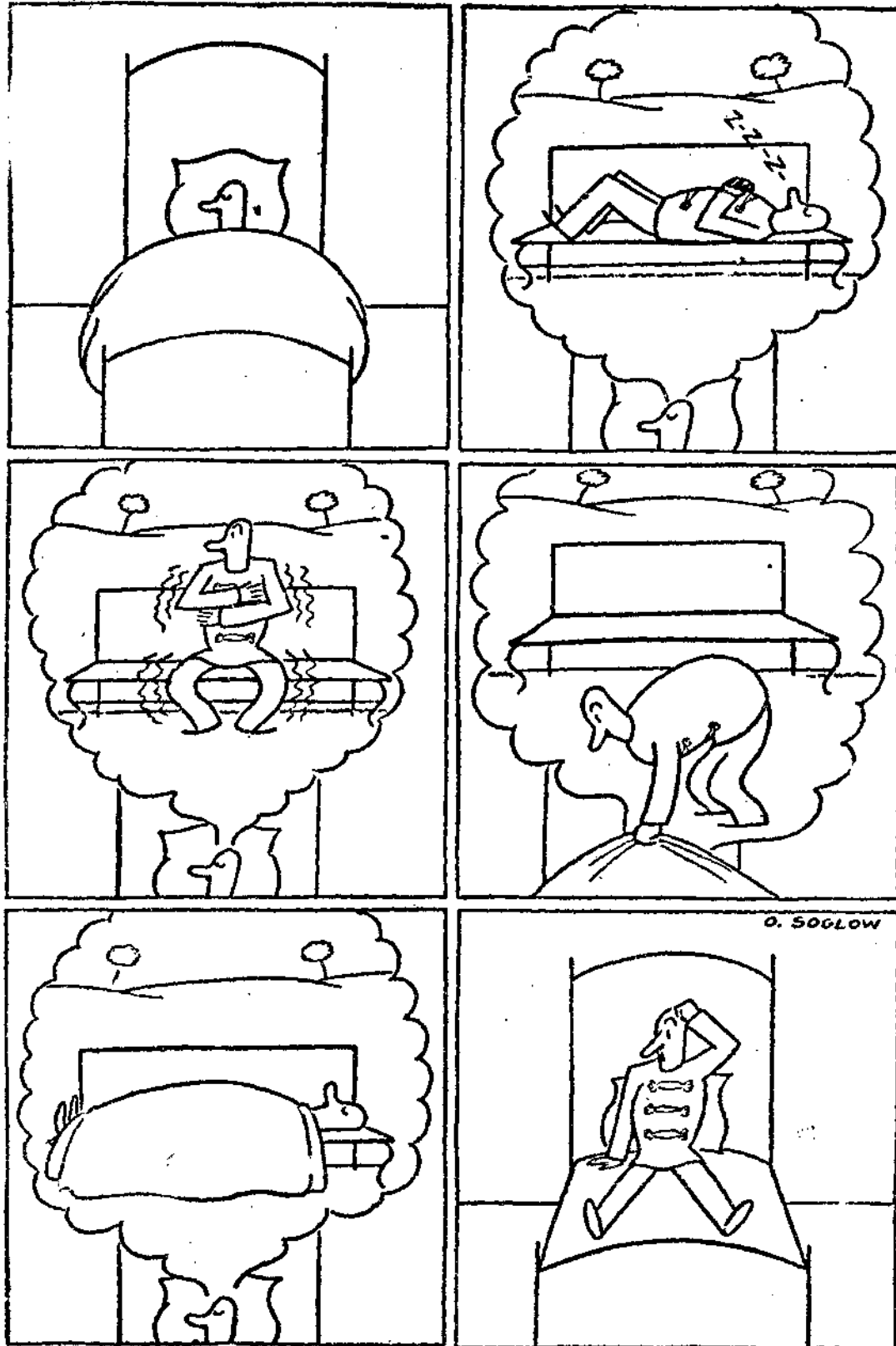
本刊爲擴充材料範圍起見，擬徵求海外通訊，希僑居各國文友，踴躍賜稿。

本刊除公開徵求各欄稿件外，補白材料亦甚歡迎，一經登載，酌贈西風。

無論何種來稿，務請依本刊編者格式，加新式標點符號，以免多費手續。

夢假成真

轉載紐約客





人生的三分之一睡在牀上，你對於這三分之一的
人生，還能不加以研究嗎？

睡 眠 研 究

歐 麗 莎

——節譯自幸運雜誌——

在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二這不景氣的期間，美國有一種名叫“Phenobarbital”的安眠藥，每年銷數從兩萬五千磅漲到四萬五千磅，夠給美國大多數的民衆安眠一晚。不景氣好像叫全國人民都在牀上輾轉反側，希望用甚麼藥來消除那叫他們睡不着的恐懼與憂慮。

到一九二七年，大多數的醫生還不曉得睡眠是甚麼作用，後來有一個製牀席的人，名叫席夢思（Zalmon G. Simmons），的因為自己患失眠，症才開始研究普通人怎樣睡眠。還有一位葛文博士（Dr. Erich Guttman），研究一些患憂狂症的病人，發現他們失眠的時候，一直輾轉反側，非常不安的樣子。於是他便寫了一篇文章，描寫瘋子睡眠時的痛苦。他以為那種精神健全，良心善良

的人，睡時一動也不動，跟木頭一樣，醫學界的人也都這樣想。後來席夢思思想研究那一種蓆子最好睡，請奧亥俄州大學的約翰生博士（Dr. Harry M. Johnson）研究睡眠時身體的動作，才曉得以前的觀念是錯誤的。

約翰生博士裝一個自動記錄器在牀上，和牀墊的彈簧連在一起，把睡眠者一晚的動作都記錄下來。還有一個隱藏着的電影照相機，也是接在彈簧上，把睡眠者的每個姿勢都拍下來。這個實驗經過六年才算完成，共研究一百六十人，得睡眠姿勢的攝影兩萬幀，睡眠時的動作共兩百五十萬次。

約翰生博士以為常態的人，睡眠時姿勢不是一直不變的。在一晚八小時中，普通人睡眠時平均改變姿勢三十五次，我們難得以同樣的姿勢睡過五分鐘或十分鐘的。健全的人睡眠時姿勢總是時常改變的。改變姿勢的原因，是因為人類身體肌肉的安置非常複雜，所以睡眠時很難一時叫所有的肌肉都得到所需要的休息。當一個地方的肌肉疲勞時，睡眠者便移動身子，叫這些肌肉輪值休息。約翰生博士還沒有看見過熟睡的人像暈厥時那樣的全身鬆弛。

每個人睡眠時的動作，各有不同；有的一晚祇動二十次，有的却多至六十次。在晚上睡眠的時候，身體轉動次數太多的人（因為痛楚或興奮，飢餓或飽壓，發熱或便秘，）結果所得的休息，一定不夠。可是如果身體轉動的次數太少（因為疲勞，昏迷，牀被不適，）結果也祇得到一部份的休息，醒轉來時覺得身體僵硬發痛。小孩睡眠時，身體的轉動是猛烈而擾人的；老人睡眠時比小孩安靜一點，可是也時常擾動。勞働工人比腦力工人休息時間較長；女人比男人休息時間長百分之三十。約翰生博士還發現狹窄的牀影響到睡眠者動作的自由；兩人

同睡一牀的人，大約時常影響到彼此的動作；假如要好好睡，牀就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軟。席夢思在一九三一年所提倡的『恢復元氣的睡眠』運動，就是以這些理論為根據的。

可是這些實驗還不很完全，有許多醫學界的難題都未能加以答覆。後來美國一位喬其亞州的醫生吉定斯博士(Dr. Glenville Giddings)繼續約翰生博士的研究。在近亞蘭塔斯(Atlantes)的山中，塔魯拉瀑布工業學校(Tallulah Fall Industrial School)裏，他開始研究兒童的睡眠。在兩個看護的管理下，有十二個男孩和十二個女孩，每晚睡着來給吉定斯博士研究。從偷看小孩睡眠十七萬小時研究的結果，他下了一個結論，說普通人以為各種習慣與治療術對於睡眠有影響，完全是一種迷信。他發現以下的東西，使小孩在睡眠的時候，比較不安：煩熱的天氣，睡前吃得太飽，情緒的擾亂（包括聖誕節的玩具），肉體的痛苦。以下的東西，對於睡眠時身體的轉動，影響很少，或者毫無影響：睡眠前劇烈運動，熱水浴，冷水浴，晚間用心讀書，冷熱的飲料。溫牛奶似乎可以叫小孩安眠。吉定斯博士還有一樣有趣的發現，在流行病發生期間，他在許多天以前，已經預言疾病就要發生了，因為他看見那些小孩睡得比較不安。至於睡眠的生理原因與作用如何，這些實驗還回答不出。

一個人以一種姿勢睡到疲倦時，往往會自己改變別樣姿勢。而且他總是很關心每個動作，以免翻下牀去。如果睡得熱了，他便把被單推開；如果感到寒冷，他便把被單拉緊，在牀與被之間，總是留着空洞以通氣。這些都是很聰明的反應；如果在睡眠時，肉體與精神的活動都未停止，那麼睡與醒還有甚麼分別呢？

吉定斯博士說：『旁觀者不能準確地說出一個人這時是醒着或睡着……「睡」與「醒」這兩個字從

科學的觀點上看來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們平常所想的睡，也許全沒有這一回事。睡眠也許祇是把我們所有的注意力與外界完全隔絕，祇留下最切要的部份，是一種逃避現實，叫腦子與身體情願暫時停止其作用，積聚力氣，以便再與世週旋。

從醫院與醫校的實驗室中，我們曉得當我們睡覺時，我們身體上發生某些特殊的狀態。這時你陷入於一種比較無感覺的狀態中。你的眼球向上與向外滾，瞳孔縮小了。你的反射肌肉的反應（如在膝上一擊，腳便急跳一下）減少或消滅了，你大多用胸口呼吸而不是用肚子呼吸。你的血壓降低了，心臟的跳動也慢了下來。有些身體上的分泌物如尿與鼻中的黏液都減少了。你的血液鹼質減少。這些現象總是跟着細胞的長成同時發生的。這是人體電池的儲電，以便再放散出去。可是我們還說不出甚麼東西引起睡眠。為甚麼在醒了十六小時以後，一個人就有睡眠的衝動呢？疲倦並不引起睡眠，因為畸形的疲倦在睡眠時叫身體產生畸形的轉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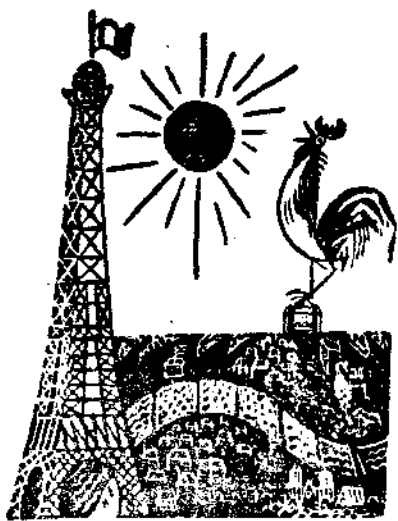
以下這一點是研究睡眠的人所能夠表示同意的：睡眠是一種常人循序而有的衝動。睡眠也許是一種有力的習慣，由一年年的練習，身體的器官對於這種習慣逐漸熟習起來了。在一天的某一個時期，人便想睡了：他血中的質改變了，他不能再浪費精力了；連淚腺也停止分泌水份了，他的眼睛變成又熱又乾。睡眠便是這樣來的；因為淚腺不再叫你的眼睛靈活，你想閉起眼睛來；眼睛一閉，便要睡了。動物與野蠻人的睡眠作用，也許與我們大不相同在一天比較安靜的時辰，也許可以睡多次短覺以休息，睡眠也許是一種飯後的衝動。至於大多數人，以睡眠為一種經常習慣是最好的。假使其定期常被擾亂，那麼結果便是紛亂與失眠。

人沒有睡眠是不行的。世人醒覺的最長紀錄是兩百三十一小時，不到十天，這紀錄是在實驗室中造成的。報紙上時常有長期失眠的新聞刊載出來，可是都不能加以證實。狗沒有睡會因疲勞而死的，那種真相信自己許久沒有睡過的人往，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已經陷入過短期睡眠狀態中，而自己毫不知情，就是像約翰威禮、愛迪生、拿破崙這些天才豪傑，據說在晚間睡了幾小時已足，可是他們在白天裏，也時常瞌睡一兩覺的。威禮在馬鞍上睡，愛迪生在實驗室中睡，拿破崙在戰場的帳幕中打瞌睡。這種人睡得很淺眠，和動物一樣，可是他們睡眠的時間，祇比平常人的八小時短少一兩小時而已。

失眠的原因許多，可是失眠本身始終不是一種疾病。痛楚會叫人睡不着，情緒的紛擾叫人不入眠。多數失眠者所患的不是失眠症本身，而是失眠的恐懼。因為疾病、憂慮，或生活沒有規律，休息受到了影響；他們覺得不易入睡；於是在根本原因除去許久之後，失眠的恐懼還在作祟。

長時期的醒覺，除非行到極端以致死亡以外，對於身體並沒有甚麼水久的害處。普通人以為睡眠不足，可以補睡，其實這是不可能的；就是三四天沒有休息過，一晚的睡眠已足恢復你的精神了。你作事的效率最多受影響兩星期；比平常多睡並不會減少這所受的影響。最深沉的睡眠是在入睡的頭一兩小時中。從那時起到醒的時候，睡眠的深度漸淺了。睡眠像一池水；精神在裏邊起伏沉浮飄蕩，往往近在水面上。

最近的研究增加我們許多新智識，也許不久人類會發明一種新式的睡眠，一種能受管制的睡眠，以科學的方法管制，叫人在最短的時間中，能有最深沉的休息。



最近十年來世界經濟情形的變化，跟太陽所發生的異狀，極為符合。

太陽黑點與不景氣

李心永

——美國哈佛大學地理探險學院史蒂遜博士原著。

節譯自一九三六年科學月刊。

醫學界現在正在竭力研究我們所吃的維他命，與我們生理行為的關係。不久我們也許將發見：我們食物中的維他命，對那些支配人類脾性心境的無管腺，很有影響。不但如此，我們也許更將發見：因為地球上環境的變遷，人類的心理也很微妙地度過樂觀和悲觀的時期；這種環境的變遷也許是發源於太陽。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麼澤豐（Jevon）幾年前所提出的理論，也許有點根據。他用很莊重的態度說，太陽黑點與經濟周期具有相當的關係。這個理論當時被人斥為奇想，可是我們現在却有不同的感想了。當我們詳細研究多·莊士（Dow-Jones）或美國克里夫蘭信托公司愛利士上校（Colonel Ayres）所製的商業活動曲線表格時，我們看見最近十年來世界經濟情形的變化，跟太陽所發生的異狀，極為符合，難免會覺得奇怪。最近一次太陽黑點面積最大時，剛巧是一九二八與二九年世界繁榮達到最高峯的時期；而最近一次太陽黑點面積最小時，也剛巧是一九三二與三三年世界不景氣最嚴重的時期。這也許是偶然發生的現象。不過，如果

我們檢查過去歷史上的紀錄，我們便可以看見一個驚人的事實：過去七次大不景氣，有五次是隨着太陽上的大騷動而發生的。一八八四年太陽黑點變大，一八八五年的不景氣便繼之而來。一八九三與九六年的不景氣，也發生於太陽黑點變大之後。一九〇六年太陽黑點一大起來，便產生一九〇七年的經濟大恐慌。一九一七年太陽黑點轉大，過了四年半便發生一九二一與二二年的不景氣。只有一九〇三年和一九一四年歐戰前這兩次不景氣，似乎沒與太陽上的變化發生明顯的關係。世界上人事紛紜，這種特殊的複雜環境，當然會稍微更改經濟曲線的升降狀態，因此重大的事件有時不能與太陽黑點的變化同時發生。

然而，科學家已經發見一種事實，就是：人類的心理和人類行爲的結果，確與環境及我們所呼吸的空氣，具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在陽光燦爛，天氣晴朗的日子，每每覺得精神飽滿，野心勃勃，感到人生的快樂幸福；在天氣灰暗，陰雨沉沉的日子，則常常覺得灰心喪志，無精打采，無論如何努力振作，辦事的效率總是很低。這也許是天氣在作祟，然而空氣的性質也許與此很有關係。華盛頓卡奈基學院地磁研究所每天都在觀察空氣中的電力狀態。他們觀察的結果，發見空氣中電力大『離子』(ions)的數目，在日落以後增加，而電力小『離子』的數目，則在清晨的時候增加。由此看來，空氣的性質在晝間和夜間也許有一種比濕度更重要的變化。佛蘭克福大學的戴索爾教授 (Prof. Dessauer) 新近做了一些實驗，發見病人如果在一種含着很多陽電『離子』的空氣中呼吸，便會感到疲乏，眩暈，和頭痛。當醫生改變房中空氣的成分，慢慢去掉陽電『離子』，而造出一些新陰電『離子』時，病人便沒有疲乏和頭痛的感覺，開始覺得舒服愉快。血壓很高的病人，如果在幾星期內時常吸

進那種含着陰電『離子』的空氣，血壓就會降低下來。百分之八十的高血壓病人受過這種療治之後，痊愈甚速。下層空氣的內容是否因太陽黑點的變遷而發生變化，這個問題現在還未到解決的時期，因為我們尚未得到充分的證據。以今日醫學研究和生物學實驗所得的結果看來，我們一切生理上的程序，確與電子的性質很有關係。

風 雅 乞 丐

張禮蘭

在西班牙的大路上，青年男女正手旁嗎？

第三個——最貧苦但是最美麗——

挽手地從祈牛場回來時，有一個衣衫襤褸的年青乞丐在求乞，說他已兩天沒有

體很肥胖，面帶笑容，停住在那兒憐憫他。

一個吻。那乞丐未發一言；可是這時有一

吃東西了。從憔悴的容顏和瘦陷的面頰

第一個女子給他一個小銅板。

個賣花者偶然走過，乞丐便把乞得的錢，

上看來，他明明沒有說謊。但是沒有人留

『謝謝你！』他說。

買了一大束玫瑰花送給那最美麗的女

心他，因為他們都忙於唱歌和談愛。難道

第二個也給他一個小銀幣。

子。——譯自法國小說家 Catulle

這個年青美貌的乞丐，就讓他餓死在路

『願上帝福你！』他說。

Mendis 原著之同情的施捨

本埠中山路大夏附中軍力齋一六三號余森君於四月七日返校時遺失西風合訂本一冊。擬以價值一元之書籍酬謝拾得送還者。



「控制思想班」的重要工作，是幫助那些精神生活不和諧的病人，精神上感到痛苦的人，去爲自己創立一個有希望，有理想，和有思想的新世界。

精神療法

勃仁

——Winfred Rhoades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七月號心理衛生雜誌。

病人，怎樣用純正的思想去對付人生和環境，使他們將本身的禍患變爲生活上的幸福。

求診的病人，約有三分之一所患的完全不是器官上的疾病。他們的痛苦是真的；他們的胃疾和腸病也是有的；反胃，心跳，驚悸和癱瘓都是實在的。但是這些都是機能上的病，而不是器官上的病。這些疾病的起因，是由於情感生活的不健全，而不是纖維和細胞的不健全。這些病人所最需要的，不是服藥，也不是外科手術，而是在他們的精神上和情感上重新加以教育。

在過去四十年中，這種疾病的心理治療法在醫學界雖則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受這種治療法的大概只限於家境富裕，力能支付巨額診金的病人。在波士頓施診所的病人，他們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所需要的治療，是一樣的急切，不過他們無力付出昂貴的治療費。施診所的負責醫生，有見及此，便把他們組成一個集團，每星

期授以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衛生方法。

結果『控制思想班』(The Class in Thought Control)成立了。每星期四上午，有病人四十名，在演講室裏集會，此外還有醫生和臨時聽講的人員參加。他們是從城中和郊外各處來的。其中有一婦女，已經聽講九十三次，因為所得的利益很多，所以她捨不得缺一次席。另有一人，已經聽講六十五次，有一個，是五十一次，還有一位，是四十八次。這就是思想控制能夠影響肉體最顯明的證據了。在講室的最後排，有四人，是上星期才來的。以後若是他們聽講的次數增多，他們的座位，也可以逐漸移前了。

在演講室裏，親熱的談話，微笑的面孔，哄笑的聲音，雜然相應和着。這是許多希望幸福的人，每星期的聚會。班友們彼此都很關心。許多人並且結成朋友。

那個講授的醫生，是個很活潑的人，面現微笑，態度和善，精神奮發。他對那些新來的病人說：『我曉得你們一定很奇怪，爲甚麼你們的醫生，不給你們藥，而送你們到這個班裏來。原因是他們在你們的器官上，找不出甚麼毛病來。所以他們才診斷你們的病源，是在你們本身——在你們的個性之內。在這班裏，你們要學習如何能得心平氣和，以及如何獲得一個常態的個性。在這裏，我們不預備治療實在的器官病，但是呼吸短促，背弱，胸腹微痛，無力，腸胃病，反胃，心跳，昏厥，疲憊，頭痛，以及許多其他痛苦，是心理受激動所生的病，都可以用這裏所講授的原理去補救。』

『不要以爲你們那些病象不是真的。情緒上發生的痛苦，往往比器官病更厲害。神經的疲憊，也是比勞力

所發生的肌肉疲憊來得痛苦。但要是你們的病源是心理的，你們也有方法可以控制它，和過去數月間在這裏的病人一樣。恢復身體健康的唯一方法，是改變你們本身，把壞的心理習慣除去，而換上好的心理習慣。

『要是你們對身體上任何一部份懷着憂慮的心情，你們便會生出毛病來。我們各人的身體上，都隱藏着一些未曾使用過的偉大能力，這種能力，可用以指揮和控制我們的思想。』

醫生的講解和教導，都是很非正式的。接着，就是所謂『休息』或『全身鬆弛』的時間，這是班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醫生再對他們說：『我們若是學會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休息，就會獲得心平氣和與增加能力的感覺。現在，請你們都用一種很舒適的姿勢，坐在你們的椅上。把你們的雙足並放在地板上，讓地板支持着雙足，不要用力把地板壓到地窖裏去。讓你們的眼臉放下來。不要把上眼臉夾住下眼臉；讓他輕柔地掉下來，就這樣讓眼睛始終合着。現在使頭向前垂下。把你們頸上所有的肌肉放鬆。口部和顎部的肌肉也鬆弛，使下顎略為傾陷。現在消除你們臉上的皺紋和額上的線痕。把你們的手放在膝蓋上。不要用手支持着，讓膝蓋支持着雙手。現在讓所有的手指也放鬆。』

『當你們坐在這裏的時候，我們要幻想出一幅圖畫來。你們靜坐休息的地方，是在曠野溫暖的湖邊，各方面向後伸展去，都是蒼蔚的森林。野花點綴着青草。這時正是夏季和煦的天氣，約在午後兩點鐘。萬籟俱寂；水波不興。看那波平如鏡的水面，聽那羣鳥啾啾的歌聲。安靜地看那幅畫。試看三十秒鐘。』

當他們的眼睛還閉着之時，也許有人真真覺得這種休息的功効；也許有人精神上突覺得比前明朗得多。

也許有人立志在回家之後，要練習這種休息法，並要想出一幅圖畫，而使每日的工作獲得裨益。

醫生又向那些新來的病人說：『我要你們曉得本班的老班友，從這班中得到什麼東西。他們今天來到這裏，並不是還需要幫助，而是要來幫助你們。蕭拉翰太太，請將你的經驗告訴我們。』

一個滿懷熱誠的中年婦人站起來，說：『我患關節炎的病，已有三年，手足都不能夠移動。吃飯、穿衣、和睡覺都要別人替我做。要到樓下去，必須坐着給人抬下去。要提個水壺，非用手臂支持着不行。我以為我快要死了。後來，我到這個施診所來。經過檢驗之後，醫生說我並沒有患關節炎的病，所有的症候，都是神經作用發生的。他們叫我到這個班裏來。』

『我初來的時候，沒有得到甚麼，也找不出坐在這裏聽許多談話有何益處。但是現在我覺得這種討論班是世界上最奇妙的組織了。它使我自立，使我變成一個新婦女。我希望得到同情心，但是我得到一種更好的東西——勇氣。沒有勇氣，一件事都做不成功。我哭了三年之久；從今以後，不論何時，我都要笑了。你笑的時候就不會想到痛苦的事。現在我完全不感到一點痛苦！』

班中的人，顯然大受蕭拉翰太太所說的經驗所感動。

『痛苦往往是由環境來的，』醫生用警告的口氣說。『但是改換環境很少會補救那種困難，因為真的痛苦，是在你們的身上。你們應該養成新的習慣去代替舊的，好的習慣去代替壞的。我們雖不能夠阻止憂慮入我們的心中，但是我們能夠不使憂慮的事潛伏在裏邊。雷認絲太太，請你告訴新來的病人，控制思想，在你身上所』

做的神蹟。」

雷懿絲太太說：「我患病七年之久，我始終睡不着。我的性情很暴躁，是個不能和人家同居的不幸者。我常常把輕病鋪張揚厲起來，以為是沉重的病。我一生的生活是矛盾的。我急切地希望能夠把本身弄成十全十美，並且要我周圍的人也這樣。因此，我的全部生活混亂起來了。現在我不說話了，我保守着沉默的態度。我任別人去過他們的生活，而我過我自己的生活。」

「當我初次到班裏聽講的時候，我就看到這種討論班的用處了，但是我得自己努力把這種理論實行起來。我想，『要是別人會做，為甚麼我不會做呢？我和別人有何差異呢？』我那時才曉得，錯誤不在環境，而在 myself。現在我比從前康健多了，愉快多了。從前我未曾休息過，甚至睡的時候，也未曾休息。如今我不像從前那樣到處慌忙了，我所做的工作，跟從前一樣多，但不像從前那樣疲倦了。現在，憂慮已不是我生活上的贅累了，自我來這裏之後，我的丈夫和兒女，也都完全改變了。」

「你將本班所用的方法在家裏練習嗎？」醫生問她。

「要是我有痛苦，我就勉強把痛苦忘掉。現在我了解我自己，而且也能夠控制我的病候了。在我未來這裏之前，我已經走到快要自殺的地步了。我想我有心臟病——有一個瓣膜有漏孔。有一次有個醫生也這樣告訴我。現在我曉得我的心臟是健全無恙的，從前覺得有病，不過是我的神經作用而已。」

該班的主要目的，是要治療自己以為有疾病的人。要是根本上肉體真有疾病呢？這也是很重要的。病人應

該養成一種熱誠，用精神去制勝肉體的傷痛，並學習這種控制思想的技術。控制思想的目的，不單是要解除病候，而且要『使病人做自己的主人。』

現在還有很多病人，時常到那個施診所去。如果需要肉體的療治，醫生也就照例給以應有的治療。但施診所的醫生，除用各種肉體治療法外，在他們所會做的範圍內，還用個人的精神治療法，去補救班中教導之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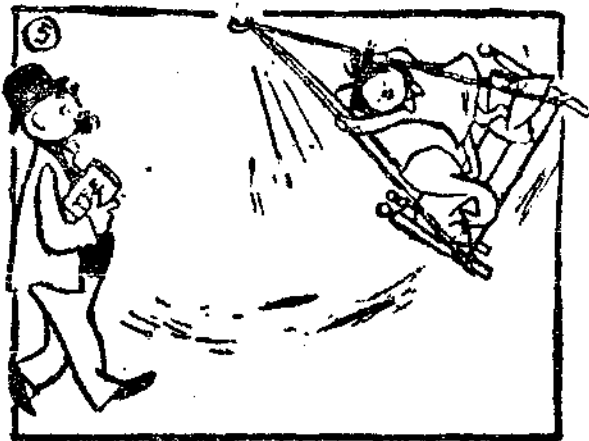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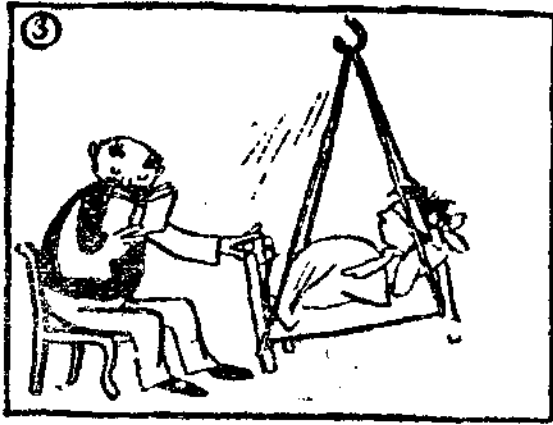
雷懿絲太太在上邊所說的經驗，可以證明該班價值的偉大。她在那班裏，替她飢餓的心靈找糧食，替她的精神找刺激——這些東西是她在家裏所找不到的。她也找到一種社交的生活，接觸到許多新的人物。至少有一部份的人，他們的教育、思想和興趣，和她平常的朋友完全不同。由於每星期的班會，她的人生活動的範圍也日益廣大。她說的話，也有人要聽了。她也聽別人在奮鬥中的經驗，說出他們由她的話所得到的鼓勵。這種集會的方法，便達到一種目的，是私人的精神治療所得不到的。

心靈的窮困，是人生最可怕的貧窮。無論那一種人，無論他的境况如何，人生的真正目的，是要使心靈和精神儘量發展，使心靈和精神更加豐富。控制思想班的重要工作，是幫助那些精神不和諧的病人，精神上感到痛苦的人，去爲自己創立一個有希望、有理想和有思想的新世界。

視其神經機能病爲『人生的毀滅』的病人，因爲得到這種策動和鼓勵，便轉向積極的人生去發展，並且抱着一種目的，要嘗到較豐富和較真實的生活滋味。——這個病人，已開始控制他身體上的一切缺點了。他已經離開釀成疾病的神經病源，向着自由的康莊大道走了，至少，他已是本身生命房屋中的主人了。

逃學小記

德國 W.O.Y. 作





男女同浴，男女同寢；樹林中是公開幽會所。不信上帝，不愛國家；政府却每年給補助金。

大學性解放運動 會越鄰

——Nolen Bulloch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

十二月十九日美國自由雜誌——

「你的孩子們這一學期從學校裏帶了些什麼知識和思想回家呢？」阿甘塞斯州 (Arkansas) 的家長們都在互問這句話，因為他們的孩子，從該州米諾郡 (Mena) 的共和大學 (Commonwealth College) 回來後都變了；不信上帝，不愛美國。終於由法院特組了一個以該大學為對象的調查委員會。第一個受審問的人便是該大學校長兼教導主任顧起博士。審問員問他說：

「你相信聖經嗎？」

「我對於聖經知道得太少，所以我不能肯定說我究竟信不信聖經。」顧起回答。

「你相信上帝嗎？」

「請你簡單的用「是」或「不」。」

「顧博士，你參加過選舉嗎？」

「從未參加。」

「你信任政府嗎？」

「顧博士把問題扯到別處去，說：『我相信人民應有言論自由的權利。』」

否」回答我這個問題。」審問員說。

「這樣一個大問題，單用『是』

或『否』來回答，是不妥當的。」

「你以為有別國的政府比美

國政府更值得稱頌嗎？」

「我以為蘇聯政府在許多地

方都比美國政府高明。」

「那末你是否想用你的理想，

來改進美國政制呢？請你用『是』

或『否』回答我。」

「你這個問題，仍是不能單用

『是』或『否』回答的。」

顧博士答話的態度，始終很溫

和，他始終沒有說出一句可以表示

他不信任政府的話。

顧博士承認他曾因某項活動時游泳池也擠滿了。」

而下獄四天。他又承認校中曾出過

一冊刊物，主張組織全美教授學生

聯合會，統一選舉的陣線。

隨後傳詢湯姆斯先生，一個美

國的公民，是租住在共和大學校舍

內的。審問人不問他政治和宗教了，

問他該大學學生間的性的問題：

「你在該大學浴室內見過男

女學生一絲不掛在一起洗澡嗎？」

「當然看見過。」

「什麼時候？」

「去年夏天，在游泳池浴間裏。」

「多少人在一起？」

「有時七八人，有時十多個，有

「這是常見的事嗎？」

「是的，簡直太常見了。」

「在游泳池中，你看見過別的

事嗎？——我是說：他們之間有無性

的行爲？」

「沒有，在游泳池中，他們僅是

游泳而已。」

「在別的地方呢？」

「見過的，在樹林中。」

「裸體嗎？」

「差不多全裸了。」

「他們做的什麼行爲？」

「你可以猜想到他們怎樣解

決他們的需要。」

但審問員偏要問個水落石出，於是湯姆斯只得詳細地說出他們是如此這般的。

對男女的身旁時，離不了五六尺路，假使我要賞他們一腿的話，我很可以踢他們一下的。」

隨後帶了另一個男人來請求結婚。法官說：「很好，你以為他能使你滿意了嗎？」

「你認識他們嗎？」

「那末他們看見你沒有呢？」

「當然，我們已同居一月了。我們彼此覺得很滿足。」

「那個女的，我是認識的。去年夏天她在校。她那時才十五歲，現在快十六歲了。」

「他們自然看見的囉，但他們却滿不在乎，只當做沒看見。」

「劇本終了之後，顧博士站起來說：「在蘇聯離婚，結婚，便是這麼辦的。我們相信這是合理的辦法。」

「那個男的是該大學的學生嗎？」

「那是扮演蘇聯離婚和結婚情形，的劇本。校長顧起也擔任角色。劇中女角到離婚登記處要求離婚。」

「伯特先生也證明他在共和大學會親見男女同浴，男女未經合法手續就同居，以及不避人耳目的性行為。」

「是的。」

法官——顧起飾——問道：「

關於該校的性解放，有一位更

「你在該大學內還見過別的不雅的事嗎？」

「他使我不滿意。」她回答於

重要的證人，是米諾郡長唐克斯萊

「見過的。」

為什麼要離婚？」

先生，他曾協助二位家長，到該大學

「男女都是該校學生嗎？」

「是的。我記得有一次走過一

是法官就准他們離婚了。那女主角

「是的。我記得有一次走過一

是法官就准他們離婚了。那女主角

先生，他曾協助二位家長，到該大學

去領回兩個被該校男生甘言誘去的女兒。唐先生說：

「你敢確實證明這些事嗎？」
「當然敢的，還有哩：假使你在問題。」

「是啊，我常常同他辯談這些」

「我到這大學去，向該校創辦

一個溫暖的星期日下午到該校去，

「他承認是共產主義者嗎？」

人之一的裴登先生說：「我要會見

那末，你可以看見各處草地上睡着

「是的。」

她們」（指上述二女兒）。於是

一對對的情侶，像在寢室裏一樣。」

「你同他討論過宗教問題嗎？」

領我到她們的寢室去。那時已是夜

唐先生又被問了一些他所目

「談過的，他是一個無神主義

間。裴先生推開房門，開了燈。裏面沒

擊的不端行爲，在這兒是不必寫出

者。他說：「我不信一切。」

有床帳，只有四排地褥，男生成對

來了。

「他相信自由戀愛嗎？」

兒甜蜜地睡着。」

又有一位夏樂克夫人說：

「他完全不信結婚。」

「裏面共有多少人？」審問員

「我有兩個兄弟，也在共和大

「他相信蘇聯政府比美國政

問道。

學。大的名叫曼林，在中學時是一個

府好嗎？」

「大約二十五至三十對。」

思想合軌的孩子，監理公會的教友；

「是的。他說：只有學蘇聯，美國

「他們穿的什麼衣服？」

但進了該大學之後，一切全變了。」

才能得救。」

「被我喚起來那四人穿的是

「你同他談過社會主義及共

夏夫人又說：「有一天，他的兄

睡衣，旁的大概也是如此。」

產主義的信仰嗎？」審問員問道。

弟帶了一個女人回家；起初他說他

們已經結過婚了，但後來却承認並未結婚。」

「你的另一個弟弟幾歲了？」

「十四歲吧。」

「他從學校回來後，有什麼可驚異的表示嗎？」

「有的。他講：男生和女生一塊兒洗澡，一塊兒睡覺；開頭他自己也不相信能過得慣這種生活，但後來也覺得不足為奇了。」

調查委員會對於這些發現，當然覺得很驚異。這個大學，竟是如此不信宗教，甚至不愛美國，關了大門，把學生教成這個樣子！

更使人驚異的事實是：共和大

學却千真萬確得有政府的補助金。米諾郡的名律師畢勃金先生——

同時是該郡財政委員會主席及公務局局長——對於此點，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證明：這是美國教育部長致全國救濟協會米諾郡分會會長但懿士的一封信，該信大意說：

「……共和大學請求撥給補助金，已經考慮核准。該校校長將另呈貴會請求書一紙；該請求書收到後，即可將該校之補助金自十一月一日起撥付……」

共和大學校長之聲請書，雖未經但懿士簽字，但政府補助金却從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起，源源送來了。

實際上，在該大學調查委員會未工作之前（一九三五年三月），外界對於該大學的情形，完全蒙在鼓裏。傳詢該校教授的結果是：他們承認在校講述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但不承認這便是他們擁護共產主義或破壞政府之證據。然而許多事實已證明他們確是如此。於是各方面都起而斥責政府濫用人民的租稅，去付如此一間大學的補助金。

阿甘塞斯州長及該州有名人，遂聯名致函參議員羅賓孫說：

「共和大學確係宣傳共產主義之學校，政府須令該校停辦，何以反歲支鉅款，餵養此可怖之毒蛇？政

府須停付該校補助金，以遏亂萌。」

有一樁可注意的事，就是共和大學校長顧起博士，老教授富爾克，馬克斯主義教授克銀漢，創辦人及第一任校長謝希博士，都在政府裏分任要職。

最可驚異的是該大學雖經各方有力的反對，至今仍然存在。最近作者曾由該校社會學教授畢亨利氏介紹，前往該大學做旁聽生。該校共有二十餘所木建平屋，包含辦公室，教員住宅，兩座很大的學生宿舍，交誼室，飯堂，圖書館，課室，及洗衣作。我在飯堂內遇到了二十幾位男女同學在一起進膳。其中的一個問我

是誰。我便介紹我自己給他們。他們

是從紐約，支加哥，紐俄蘭，洛杉磯等地來的。當我正在吃飯時，那個會受過審的該大學秘書兼司庫莫女士走進來了。她把我帶到新任校長衛頓先生家裏。當我們見了校長之後，莫女士劈頭一句向我說：

「我們已知道你的來意，你想來寫一篇暴露本校的文字，這裏可容不得你，請你滾蛋！」

「你怎麼知道我是來寫這裏的情形呢？」

「我們什麼都會知道，我老早就在恭候大駕，你最近寄一封信到支加哥去，說你正要來此參觀……」

「是的。」我打斷了她的話說，

「我寫過這樣一封信給支加哥報的一個編輯，但這是私信啊！」

「是啊，但我們有一位朋友在那家報館裏，他把你的一切通知我們。現在你請走吧！」

當我走出共和大學時，我禁不住又回轉頭去望了一下。我想：那個大學的教授，是公開承認不信上帝，不敬愛自己的國家的！

我的使命失敗了。不幸得很，我沒有福分享受該校的快樂生活，沒有機會一聽名教授的社會主義論。但是現在美國政府已不再用人民的稅金去付共和大學的補助費了。

筆 花

她把一小罐悲哀收藏在架子上，像糖醬一樣，每天拿一點出來吃，免得一時都吃光。

Robert Littell

他把我當會衆那樣地向我演講。

Lynton Strachey

他放出舌頭那把可以開割的利刃。

O Henry

一篇正像在牀上睡一年那樣冗長與枯燥

的文件。

時間這工作不停的洗衣工人，把我們許多

理想都縮小了。

跟鏡子那樣地有記憶。

在那邊的地平線上，不寧靜的雲兒正在製

造大雨。

閃電用一把亮晃晃的刀兒刺進地球的胸

臆。

西方的天空變成赤紅，好像一個正在鑄造

新世界的大鐵爐。

跟時鐘的一滴一篤聲那樣地接近。

Vincent McHugh

我把同情的衣袋鈕起來。

Maugham

百老匯：美國的變硬的動脈。

Kelly

那座大橋在河流上彎着背兒，好像一頭發

怒的貓兒。

大海在沙灘上無精打采地把它那部無窮

盡的書一頁一頁地翻過去。

銀河穿着它那件薄紗的長衣，在天空拖曳

着。

憶英對照浮生六記卷二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TWO

THE LITTLE PLEASURES OF LIFE

(Continued from the last issue)

“I’m afraid,” I replied, “that I cannot hold the insect’s legs still. What can I do?”

“I know a way, except that I am afraid it would be too cruel,” said Yün.

“Tell me about it,” I asked.

“You know that an insect does not change its colour after death. You can find a mantis or cicada or a butterfly; kill it with a pin and use a fine wire to tie its neck to the flowers, arranging its legs so that they either hold on to the stem or rest on the leaves. It would then look like a live one. Don’t you think it is very good?”

I was quite delighted and did as she suggested, and many of our friends thought it very wonderful. I am afraid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ladies nowadays who show such an understanding of things.

When I was staying with my friend Mr. Hua at Hsishan with Yün, Mrs. Hua used to ask Yün to teach her two daughters reading. In that country house, the yard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二

——閑情記趣——

(續前)

余曰，『虫躑躅不受制，焉能仿效？』

芸曰，『有一法，恐作俑罪過耳。』

余曰，『試言之。』

曰，『虫死色不變。覓螳螂蟬蝶之屬，以針刺死，用細絲扣虫項繫花草間，整其足。或抱梗，或踏葉，宛然如生，不亦善乎？』

余喜，如其法行之，見者無不稱絕。求之閩中，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

余與芸寄居錫山華氏，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識字。鄉居院曠，夏日

was wide open and the glare of the summer sun was very oppressive. Yün taught them a method of making movable screens of growing flowers. Every screen consisted of a single piece. She took two little pieces of wood about four or five inches long, and laid them parallel like a low stool, with the hollow top filled by four horizontal bars over a foot long. At the four corners, she made little round holes on which she stuck a trellis-work made of bamboo. The trellis was six or seven feet high and on its bottom was placed a pot of peas which would then grow up and entwine round the bamboo trellis. This could be easily moved by two persons. One can make several of these things and place them wherever one pleases, before windows or doors, and they will look like living plants, casting their green shade into the house, warding off the sun and yet allowing the wind to come through. They can be placed in any irregular formation, adjustable according to time and circumstances, and are, therefore, called "movable flower screens." With this method, one can use any kind of fragrant weeds of the creeper family, instead of peas. It is an excellent arrangement for people staying in the country.

My friend Lu Panfang's name was Chang and his literary name Ch'unshan. He was very good at painting pine trees, plum blossoms and chrysanthemums, as well as writing the *lishu* style of calligraphy, besides specialising in carving seals. I stayed in his home called Hsiaoshuanglou for a year and a half. The house faced east and

逼人。芸教其家，作活花屏法甚妙。每屏一扇，用木梢二枝約長四五寸，作矮條櫟式，虛其中，橫四擋，寬一尺許，四角鑿圓眼，插竹編方眼。屏約高六七尺，用砂盆種扁豆置屏中，盤延屏上，兩人可移動。多編數屏，隨意遮攔，恍如綠陰滿牕，透風蔽日，紆迴曲折，隨時可更；故曰活花屏。有此一法，即一切藤本香草隨地可用。此真鄉居之良法也。

友人魯半舫名璋，字春山，善寫松柏或梅菊，工隸書，兼工鐵筆。余寄居其家之蕭爽樓，一年

consisted of five beams, of which I occupied three. From it one could get a beautiful view of the distance in rain or shine.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t, there was a tree, the *osmanthus fragrans*, which filled the air with a kind of delicate fragrance. There were corridors and living rooms, and the place was quite secluded. When I went there, I brought along a man-servant and an old woman, who also brought with them a young daughter. The man-servant could make dresses and the old woman could spin; therefore Yün did embroidery, the old woman spun and the man-servant made dresses to provide for our daily expenses. I was by nature very fond of guests and whenever we had a little drinking party, I insisted on having wine games. Yün was very clever at preparing inexpensive dishes; ordinary foodstuffs like melon, vegetables, fish and shrimps had a special flavour when prepared by her. My friends knew that I was poor, and often helped pay the expenses in order that we might get together and talk for the whole day. I was very keen on keeping the place spotlessly clean, and was, besides, fond of free and easy ways with my friends.

At this time, there were a group of friends, like Yang Pufan, also called Ch'anghsü, who specialised in portrait sketches; Yüan Shaoyü, also called P'ai who specialised in painting landscape; and Wang Hsinglan, also called Yen, good at painting flowers and birds. They all liked the Hsiaoshuanglou because of its seclusion, so they would bring their painting utensils to the place

有半。樓共五椽，東向，余居其三。晦明風雨，可以遠眺。庭中木犀一株清香撩人。有廊有廂，地極幽靜。移居時，有一僕一嫗。并挈其小女來。僕能成衣，嫗能紡績，於是芸繡，嫗績，僕則成衣，以供薪水。余素愛客，小酌必行令。芸善不費之烹庖，瓜蔬魚蝦一經芸手，便有意外味。同人知余貧，每出杖頭錢，作竟日敘。余又好潔地無纖塵，且無拘束不嫌放縱。

時有楊補凡名昌緒，善人物寫真；袁少迂名沛，工山水；王星瀾名巖，工花卉翎毛；愛蕭爽樓幽雅皆攜畫具來，余則

and I learnt painting from them. They would then either write "grass-script" or "chüan-script" or carve seals, from which we made some money which we turned over to Yün to defray expenses for teas and dinners. The whole day long, we were occupied in discussing poetry or painting only. There were, moreover, friends like the brothers Hsia Tanan and Hsia Yishan, the brothers Miao Shanyin and Miao Chihpo, Chiang Yünhsiang, Lu Chühsiang, Chou Hsiaohsia, Kuo Hsiaoyü, Hua Hsingfan, and Chang Hsienhan. These friends came and went as they pleased, like the swallows by the eaves. Yün would take off her hairpin and sell it for wine without a second's thought, for she would not let a beautiful day pass without company. To-day these friends are scattered to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like clouds dispersed by a storm, and the woman I loved is dead, like broken jade and buried incense. How sad indeed to look back upon these things!

Among the friends at Hsiaoshuanglou, four things were tabooed: firstly, talking about people's official promotions; secondly, gossiping about law-suits and current affairs; thirdly, discussing the conventional eight-legged essay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fourthly, playing cards and dice. Whoever broke any of these rules was penalized to provide five cattles of win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four things which we all approved: generosity, romantic charm, free and easy ways, and quietness. In the long summer days when we had nothing to do, we used to hold ex-

從之學畫。寫草篆，鑄圖章，加以潤筆，交芸備茶酒供客。終日品詩論畫而已。更有夏淡安掛山兩昆季，并繆山音知白兩昆季，及蔣韻香陸橘香周嘯霞郭小愚華杏帆張閱酣諸君子，如梁上之燕自去自來。芸則拔釵沽酒，不動聲色，良辰美景，不放輕過。今則天各一方，風流雲散，兼之玉碎香埋，不堪回首矣！

蕭爽樓有四忌：談官宦陞遷，公廨時事，八股時文，看牌擲色；有犯必罰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澄靜緘默。長夏無

aminations among ourselves. At those parties, there would be eight persons, each bringing two hundred cash along. We began by drawing lots, and the one who got the first would be the official examiner, seated on top by himself, while the second one would be the official recorder, also seated in his place. The others would then be the candidates, each taking a slip of paper, properly stamped with a seal, from the official recorder. The examiner then gave out a line of seven words and one of five words, with which each of us was to make the best couplet. The time limit was the burning of a joss-stick and we were to teaze our brains standing or walking about, but were not allowed to exchange words with each other. When a candidate had made the couplets, he placed them in a special box and then returned to his se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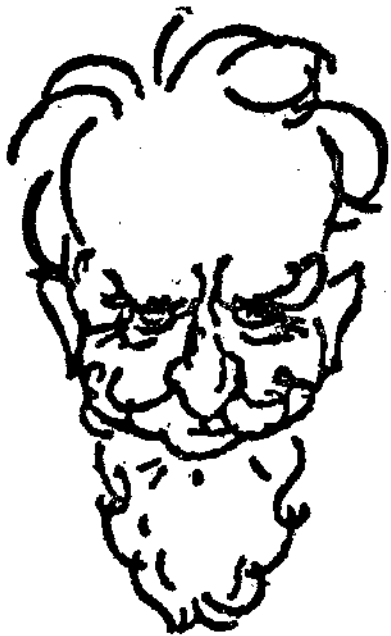
(To be continued)

事，考對爲會。每會八人，每人各攜青蚨二百。先拈鬮，得第一者爲主考，關防別座；第二者爲謄錄，亦就座；餘作舉子，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蓋用印章。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刻香爲限，行立構思，不准交頭私語。對就後投入一匣，方許就座。

(待續)

怪 名

美國有一個最奇怪的名字，叫做“Willie 5/8 Smith”。這位先生是喬治亞州克林治郡 (Clinch Country, Georgia) 一間學校的校長。人家問到他名字的來源時，他便很悲哀地說，他父親故意選 5/8 這個數學分數給他，因爲他老人家想替他找一個沒人有，最特別的名字。——選譯自“American Magazine”。



蕭伯納：

我的一切祇是愛蘭，愛蘭，愛蘭，祇是由愛我底大寶貝愛蘭而得到的快樂，安息和平，庇護和慰藉。……現在我已經寫完劇本，只要吻我的愛蘭一次，便可以死無遺憾了。

愛蘭黛麗：

呵，你現在知道我頂喜那一種信了吧。老實告訴你，我頂喜歡你的每一封信啦。你的信裏有些措辭弄得我禁不住突然笑出聲來，讀到這種話使我覺得很爽快！——再會吧，我的鴿子。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編譯

第二十七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呵，終於接到你的幾行書了，呵，不忠的，無信的，妒忌的，刻薄的，賣弄風情的愛蘭啊。你把我推進深淵，然後因為我墮下去而拋棄我。

你的忠告真是非常坦白而中肯。你叫我忠忠誠誠地靜坐着，覺得一切十分順利，不必做一點事情；當我讀到你的美麗的大字所寫成的訓誡時，我禁不住像獅子那樣地跳了起來。啊哈，大慈大悲的愛蘭啊，你真是一個

給那些離棄你的男子所造成的女人，雙臂不疲，經驗豐富，坐在角落裏清清淨淨地發着遁世的念頭嗎？……

我像一陣旋風那樣，猝然飛上巴黎，又飛回來；親愛的愛蘭啊，現在她是個自由的女人了，這次的事情並沒有使她付過半個銅板的代價；她以為她是墮入情網了，可是心裏知道她不過是領到一張藥方，後來當她看見所謂情人者在譏笑她，推測她的心理，自認為一瓶治腦藥，歡然離開時，她感到寬慰了。

除智慧明達的愛蘭之外，我對女人還有甚麼用處呢？在見識方面只有愛蘭可以做我的匹敵，也只有她知道怎樣用世界最幸福的東西——未滿足的慾望——以為護身符。

再會——郵車快要開了；今晚非把這封信寄出不可。

呵，我現在真是生龍活虎，精神煥發，活躍而清醒，這完全是你的靈感之賜。

你現在還有甚麼話好說呢？

哈哈！！哈哈！！給一切錯覺的只有嘲弄，給我親愛的愛蘭的只有溫存。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費茲洛方場二十九號

第二十八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呵，我看見你們，看見你們倆，在潮濕而可愛的霧裏散步，一片光明由你們的腳底下發出來，而且——我以為這不是妒忌，可是我的眼眶已經濕透了，我渴望做你們兩人中之一人，做那一個都好。

平凡普通的東西給你說起來竟是那麼美麗可愛。是的，我知道那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事情了，可是謝天謝地，我是永遠不會忘掉的！呵，你這親愛的寶貝，如果你不像她那麼快活，那麼你便是在浪費寶貴是時光了。可的你是快活的，對嗎？請你告訴我。

你的愛蘭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九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至少須寫三行的話給你。請你不要怕浪費我的工夫；反之，你是在救我的命了。證據在這裏。

第一，我的劇本（註一）已於今日脫稿，你對此有何感想？那看來是在浪費我的工夫嗎？三幕，六場，一個傑作，就在幾星期中全部完成；在這期間，我還到過巴黎一次，寫了那些關於易卜生的文章——這些文章寫得太長，只好刪掉許多段。此外我又參加過勃拉福（Bradford）的選舉呢。

第二，我已經成為激烈質問的沸騰漩渦的中心了，被辱的編輯，全國各地公共團體的憤怒填胸的書記（要我去演說），乾草市場的劇院經理，以及無數的私人，都接二連三地寫了許多信給我，附着貼足郵資的信封，附足覆電的費用，並且用了其他種種的方法，刻不容緩地要我馬上作覆。可是我在幾個月中一個覆信也沒發出去。爲甚麼呢？因爲我只能寫信給愛蘭，愛蘭，愛蘭；當我只能寫信給她時，其他一切通信是不可容忍的，討厭的。

（註一）即魔鬼的門徒（"The Devil's Disciple"）。此劇於一八九七年十月在美上演，蕭氏名利雙收。這次的大成功奠定了他的劇作家地位，使他不必再靠報紙文章吃飯了。

結果怎麼樣呢？結果我不至因作演講和寫雜誌文章而忙死啦。（眼前將發生甚麼經濟上的問題，我暫時不願加以考慮；不過，我那劇本現在既然已經寫好——我是說草稿已經弄好，——我想應該另外寫點稿子去換點錢，來填補一下；事實上我並不願多賺錢，可是我素來是在窮困中過日子的，所以我心裏總覺得我沒有一天不是瀕於破產。）我雖然很疲倦，可是還未達到精疲力竭的境地；這正是我十年來勞作過度的原因。社會主義的機關報用刻毒的話痛斥我：我的忠實同志罵我是貴族，保守黨員，資本家的書記等等；可是事實上我的一切祇是愛蘭，愛蘭，愛蘭，愛蘭，祇是由愛我底大寶貝愛蘭（呵，最親愛的愛蘭啊，加上一句『也給愛蘭所愛』吧。說句謊話不必破費甚麼的）而得到的快樂，安息，和平，庇護，和慰藉。

我有甚麼特別的話要告訴你呢？啊，不錯，就是這件事。我已經寫信給推里斯（註二）對他說我已經實踐我的諾言，寫好了『一齣有力量的戲劇』預備了一個角色給他扮演；可是我要徵求你的意見，因為我從來不會試作過傳奇劇；而這部作品裏有的是英烈的犧牲，聞所未聞的軍事法庭裁判，執行死刑，悲歎，啜泣，演說，和雄辯。這說不定會成爲最奇詭怪誕，荒謬絕倫的諷刺趣劇，使觀衆哄堂大笑吧。我想你對此一定可以給我一點確確實實冷漠嚴刻的意見；因爲它不會像一個逃兵和難於逆睹（“You Never Can Tell”）那樣地逗你發笑，也不會像堪底達（女主角這次再也不是該劇的主要人物了）那樣地引你同情；你得像舞台木匠那樣謹慎從

（註二）William Terriss 係當時英國名伶。

事地用心讀一遍，然後告訴我這是不是一齣滑稽趣劇。

可是現在回想一下，這一切還嫌過早。這個劇本現在僅潦潦草草地寫在我隨時帶在衣袋中的筆記簿裏。我還得把它修改一番，又把與舞台有關的話寫出來；此外還得翻讀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然後才可以交給打字員清清楚楚地打出來。現在我可以親自讀給推里斯及其他的人聽，可是不可以讀給——噢，那不要緊：我不要求人們把聖殿的帷幕撕破；反之，我在靈魂深處感到一種恐懼，不敢穿着我那雙又厚又重的皮靴，帶着粗糙而不調和的現實，蹣跚着踏進那個神妙的境界；因為在那境界裏，有一個奇詭不可思議的蕭伯納，一個幻象，一個看來很纖弱的東西，一個小孩子（坐在花廳十二排座位之後），空幻飄渺地在一個真真可愛的愛蘭跟前裝模作樣地站立着。（請你記住，我會站在很近你的地方——伸手就可以偷到你的髮針的地方，——而你正像發瘋那樣地滔滔說着不休。）可是當這劇本打好時，你願爲我讀一讀，對嗎？

此後我將寫甚麼呢？寫齣滑稽歌劇嗎？

我又離床坐起來寫信給你了。現在燈光開始要熄滅了；伊亞志摩（註三）在大箱中如坐針氈。（註四）我想這冬天的嚴冷對我是有益的，因爲以膚色和身體構造說起來，我是個北歐人啦；至於你呢，我希望你像一個躺在夏天的地中海上熟睡着的島嶼那麼溫暖。這句話聽起來好像是一朵文藝之花，可是我會在地中海裏洗過

（註三）Iachimo 係莎士比亞的伯賴劇中的一個角色。

（註四）指申伯賴第二幕第二場中的劇情，伊亞志摩由大箱中出來，乘伊摩熟睡時偷去她的手鐲。愛蘭驚醒在此劇中扮伊摩一角。

浴那邊的水溫是華氏八十度呢。

現在我已經寫完劇本，只要吻我的愛蘭一次，便可以死無遺憾了。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三十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呵，你現在知道我頂喜歡那一種信了吧。老實告訴你，我頂喜歡你的每一封信啦。你信裏有些措辭弄得我禁不住突然笑出聲來，讀到這種話使我覺得很爽快。

你會好好地忙着做你的工作啊！這是適宜於工作的氣候，對嗎？我絕對不是南歐人。絕對不是。我是北歐人，北歐的波蘭人。

『再會吧，我的鴿子。』

你忠誠的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一日

第三十一信

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賤人你以為那個劇本可以改得好些，可是你倒不出聲。你以為只要用值兩辨士的諂媚也就夠了。哼，你還敢裝做我的朋友！

好吧：我將於星期四跑來看伊摩真。如果潘旦馨女士不向你露臉的話，你是沒法子看到她的。她普通是個貴婦般的女人，沒有一個人會一連看她兩次的，因為她無論在甚麼地方，舉止行動都是很得體的……十分沈

靜的，可人的。她是不矯揉造作，夜郎自大的。當她選中你做她的親密朋友時，她便會把內心的一切全獻給你。她並不下賤到可以隨便給人帶到你的房裏給你看的。她不是甚麼附屬品，這綠眼睛的女人不是附屬品，而是個獨立的個性。她沒有偏見——她對你具有太大的尊敬了，所以不願受你的輕視。在化妝室裏舉行會議的時候，你只能扮做一個有經驗有才幹的可愛女人，用懇摯的注意，用折節下交的態度，用一種孩子般天真可愛的喜悅，在接見一個入世未久的少女。你和她會馬上覺得這有點近於演戲，而化妝室不是表演的場所。不！我不到你的房間去；你這惱煞人的惡鬼，你明明知道我不去，否則你一定不會說出這種話來。

不要忘記替好速者（“The Philanderer”）誠心批評一下。讓你扮演裘麗亞（Julia）一角好不好？

G. B. S.（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五日

第三十二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當我說『你和潘旦馨女士在閉幕後也許要到我的房間裏來』時，我的語氣是『隨你們要不要』的。以我的真感想而言，我是有點誠心希望聽見我朋友的情人底聲音的。你也許不了解我衷心對她的態度吧，你這可愛的聰明人。我的衷心是像雙膝那樣地向她跪下的，我是崇拜她的。我想我這個人是驕矜自負的，因為想要認識我而不敢請求我接見的人，真是太多了（各式各樣的人全有，不僅是『入世未久的少女』——這種人我始終接見。）我對這種事情真是太司空見慣了，所以我——唔，先生，我不要再說下去了，原因有二：（一）我不能說明我心中的感覺！（二）你正在笑我！不錯，你儘可以笑我。

我當然以爲你的劇本還可以改得好些，你可以把它改得好些。可是因爲我的眼睛很壞，自己不能讀它，而那讀給我聽的人——這可憐虫——把幾段讀了又讀，讀了又讀，確也覺得十分疲倦，所以我對那幾段不能多加考慮；同時我又以爲你已經把每行的話都細心推敲過，所以我斷定是我弄錯了（但我心裏以爲我並沒弄錯。）這劇本真是寫得好極了，不過裏頭有些小地方不大宜於舞台演出。至少我以為如此。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把那些地方指出來給你看（不在原稿上做記號）。我可以這樣做嗎？

你說好速者是個無聊和鄙陋的劇本，那是甚麼意思呢？這劇本真是寫得再妙也沒有，自始至終都有優美的韻律。（不！我既然非吹毛求疵不可，那麼還是坦白地對你說吧：我覺得有一幕的開頭處，不曉得是第二幕或第三幕，劇情停頓了一下，也許可以改善。）你問我要不要扮演裘麗亞一角。我的天，不！我不能扮演那個角色。我的長處是在扮演喜劇，而裘麗亞却是悲劇的角色。我現在很懶，不能把握住她的個性。這個角色很好。如果我扮演它的話，我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扮演它。我會跟一個男性的裘麗亞同居了三年。他是我的丈夫瓦地爾先生（Mr. Wardell）（即『查理凱萊』——“Charles Kelly”），而我至今倒還活着！可是，如果我再跟他同居一月，我一定早已死掉。我把每週的入款，撥出四分之三給他，求他和我分道揚鑣。唉！

愛蘭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月

這封信寫來特別有點主日學說教的口氣，因爲我一邊在寫，一邊抱着一個孩子和一頭小貓，而羅茜（推狄的另一孩子）又在拉我的手臂。我確實在過着很快樂的日子。

· 名 · 人 · 語 ·

跟必然之事講情理是徒勞無功的。東風起時，你只有一條道理可講，就是穿上大衣。——

James Russell Lowell

言語的力量是非常偉大的。一句選擇妥當

的話，常常可以停止大軍的開拔，轉敗為勝，拯救國家。——Emile de Girardin

做女人真是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她的主要任務是對付男人。——Joseph Conrad

自從播音機發明以後，世界才有狄克推多。

——Thomas Inskip 爵士

假如我們的青年男女，祇顧自己職業的發展，而沒有慷慨之心與廣闊的趣味，那就真可悲了。——The Master of Balliol

有兩種法子可以動人——利誘與威嚇。——

拿破崙

有人說文化要燬滅了。恐怕是因為說這種

話的人不滿現狀的緣故吧。——Lord Milne

沒有比男人自己更善於拍馬屁的。——

Francis Bacon

最不可恕的罪惡是祇為自己生活，一意掙錢，過一種最舒適的人生。——L. Weatherhead

人類在和現實環境鬥爭的時候，只有一種武器：想像力。——Jules de Gantier

歷史告訴我們，人民和政府不會由歷史學到甚麼東西。——Hegel

人與人間的距離，比地與地間的距離更大。

——Carl Carner

和平是一種心理狀態：讓大家去談和平，想和平，做和平的夢吧，這樣，世界便和平了。——軍

火大王 Sir Basil Zaharoff



老實說，醫生以墮胎的手術所毀滅的生命，比世界大戰，汽車肇禍，工業界意外事變，溺斃，及其他意外死亡的人數合併起來，還多了好幾倍呢。

墮

胎

凌霜

——隱名氏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號美國世界雜誌。

原文編者前言

在過去幾年間，我們爲了宣傳生活的安全，爲了增進公路，街道，工廠，和家庭的安全設備，曾經花費了成千成萬的巨款。我們大家都曉得，美國公路每年所毀滅的生命，比美國參加世界大戰所犧牲的生命還要多。

可是我們很少知道，美國一部分以救人爲使命的醫生，每年殺死了多少生命。老實說，醫生以墮胎的手術所毀滅的人命，比世界大戰，汽車肇禍，工業界意外事變，溺斃，及其他一切意外死亡的人數合併起來，還多了好幾倍呢。

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敘述社會上一種很少人提及的殺戮行爲，以引起一般人的

注意。『甚麼人跑去找墮胎醫生呢？他們爲甚麼要墮胎呢？』這篇文章可以給你一個相當的答
案。這裏所說的都是實事，可是爲描敘便利起見，文章是用對話和小說體裁寫的。

把這麼一篇文章刊登起來，說不定會引起一部分感覺銳敏的讀者底不快。如果真是如此，
編者謹在這裏向他們道歉。在另一方面，編者希望多數讀者讀到這篇文章時，會給與同情的諒
解。

在七月一個晴朗的早晨，約莫十一點鐘的時候，一對年青的男女沿着紐約第五街東邊一列華麗的舊房子，慢慢地踱過去。他們躊躇不決地在一座房屋前停住了步。這座房子位於一個角落裏，看起來比別座房子宏偉得多。

上。他們俯着頭在竊竊私語，態度非常迫切。她拉着他的衣襟，似乎正在向他懇求甚麼事情。他的眼睛望着別處，臉上露着堅決的神情，輕輕地搖着頭。她的手終於放下來了；她溫順地垂着頭不再開口。

『早安。』她說。

『早安。我的名字是戈登。』那青年男子開始說。『這位是我的內人。我們跟佩斯威克先生有過約會。』

那年青男子拿出一張紙條來看。他們橫過街，站在對面的行人道。由街上的陽光中走進房子去——他叫我們十一點鐘來。

那護士把檯上一列卡片很迅速地翻着，最後抽了一張出來。「不錯，在這裏，」她說。「戈登，路德戈登，兩個月，對嗎？」

那青年男子漲紅着臉，吞吞吐吐地好像要說出甚麼話來。

那少女望着地板，用低下而清晰的聲音說，「是的，是兩個月。」

護士在卡片上寫幾個字，然後向那男子說，「手術費一百塊錢。」

那男子的臉孔漲得更紅起來了。「可是，佩斯威克先生說——」他囁囁嚅嚅地開始說。

「對不住，」護士攔住他說道。「我們起碼的價目是一百塊錢。」

「可是——我這裏只有七十五塊錢——」他又開口說。

「對不住，」這一次是最後堅決的口氣。

那男子垂下頭去。他窘迫不安地望着他的妻。她緊咬着嘴唇，打開錢袋，把一小捲鈔票拿出來交給他。

「房租的錢，」她簡單地說。

他把錢拿過來時，眼睛望着別地方。

「這邊走，」護士停了一會推開左邊的房門，急急地說。

他們走進一個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間。這間顯然是從前甚麼大家族的客廳。有二十多人沿着壁邊坐

着，多數是婦人和少女，男人只有四個。

另一個護士坐在房間盡頭的檯子邊。第一個護士帶他們走近她，交出那張卡片，便離開房間。

這第二個護士是個又矮又胖的女人。她露着安慰的微笑，一會兒

望望那男子，一會兒望望那少女。

「你們得等候一會兒，」她說，「可是不必等得很久。那邊有空的座位。」她指着一張舊式的小沙發。

他們侷促不安地坐下去，覺得非常不自然。

電話響了。護士拿起聽筒來。「候診室，」她說，然後又加上

一聲『好的。』

她起身走近一個面容憔悴的清瘦女人。坐在她旁邊的女人很像她，說不定兩人是孿生姊妹。

『請你跟我來，』護士說。『你的姊妹可以在這裏等候。你要回家去的時候，我們便會通知她。』

那清瘦的女人很困頓地站起來，雙肩低垂着。她跟着護士向檯後一個門走進去。

一個中年男子坐在門的左邊，滿額的汗珠發着亮光。護士叫他跟她走出去。

『你太太可以回去了，』她說。他連忙站起來跟她走。

大廳那扇門又開了。一個婦人

和一個少女走進來，那應接室的護士也跟在後頭。她們走到檯子邊。

這婦人年紀約有五十歲，看起來是外國人。她穿着黑色的衣服，臉上露着無限悲哀的表情。

那少女至多也不過十五歲，皮色稍微黝黑，非常漂亮。她很大胆地望望房中週遭的一切。

第二個護士回來了。她們低聲說了幾句話，客人才坐下。兩個護士一同走到應接室去。

第二個護士對第一個護士說，『喂！老板利令智昏了嗎？這女孩那麼年輕的。』

第一個護士聳着肩頭說，『可

不是嗎？不過聽說她在外頭跟人家勾搭上了。這一次來，手術費倒花得

不少呢。據說老板不大願意向這麼年輕的女孩施手術，可是他對那個太太的處境很表同情，所以也就不

顧一切冒險一下了，看起來那個太太的丈夫還蒙在鼓裏的，如果他曉得這件事，那女孩一定會給他一刀

砍死的。你知道這些——我的老天爺，你瞧誰又回來了！』

一個又高又胖的女人陪一個衣服都麗的少女，蹣跚着走進來。

『不錯，是我，』她用着粗啞的聲音嚷道。『運氣越來越壞。』

「對不住，我得走了，」第二個護士插進去說。「還得打發許多客人去見老板呢。」

「你近來運氣有點不大好，對嗎，莎蒂？」第一個護士對那又高又胖的女人說。

「運氣壞透了！中央公園西邊

那地方真要不得。自從我搬進去做生意之後，每月至少得帶一個女孩到這邊一趟。看起來還不如把它改成私立病院更乾脆些。」

她打開一個黑色的大錢袋，取出一大捲鈔票來。

「我大約還得讓你們敲敲竹槓吧，」她埋怨說。

「你說得一點也不錯，」護士約不也只他一個人在幹這——

說，「可是那在你有甚麼問題呢？收入一千，付出五百，你絕對沒有破產的危險。不錯，我們手術費的新價目

「啊，不要緊，莎蒂，」護士用安慰的口氣說，「你今晚便可以把錢賺回來了。」

是五百塊錢。」

「當然要賺回來的，」莎蒂狠

「五百？」莎蒂嚷道。「從前不是四百嗎？」

狠地說，「可是我的錢袋總留不住鈔票。得孝敬警察和流氓啦，此外又

「漲價了，」護士滿面春風地微笑着。「跟你那些女孩那樣漲價了。」她轉過頭去把那少女打量一下。

「可是這筆款子也不是由我們獨吞的，」護士說，「我們也得孝敬一些人呢。」

「算了吧，」莎蒂一邊說，一邊

敬一些人呢。」

把五張鈔票拋在檯上，「可是請你告訴你們老板一聲：別再漲價了，再漲起價來時，我便到別地方去了。」

她帶莎蒂和那少女到候診室去，坐在戈登夫婦的對面。莎蒂張眼望望房裏的東西，對

那少女說，「等一會兒連坐的地方怕都沒有了。這傢伙倒很會做生意！我們看來真像傻瓜，自願跑來上他的當。」

那少女只笑了一笑，沒有作聲，俯着頭望望鞋子。

過了幾分鐘，電話又響了，那個胖護士領了兩個女人出去，一個到手術室，一個回家去。

當她回到辦公檯邊時，外頭應接室的護士已經又帶兩個少女進來了。這兩個少女着實很漂亮，裝飾入時，那矮一點的只穿拖鞋，沒有穿襪，腳指染得血紅。她們露着很驕矜的神氣，從容不迫地環視房間裏的

人；那個高一點的向她的同伴耳語着，兩人出聲笑了。

她們倆走過去，坐在戈登夫婦的旁邊。四個人坐在一張小沙發上，自然得擠一擠；戈登太太只好移近

她的丈夫。沙發的四週充滿着高價的香水和上等酒類的濃厚氣息。

「快了，親愛的，」那高一點的女人說，兩人又哄笑起來。

戈登太太移得更近她的丈夫。電話又響了……過了十五分鐘，又響一次……

那胖護士走近戈登太太。她看見護士走過來，連忙緊握着她丈夫的手，用懇求的目光望着他。他的臉

色是灰白的。他搖一搖頭。

她的眼眶滿含着淚水，不等護士開口，便站起來，大踏步搶先向手術室走去。

戈登呆呆地坐在沙發上，舉手抹一抹眼睛。他打算靜思一下，可是

他的腦裏給一系列清晰的詞字和數目佔滿了——房租，食物，衣服，車費，電燈，保險費……那些數目在他的腦中一上一下地跳舞，翻筋斗……

戈登身邊那兩個派克街的公主又在談話了。那個有紅腳指的女人這時有點着慌了。戈登聽見她問

她的同伴說：「你說我祇須在床上休息半個鐘頭就夠了，真的嗎？」

『誰哄你親愛的？』她的同伴轉，走到屋後一個小門口。戈登太太有甚麼？

大聲答道：『有一次我在下午四點，已和另一個護士在那裏等候他了。那個胖護士說，『她不久就會

鐘到這裏來，四點半鐘上手術室，到六點鐘已經在夜總會裏參加小費病那樣。好的。馬上帶她回家，讓她在床上休

六點鐘已經在夜總會裏參加小費病那樣。息二十四小時——休息上兩天更

爾的宴會了。』戈登拉着她的右手，很着急地好。』她把小門推開說，『再會。』

過了不久，護士對戈登說，『你問她道，『你覺得舒服嗎，親愛的？』他們慢吞吞地走到街角，朝着

的太太可以回去了。你跟我來。』她點一點頭，低聲說，『是的，沒他們剛才走來的方向回去。……』

護士領戈登走過甬道，向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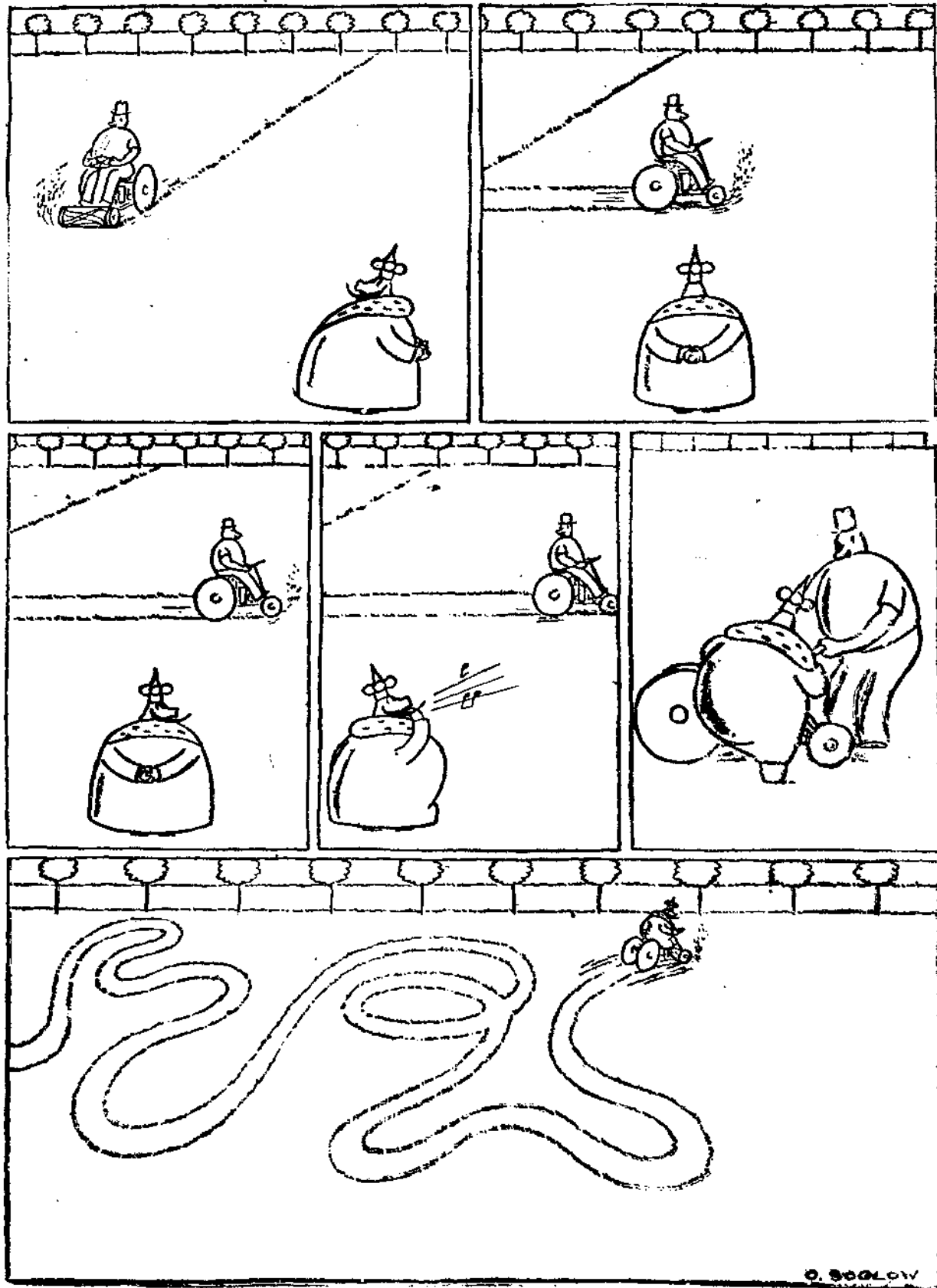
更正啟事

敬啟者，本刊第八期（即四月號）夢谷君譯矛盾世界一文，在一四二面講到『高根』時，有『按 Cocaine 係從鴉片中提煉出來的麻醉毒藥』之註語。查『高根』係由 Erythroxylon Coca 葉子提出來。這種植物產於秘魯、玻利維亞等地，其葉含有兩種植鹼質（Alkaloid）一種就是 Cocaine，另一種是 Hygrine（佔少量），而鴉片中所含的植物鹼質是嗎啡（Morphine）及 Codeine 等等。茲承河南孝義河邊村兵工廠蔣國華先生來函指出錯誤，至為感激，特此更正，並向讀者道歉。又本刊第六期筆花誤排，致有一部分與第五期筆花重複，並此致歉。

西風編輯部謹啟

剪草記

轉載紐約客



· 女 · 盲 · 才 · 天 ·

(年青界世自譯節斐素徐。著原爾台斯珍)

盲人的聽覺和觸覺特別靈敏，這是大家都曉得的事，可是盲人的感覺從來沒有一個像亞美 (Margaret Mc Avoy) 那麼銳敏的。她是英國利物浦地方的一個女孩，在一八一六年，當她剛滿十六歲的時候，她就完全失明了。這時候盲聾學還沒有人研究過。

亞美引起她朋友驚異的，是她能用手辨別顏色。無論是金屬、木質或布料，她祇消用手指輕輕摸過，就能把顏色說出，她覺得紅色較暖，藍色很冷，紫色給人一種不快的感覺。

有一次，幾個醫生和科學家共同對她作實地試驗，他們用三稜鏡將虹的七種色光反射到她手背上，結果她竟能絲毫不爽地說出各種不同的顏色，並且能辨別同時反射到她手上各部的幾種不同的色光。

「我喜歡最淺的顏色，」她對人說，「因為牠們給我舒適的感覺，這種感覺由指頭傳到全身。黑色却叫我不寒而慄。」

盲人普通能夠知道一道牆或一個人離他多遠，可是亞美小姐除此以外，還能知道那人多高。她說，當一個人走進屋裏時，她立刻感覺到空氣流向她推進的壓力，因此知道那人的高度。我們知道，美國現代女作家開勒女士 (Miss Helen Keller) 自幼即患盲聾，由教育的訓練，得到驚人的結果，可是像這位利物浦女孩感覺那麼敏銳的人，實在是聞所未聞。從這個事實看來，我們可以曉得人類發展的可能性是多麼大的——假使我們能不自暴自棄，能知道怎樣改進自己，發展自己的才能。



俄國的新婦女，都用着新的眼光去觀察人生。她們終於明白她們並不是男子的奴婢，而是他們的夥伴。

蘇聯新婦女 倪受民

——Walter Duranty 原著 節譯自《紐約泰晤士雜誌》——

國革命最足讚美的一件功績。

教育乃是打開人生之門，解決人生問題的一把最合式的鑰匙；有了它，不僅可以達到希臘人所認為人類智慧極峯的『知道你自已』，抑且可以獲得那種即是權力的知識。

今日的俄人，已經開拓了這個天地，這片未曾經人察勘的新疆域，無論他們的男女同胞，都可以自由進入。

把教育的門禁開放了，讓全俄國落後的民衆都能登堂入室，這也許是俄

他們向俄國的男女青年一視同仁地說：『這兒

是你的機會；你高興要學什麼就可以學什麼，你可以自由地去學習，你可以由學習而得到自由，因為，身為奴隸的埃辟克諦忒斯（Epictetus），在二千年前就說過，『唯一真正的自由是內心的自由，是予靈魂以安謐的知識與自知之意識。』

男孩子和女孩子，人人能像拿破侖的兵士那樣，覺得他們的背囊裏藏着一支將軍的虎符。無論教條，

膚色，種族，性別，一概不再從中作梗——「孩子們，下死勁啃牢教育那塊硬石頭，這世界就是你們的。」托洛斯基曾作過這樣的壯語。他們已經把那道門打開了，女孩子們正橫着肩膀擠過去，跟男孩子們同樣壯健，同樣熱心。

然而，我從前也說過，要得到這種光榮的未來，首先非使一般婦女——不僅兒童——解除一部分的重負不可。在美國，婦女的解放多半是得力於種種節省勞力的設備，以及普通的公立學校制度，後者實際承担了每天幾小時照料兒童的工作。當革命初期，公立學校制度在俄國才發端時——因被人有意曲解，藉作宣傳——曾惹起國外極大的恐慌。

在蘇聯，這種節省勞力的設備，現在實際仍付諸闕如，不過俄人現在正用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代替。例如，在集體農場裏，便實行分工。以往每個農婦各自照

料小孩，躲在骯髒的茅屋裏燒鍋弄飯，下田跟多數男子一樣的勤苦操作。

集體農場有中央廚房，托兒所，有的並且還有宿舍；主婦們因此都有閑暇。同時令人吃驚的，就是蘇聯全國文盲的百分比，單就三十歲以上的婦女而論，也已從百分之八十左右減到百分之八或十了。

當然，除識字而外，中年以上的婦女，還學習衛生，飲食，以及簡單的事情如烹飪，縫紉，飼養家禽，貯養魚獸，機械園藝等方面的基本知識，這些在美國都是司空見慣的，可是以往一個普通的俄國主婦，却是做夢也不會想到過。此外，在都市的工廠裏，也施行同樣的辦法，訓練工人的妻子。

在蘇聯，一般婦女多一步步地傾向於從事所謂「中間」職業——充當鄉村或都市蘇維埃的團員，任職於集體農場的管理委員會，進公共機關做事，經

營商業，尤其是從事『學者的』專業。如今俄國的醫科學生，幾乎有一半是婦女，教書與科學研究方面的百分率，也差不多同樣高，只有工程是例外，不過占全數十分之一。

在比較低級的職業方面，婦女的地位是一天地重要起來了。最近俄國政府假克倫林宮所慰勞的頭等牽引機駕駛員，與突擊隊工人中，就有好些是婦女，到蘇俄來觀光的外國人，第一眼看到而吃驚的，便是那些在鐵路上工作的一隊隊壯健的娘兒們。

說鐵路工程，建築設計，灌溉等方面的生手的工作人員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婦女，我相信並不誇張。一個個快樂強健的人，熱心而且滿足地做着『牛馬工作』。爲什麼不呢？至少她們是獨立的。

雖然如此，到底還有一件事使普天下的女人都覺得不自在，那就是兒童的照料與教養。從理論上說

起來，無論在那種社會狀況下，女人照管嬰孩，總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實際上，一個想要工作的女人，總覺得只一個男孩或女孩的照料，就煩重得足以占去她大部分的時間了。

在莫斯科以及其他都市中心，這種照管小孩的工作，都由托兒所、幼稚園和學校承担了去。鄉村與集體農場，也正開始推進着托兒所與幼稚園的計畫，婦女們都可以無牽掛地去受教育，去獲得她們自己的獨立社會生活與智識生活。

過去俄國的民衆，是沒有運動的——沒有足球，划船，賽跑，棒球或板球，甚至除了鄉村的孩子們在河裏瞎鬧鬧以外，連游泳也沒有。有的只是毗鄰的村落或工廠的男子們之間，向例一年一度的亂七八糟的亂打出手而已。

如今這一切都變了。俄國的女孩子們完全和男

孩子一樣，也玩網球和曲棍球——而且連足球都踢起來了——也八人一組或四人一組地比賽游泳或划船了，也從事於比賽籃球排球了，也有她們的徑賽運動與體育競技了。

這樣解放了之後，俄國的婦女——尤其是青年婦女——都用着新的眼光去觀察人生，如今她們終於明白她們並不是男子的奴婢，而是他們的夥伴。她們得到一種新的自由感覺，不僅在經濟或政治方面，也在身體與社會方面。

這結果產生了一種現象，使不大了解新俄國的人覺得驚異，但就事實而言，却是合乎邏輯的，也許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我所指的是俄國少女們對漂亮的衣服、化粧品，和其他『飾物』的愛好。我有意用了『不可避免』四個字，因為這種慾望之所以發生，第一乃是由於人

類『擇配求偶』的自然衝動，從前的俄國姑娘，都是乖乖地坐在家裏，聽候她父親拿她『掉換』兩隻牛，這是說她吃香的話，如果她的本錢不高，那就等着父親倒賠上一塊田，打發她出門完事。

第二，我們別忘記，百分之九十的俄國婦女，從來不懂得，或者幾乎不懂得長袍、絲襪和其他美容物品所表現的所謂女性魅力是什麼回事；第三，我們得記住，蘇俄人民任意使用這些美容品，不過是近一兩年的事，就在目前，供給仍夠不上需要的百分之一。

因此，看到蘇聯的生活與文學，皆一步步地日益趨向於『吸引婦女』，我們覺得很有趣。凡注意現代美國雜誌的人，沒有不曉得那上面的廣告十九是向娘兒們說法；一切東西，從罐頭肉汁到化粧品，從電氣冰箱到各式新裝，主要都在打動太太小姐們的芳心。今日的蘇聯也正在發生差不多同樣的情形。



近東各國的婚姻，往往是有期限的，尤其是在波斯，其期限可以由一日起到九十九年為止。

租妻奇俗

陳師超

——Mohammed Essad-Bey 原著，節譯自浮華市場——

歐美人士對於東方的婦女，往往發生錯誤的觀念，以為她們是過着一種像囚犯的生活。一般的概念，都以為閨閣中的婦女，住在可恨的圍牆內，過着一種呆板的生活。她們唯一的慰藉，只是她們的丈夫，為自己的快樂，所給予的幾小時的注意而已。這種猜度和事實完全不符。東方的婦女，也有她們的自由，不過她們所利用的方式，和她們的歐美姊妹略有不同而已。

近東各國許多現代的閨閣，都裝置着電燈，冷藏箱，留聲機，和無線電收音機，但這就是就西洋的影響而言。近東的城市，尤其是波斯和非洲北部，還是根據蜂巢的原理建築的，所有的閨閣和住屋，都用曲折的小徑連絡起來。住在裏面的婦女，可以從這一邊的閨閣，散步到另一邊的閨閣，而無須走入街衢中。在街上走的外國人，完全不曉得庭院裏社交生活的活躍；裏邊的婦女們，除去她們的面帕，把它纏在頭上，到處閑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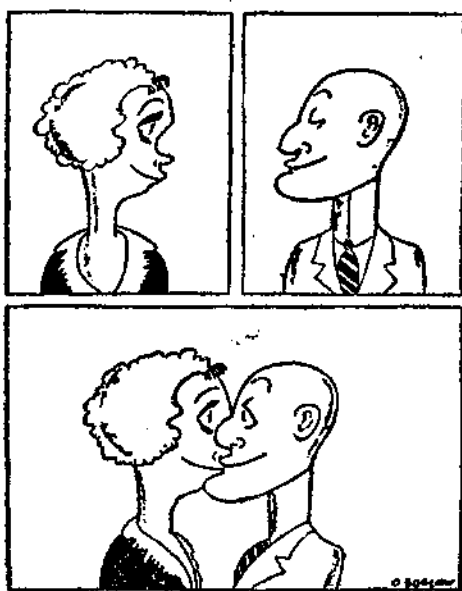
普通的面帕——在波斯是黑的，在亞刺伯各國是白的——這有它的好處。沒有人——甚至她自己的丈

夫——能夠從這些面帕裏，認識一個婦女；這種面帕，對於賦性輕佻的女子，多麼便宜。假使她和她的情人，有幽會之約，她儘可以留字於閨中，說她是到公共浴室去洗澡——這種沐浴的手續，需要全日的時間，才能完畢。她用面帕周密地包起來，一早出門，走到第一個轉灣抹角處，世界上就沒有人能夠認出她是誰了。到了晚上回來的時候，沒有人曉得她真是到那兒去——是浴室呢，還是會情人呢。

照規矩，做妻子的，除了她的

丈夫和探望她的親戚外，不准接見任何別人。所以，這種風俗對於做丈夫的，也有好處。在徜徉街中時，他所看見的，都是用面帕包密的人像，使他無從比較起。因為回教的女子，不罩面帕時所看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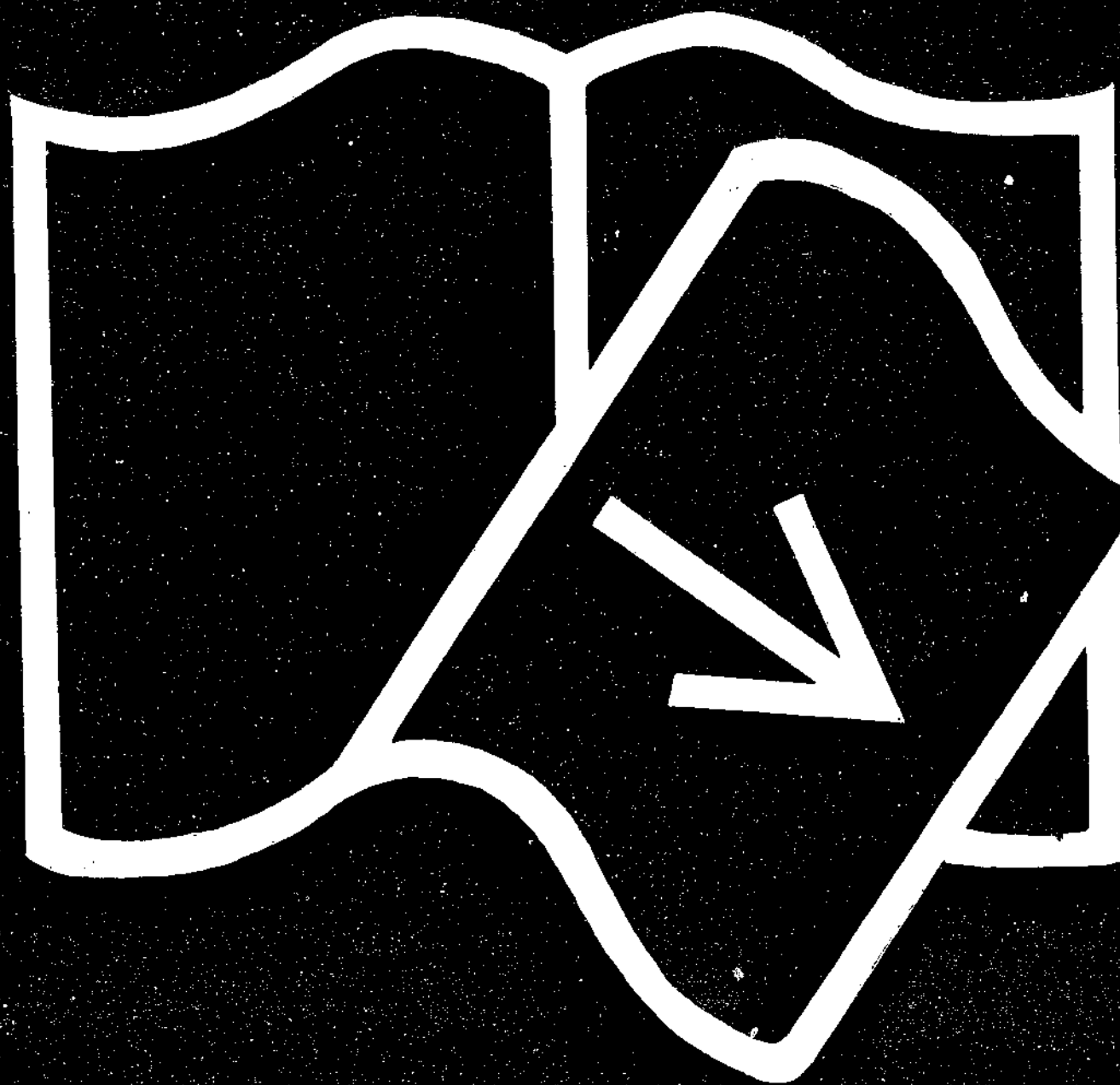
天 作 之 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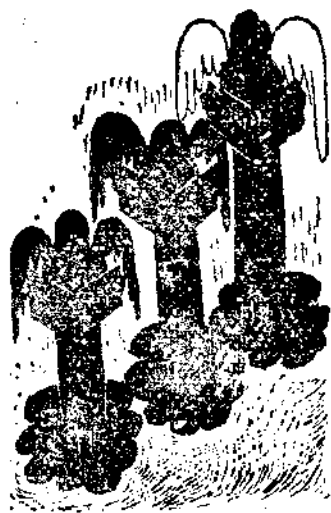
第一個男子，就是她的丈夫，當時，她便獻出近東女子天賦的熱情，和他發生戀愛了。所以，回教女子的婚姻大部份都是幸福的。

近東各國的婚姻，往往是有期限的，尤其是在波斯，其期限可以自一日起到九十九年為止。要

是在這規定的期限完滿之後，不再繼續那個婚約便自動解除了。這種辦法，對於民衆的道德，有很好的影響。譬如，有人從甲地到乙地經商，必須停留數星期或數月之久，他到乙地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討個臨時老婆，作他暫留乙地的伴侶。這種暫時的結合，對於女子的名譽，並無損害。在小康的家庭，臨時婚約的最短期限，通常是一年，但是在較貧苦的家庭，要是那個臨時丈夫，給那個女子，為父親相當的款子，期限較短，也無不可。



原件短缺



『零賣的殺人犯頭顱被砍了，批發殺人犯的頭上
却戴了桂冠。』

和平主義者奧賽斯基 洪 鴿

——節譯自倫敦 Victor Gollancz 公司出版之《他犯甚麼罪？》一書——

一九三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金是贈與『德國最勇敢的人』奧賽斯基 (Carl von Ossietzky) 了。他一生的故事，足以顯示今日要在德國為和平而努力所需要的勇氣。他因為倡議和平，三年來受盡種種難堪的苦楚。

他於一八八七年生於德國漢堡 (Hamburg)，是一個商人的兒子。漢堡是個不很甯靜的地方，社會各階層的衝突非常利害，而且又是德國一個最國際化的城市。漢堡的氛圍氣激動着年輕的奧賽斯基了，猶如一百年前影響海涅 (按 Heinrich Heine 係德國大詩人，一七九七——一八五六——譯者註) 的思想一樣。

他父親的家庭雖然高尙，可是却很清貧，有些朋友看見這孩子有天才，便捐了些錢要送他進大學。奧賽斯基却不贊成傳統的學士生涯。他不肯接受他父親朋友所捐的錢，決心要做個著作家。

在一九一二年，他加入了一個和平團體。當時德國發生一件嚴重的事，在查本（Zabern）地方，有一個德國軍官，無故逮捕了許多公民，關在軍營的地窖裏，並且佔領全城，當時引起各地民衆的公憤，奧賽斯基也是其中之一。從此奧賽斯基才逐漸深信，德國的生活，在表面上雖很安靜，可是實權却握在殘忍的軍人手裏。

當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時，他被迫加入軍隊。他在軍隊中服務越久，越痛恨整個軍事機構，同時，他也越深信消極的痛恨是不夠的，和平的愛護者必得起來幹。歐戰一停止，他也自由了，於是立刻回漢堡去，用自己積蓄的錢辦一份小週刊，同時也負責組織德國和平協會（German Peace Society）的漢堡分會。他不久就從事於激起德國民衆非戰與反軍人階級的統治的情緒，他要教育這新共和國，叫每個德國人痛恨戰爭，叫這被黷武主義引上災難之路的國家回首。

在一九二二年，他又協助建立另外一個新團體，名叫『不要戰爭』（“Nie Wieder Krieg”）。這個運動比和平協會規模較大，較為普遍，是一種國際化的組織。這團體參加者非常踴躍，不久就成爲一個很大的組織了。現在，每年在八月裏，全世界的勞工組織與和平的愛好者都在『不要戰爭』的旗幟下作示威行動，這標語是德國的和平主義者奧賽斯基及其同事最先用的。

奧賽斯基所用的另外一種促進和平的工具是報紙。他到柏林去，成爲一家名叫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的小週刊的編輯。他在這份週刊上，每星期對德國的顯貴人物大施攻擊，把他們的黑幕暴露出來。奧賽斯基祇有用筆桿做對付這些強敵的工具，可是他的敵人却有軍隊與警察這些統治機構可以支使。

一九二九年，奧賽斯基的週刊上登載一篇文章，說德國的商業航空被利用為軍事活動的烟幕。國社黨的報紙出來反攻，極力主張對黷武主義的惡敵加以制裁。兩年來國社黨的報紙一直攻擊奧賽斯基，可是他還是勇往直前，毫不規避。其言論方策一點也沒有變更。他在反對國社黨的每一個階段中，對於該黨的性質，却看得清清楚楚，從來不誤認該黨為『社會主義』的組織，對於該黨背後的勢力，也從來不予忽視。在國社黨下『緊急令』時，奧賽斯基真為民衆的自由擔心。在國社黨正式提出『聯合戰線』以前許久，奧賽斯基已經高聲疾呼，喊着『共同反抗國社主義』了。

可是奧賽斯基是個無黨派的人。他有意要孤立，現在他的呼聲完全沒有力量。他的話也沒有人要聽了。他是真的孤立了。這是他的處境的悲劇。

後來國社黨的右派得勢，他和他的朋友克萊錫（按 Walter Kreiser 即暴露德國商業航空黑幕一文作者）便被傳到最高法院去受審。這次的審訊非常秘密，禁止旁聽，除了兩被告各判徒刑十八個月這個事實之外，其他消息，一概不許報紙記載。可是當時還有一條生路可走，就是倘若被告不服，可以向總統上訴。因此兩個被告並不立刻下牢，暫時釋放。不過有一點很可注意，就是警察局並不會把護照扣留起來。同時甚至加以暗示，叫他們走。當時假如他要離開德國，有些敵人是會很快意的。

奧賽斯基雖是沒有黨派的人，可是他却不是沒有朋友的人。他平日雖然很靜默莊重，不是一個善於吵鬧的傢伙，可是他有一種吸住朋友的力量。在他的知友中，有些人勸他們兩人逃之夭夭。

克萊錫聽話了，他逃到巴黎去。奧賽斯基雖不責備克萊錫，可是却也不學他逃亡。在一篇標題「爲甚麼不逃呢？」的文章中，他把理由說了出來，他說：「反對自己國內政府的人，假如離開本國，逃離國境，那麼他對同胞所說的話便毫無力量。」他英勇地決心留居本國，決意犧牲。

他在監獄門口向一羣朋友道別。這事件掀起了很大的騷動。紐約晚郵說，這判決是一種「對一位非共產黨員的記者的最重刑罰。」奧賽斯基向他的朋友說了最後幾句話，叫全國民衆要注意幾千個已入獄的囚犯。

兩天後，德國的政治發生了劇變。以前極力想制止世界舞台週刊活動的軍政部長格羅因那 (Groener) 將軍，突然因同僚的詭計而被殺了。大家都希望這事對奧賽斯基能有良好的影響，可是事情却正相反。在他入獄四星期後，他又被控破壞陸軍名譽，被從監獄中提出來再度審訊了。因爲世界舞台週刊有一位投稿者，在一篇文章中有「軍士是殺人犯」這句話。可是假如德國政府當局以爲奧賽斯基被監獄所屈服，那就錯了。他自己的辯護詞最能表現他的思想：

「在他的文章中，我的朋友與同事特左斯基博士 (Dr. Tucholsky) 並不是有意要破壞整個階級的人的名譽。他所說的話是完全對戰爭本身說的。在行伍中參加戰爭的人，沒有一個以爲我們所說的話破壞到他們的名譽。是那班由戰爭而獲利的人才覺得他們被侮辱了。」

「我不是一個那種在一九一八年德國戰敗時才變成的和平主義者。我參加過戰爭，我從一九一二年起已經是幾個和平團體的會員了。我從戰爭中所看見的，祇不過強固我以前對於戰爭的觀念而已。」

『我們做和平主義者的人，有時常對我們所認為罪惡的東西提出抗議的責任。在國家道德與個人道德兩者之間是永遠有分歧的。零賣的殺人犯頭顱被砍了，批發殺人犯的頭上却戴了桂冠。

『不論法庭的判決對我有利與否，我將永遠用一切所能利用的工具，去為我所信為正確的思想奮鬥。』

法庭表現其獨立的精神，宣告奧賽斯基無罪了。可是他第一次所判決的徒刑未完，祇好再回獄中去。一兩個月後，他的朋友決定要上書總統，請他特赦奧賽斯基。在一星期中，有四萬兩千以上的人簽字。因為這時離開希特勒當權祇有三個月，所以聯名簽字上書是一種冒險的舉動，而簽名人數的踴躍與衆多，正足以表現奧賽斯基之受人敬仰。

政治的巨輪再次轉動了。這一次上台的是斯萊赫 (Schleicher) 將軍。他是一個相信軍官與民衆可以一同統治的人。他的夢是短促的。斯萊赫 政府的壽命雖然不長，可是却也做了幾件好事，其中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正月一日釋放一部份政治犯，因此世界舞台週刊的編輯也出獄了。在正月三十日，希特勒靠一些宮庭詭計，做了總理，逐漸走上獨裁之路了。

當宮庭詭計的結果宣佈出來時，奧賽斯基最痛心的是德國民衆屈服了。有些是被國社黨政策的進步色彩所瞞騙，有些人却相信希特勒是一個『強硬人物』，把國家從混亂中拯救出來。在該週刊壽命的末了幾星期中，他還是以勇往直前的態度寫他的評論，直到無法再寫為止。

世界舞台週刊被禁，他的同事有些離開德國了。可是他再度拒絕逃亡。有一天清晨，他被捕了，被關於西班牙

陀 (Spandau) 獄中，後來又被移禁桑令堡 (Sonnenburg) 的集中營，始終未受審判。

關於國社黨在桑令堡以及其他二十幾個地方所建立的集中營的情形，有許多文章描寫過。這些集中營都是擁擠不堪的，反法西斯的民衆在那裏面被虐待，被屠殺了。

當初奧賽斯基入獄，很有就此失蹤的可能，可是逃出外國的朋友把這事宣佈出來了；奧賽斯基被捕入獄的消息就此傳播出去。關於他非法受刑，做苦工，糧食不足的消息，也透漏出來了。他們破壞了奧賽斯基的身體，可是毀滅不了他那勇往直前的精神。他唯一的『罪』是獻身心去為和平努力。

在一九三五年，他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金的候選人了。這獎金值四百元，候選人是由名作家如威爾斯 (H. G. Wells)，安琪爾 (Norman Angell)，赫胥黎 (Aldous Huxley)，麥可萊 (Rose Macaulay) 等人合組的委員會選出的。結果那一年未曾發獎到了一九三六年，他便被選為諾貝爾和平獎金的得獎者了。

希特勒生氣了。全德國的報章都怒吼起來，說諾貝爾獎金給這一個『叛逆者』，猶如『打一記耳光』，這是一種『挪威人對德國的侮辱』。可是世界其他各國的人，不但相信奧賽斯基是承受這獎金的適當人選，而且是最適當的人選。現在不是稱和平理論家做主張和平者的時候了，現在是和平主義者不屈不撓地幹的時候了，奧賽斯基表現了和平主義者最難得的『不怕死』的精神。他已經指示全世界的青年，英雄主義不是軍人所獨有的特權。他已經與黷武主義者肉搏，並且得到了世人公認的勝利了。

(請參閱本刊第五期雨絲風片關於此事之記載)



彈雨向那排俘虜掃射着，激起灰泥與石片，扯穿肉與骨。那排人痛楚地扭換着，像一陣浪潮似地跌在地上。

死裏逃生（一）（在西班牙叛軍中）

金安人

Robert Westerby 原著。原載倫敦左翼評論。

轉譯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紐約活時代雜誌。

當伍長來要他們去時，天還沒亮。地上朦朧有霧。

在那半明半暗中，石頭似乎又平又輕。他們背後的監獄是沈靜的，似乎也在等死一樣。監獄裏有人狂呼的聲音，發出奇異的回聲，似乎是在遙遠的地方，尾音漸漸地消滅，叫沈靜更形死寂，叫空氣更爲靜止。

斐立浦舉起眼睛，遲鈍地向週圍凝視着。屹然皺褶的山頭在遠處顯出藍色，有一些小叢的樹長在山下。斐立浦熱切地望着。山後就是他的家。

一位西班牙軍官從監獄裏出來，扣上緊身制服

的鈕子。他身材矮小，臉色蒼白，可是却有一種軒昂漂

亮的神情。他那破爛的軍服做得很合身，腰部特別緊，軍帽斜戴着。他轉過臉來，向着那排靜默的人，閉唇微笑着，他那對又小又黑的眼睛在發亮着。他制服上有一粒鈕子要脫落了，祇剩一條線掛着，他一動就搖搖欲墮起來。斐立浦注視那粒鈕子，看得出神了。那條線沒有斷，似乎很奇怪。假如軍官那樣舉一舉手，那粒鈕子便會像蒼蠅一般地被抹掉了。

『一共有幾個？』軍官喊着，似乎要鼓起勇氣。

伍長行了軍禮，說：「三十個，隊長先生。」

「我要用新槍，」軍官回頭大聲喊了出來。他用
手摸索皮帶，那粒蕩着的鈕子拼命亂搖亂跳着。

伍長惶惑不解起來了。

「新槍嗎，隊長先生？」他說。

軍官生氣漲紅了臉，向伍長的眼睛凝視了一會。

「對，新槍，」他說。「我要自己動手。它會在一兩
秒鐘中把他們三十個全打死。你等着瞧。」

兩個人從監獄中出來，扛着新槍。他們在靜默中
把新槍架在三腳架上，對着那排俘虜。那架雪亮的新
槍似乎是在向他們凝視着，站在斐立浦身邊那個人
——其實是一個還未上二十歲的小孩啦——開始
大聲禱告起來，用手劃着十字架，口中念念有詞。汗從
他的臉上流下來，像從海綿中擠出的水一樣。

軍官走到機關槍那邊去。現在他的臉嚴肅起來

了，像在做正經事似的，蹲在槍後，用手摸着那發亮的
槍身，把那排子彈放正，然後舉目。

「向後轉！」他喊着，那排人遲緩而隨便地轉過
去。

「向前五步走！」軍官脫口很急地喊了出來，那
三十個人慌張了，好像是失了神似的，在那不平的地
上蹣跚着。

斐立浦向前直望着。好幾里石頭與荒蕪的地在
他眼前轉着。在遠處，在山脚下，他看得見一間禮拜堂
的雙白塔。世界似乎又遼廣又安穩，現在突然覺得戰
爭也不算甚麼一回事了。

「立定！我說五步！」
那排人搖曳着，止步了。

斐立浦聳肩靜默地站着，當軍官的手指伸到發
彈機上時，他覺得死亡在背後等着他。他的心又響又

急地跳着，似乎要爆裂了一樣，他汗流浹背長長地等了五秒鐘。

接着機關槍噠噠地響了。

彈雨向那排俘虜掃射着，激起灰泥與石片，扯穿肉與骨。那排人痛楚地扭捩着，像一陣浪潮似地跌在地上。

斐立浦倒着，覺得地上又濕又冷，臉上緊靠在又硬又尖的石頭上。他平臥着，胸部壓在地上，呼呼的子弹從他身上的空中飛過。

機關槍的吼聲驟然停止了，斐立浦聽見那軍官站起來，皮靴在石地上發出噠噠的響聲。

幾碼外有一個人發出尖銳的絕叫聲，他的聲音真是淒厲得無以復加——接着軍官提高聲音喊着：

「好了！站起來！站起來！那些活着的不必再受刑罰了！來吧，站起來！那些還活着的可以恢復自由了！」

斐立浦的身體在地上壓得越緊，他閉着眼，汗從雙頰流下來。

「不，不，不。別動，別動。」他喃喃着。「噢，慈悲的基督，神聖的聖母啊，叫他們別動吧。這是一個詭計啊！」

他的近旁發出散石攪動的聲浪。有幾個人顛顛倒倒地站了起來。他們轉向軍官，無力地呻吟着，斐立浦聽見軍官的笑聲。機關槍又殘酷地怒吼起來了。

「笨蛋子！」斐立浦耳語着。「噢，笨蛋子！我曉得這是一個詭計！我早就曉得了！現在他們都死了。」

他小心地睜開眼睛。他祇能用一隻眼睛看。真奇怪。另外一隻眼睛似乎不在了，可是並不痛。血慢慢地，在臉上流着，他剛才在這裏看見平原，大山，樹木，小教堂，可是現在世界是小了。三四塊石頭，泥土中一條彈痕，他自己的右手和一隻腳。那腳上有一隻粗糙泥穢的皮靴，靴底下滿釘着鐵釘。它在沙泥上無力地磨擦。

着，似乎是在受苦，似乎是活着的東西一樣。它總是靜止了幾秒鐘，然後再抽搦一下。

有一隻螞蟻很吃力地爬上石頭，向他爬過來。螞蟻爬到他額上時，他覺得了。這小昆蟲的腳像針一樣，走過他的臉上，一直走到眼上受傷流血的地方。

礫礫的腳步聲向他走來，還有人聲。

「那裏有一個！」是伍長的聲音。

「在那兒？」另外一個聲音，那軍官的聲音說。他好像很興奮，像在找烏蛋或捉蝴蝶的小孩一樣。

「噢，慈悲的基督，讓我靜靜地倒着，靜靜地倒着吧。」斐立浦凝視着右眼近旁的一塊石頭，兩隻穿着厚皮靴的腳停在他面前幾乎塞滿他的小世界了。

「是這一個嗎？」軍官的聲音說，斐立浦的肚皮收縮了，脊髓上好像淋了一盆冷水似的。

「慈悲的耶穌！讓我快點死吧！」他祈禱着。

他遲鈍地凝視着軍官的皮靴，這雙皮靴是舊了，有裂痕了，很久沒擦油了。他從皮靴上的裂痕，可以看出裏面的灰色襪子。第三隻皮靴，那個被打死在他身

旁的人的皮靴，靜靜地倒着。那隻螞蟻爬進他的傷痕中去，嚙着他，可是他咬緊牙齦，怕得發抖，一直不敢動。

「你是對的，」軍官說。「是，你是對的。他還跟我一樣活着。」

當一根手杖在空中猛揮一下時，笛聲響了，接着是砰然一聲。第三隻皮靴劇烈地抽搦了一下，翻過身去，在沙泥中扭扭着。那隻皮靴從旁邊踢去，剛好沒踢着斐立浦的臉。接着又是一槍，停了一秒鐘，皮靴向上一踢，又掉回去了。斐立浦聽見軍官在他頭上笑着的聲音。

「這槍真好，」他的聲音說。「就是在第一次，也沒有幾個沒打死的，還有不少要來給我們打死呢。」

那雙脚礫礫地走開了，祇剩下斐立浦一個人了。

太陽出來了，爬進他臉上傷痕中的螞蟻多起來

了。他想要驚走螞蟻，可是不能。他好像再也不是自己了。陽光真熱，熱得發燙，熱得叫人萎縮，把地上的濕氣經過骨頭吸了出來，叫他的身體濕了。

時間拖着疲倦的脚慢慢地過去。他脚上的血已經凝成一塊了，螞蟻雲集在他的傷口。

昨天所發生的似乎是一年前的事了……街上的巷戰，逐漸退却；受傷者的慘呼聲；當一隻馬臀上中了一槍，在人叢中亂跳亂跑時所發生的驚慌；他父親

的白臉……摩爾人進逼……進逼……可是他現在

可以死裏逃生了……起頭是監獄……接着是槍

……後來是軍官……最後是螞蟻……

他的眼睛無力地轉着，轉到擱在沙泥中的右手。他的手指好像完全沒有力氣了，動作是很困難的，又困難又痛楚，可是他咬緊牙齦，慢慢地合起手來了——合了起來，直到那隻緊握着的手伸直在石塊間。

四星期來他為他的信仰而戰，他已經做四星期大丈夫了。

他年紀才十六歲。

最 短 的 鬼 故 事

在一個冬天的下午，將近黃昏的時候，兩個不相識的男子恰巧同在一間古畫陳列館裏參觀。他們向一條黑沉沉的甬道走過去，有一個突然打了寒戰，向那陌生人說：『有點陰森森地，對嗎？』

第二個人答道：『你相信鬼嗎？』

『不相信』第一個人說。『你呢？』

『我相信』等第二個人說完話便突然不見了。

——Alexander Laing 在 "The Haunted Omnibus" 一書裏說的。

★ 生 ★ 逃 ★ 裏 ★ 死 ★

(中軍府政牙班西在)(二)

——譯 節 人 安 金 。 著 原 黎 德 都——

在西班牙內戰中，我和一位前麥里達 (Merida) 地方的警察在卑士凱 (Biscay) 前線旅行，他在醫院裏住了四個月，現在要回到卑士凱陣線去參戰，爲自己報仇了。

『你看，先生，』他對我說。『看，我是排槍隊子彈下的逃生者！』他指出兩個深傷痕給我，一個在左手，一個在臉上。『這件事情真奇怪，有時候連我自己也覺得懷疑。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麥里達的警察悉數被紅軍所擒，他們把我們帶到巴查陀茲 (Bajadon) 去。有一天，是八月二日，紅軍決定槍斃五十個囚犯。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們被推着面向一道牆，小機關槍開始發射了。

『我們的家眷也是俘虜，他們被關在監獄中，在那裏婦孺們可以從窗口看他們的丈夫與父親被屠殺。這些可憐的無辜者不久也被殺害了。當叛軍進巴查陀茲城時，他們發現警察的小孩們被掛在大街上的窗口，和肉舖中的綿羊一樣。

『話講回來，說到我的被槍斃，我的同志一個個倒

下來，有的因爲怕死，說不出話，有的奮勇喊出最後的呼聲，『起來吧，西班牙！』這時我覺得好像有人在我胸前打了兩大拳，我也倒下來了。不過我假裝已死。我倒在我們隊長的腳下，他是一個嚴正的人，部下都很喜歡他。他的屍首跌在我身上時，血液與腦漿濺滿我的臉。接着我的創子手走向前來，給我最後一槍，那粒子彈射穿我的左手，擦過頭皮，並沒有多大傷害。我清清楚楚地聽見一個紅軍對另一個紅軍說，『別再開槍！他們全死了。別再空耗軍火！』接着是長時間的靜寂，於是夜來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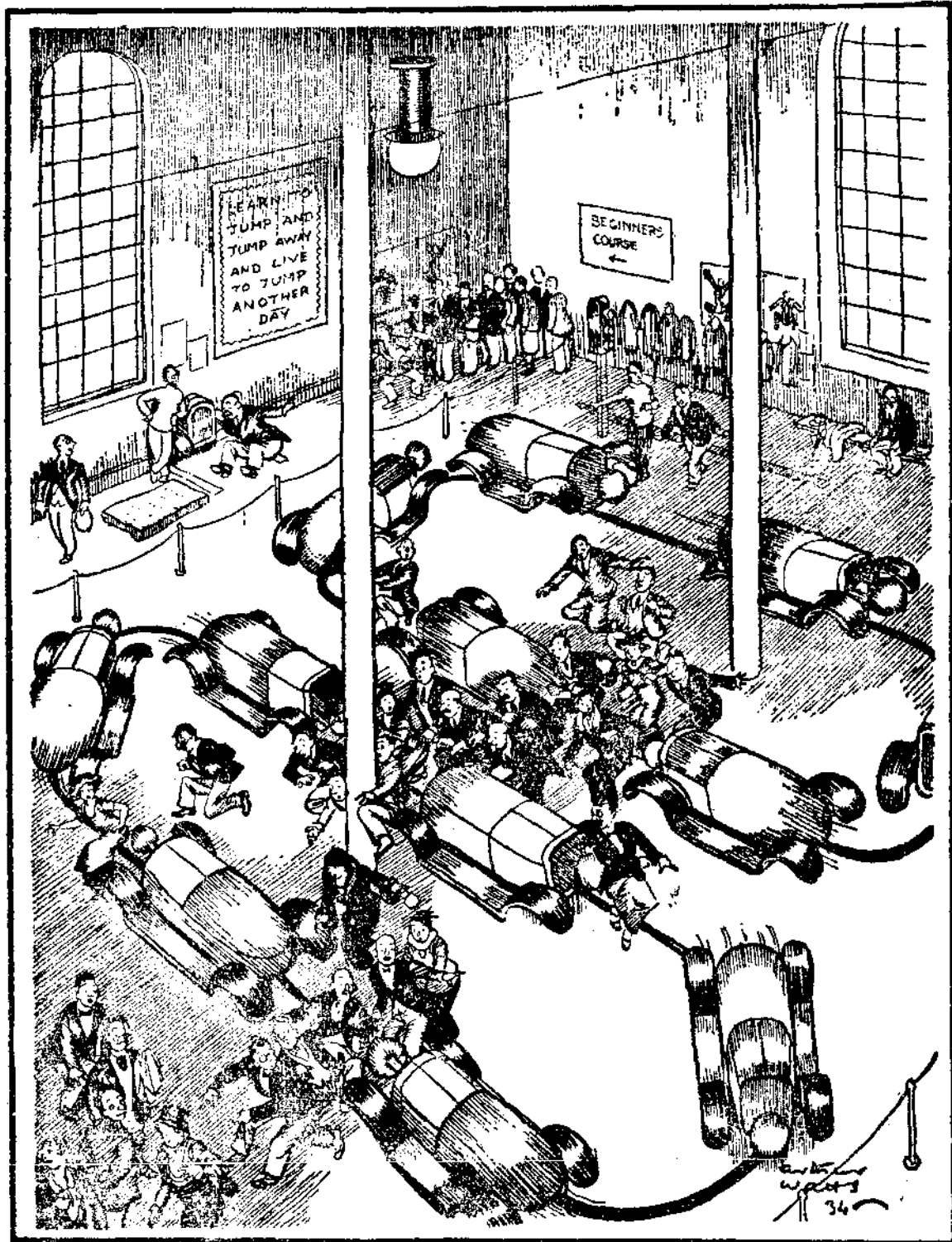
『我們的創子手離開監獄時，忘記把門關上了。何必關呢？我們不是全死了嗎？除我以外全死了。在夜裏，我從那堆屍首中爬了出來，死人復活了。我走了兩天，走過隔開巴查陀茲與葡萄牙邊境那三哩路。我在那兒住在醫院裏，等着佛蘭科將軍的軍隊來。』

這受傷的人用他那殘傷的左手，那隻擋開最後一彈的手，搓着他的傷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巴黎

“Gringoire”雜誌。

行人學校

轉載笨拙



現代都市行人學穿馬路圖



科學家又發現一種新合金了嗎？化學家已經發見一種爆炸力很強而製造費很低的化學藥品了嗎？機械專家已經發明一種殺人的新利器了嗎？這便是戰爭的胚胎。

未來戰爭利器

陳未鳴

——Edwin Armstrong 原著 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號常識雜誌——

有些人以為戰爭是以「宣戰」開始，而以「休戰」結束。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戰爭不是在戰場上舉行，而是在那些運籌帷幄的計劃者的心中舉行。今日的戰爭是在化學實驗所里爆發的。現代戰爭是由科學家設計的，上戰場的軍士，不過是次要的角色。科學上的專門發明，是比軍路上的進退更重要的。在軍略家和參謀的心目中，化學與冶金學比「國家主權」或「國際恥辱」意義更為重大。

科學家又發現一種新合金了嗎？化學家已經發見一種爆炸力很強而製造費很低的化學藥品了嗎？機械專家已經發明一種殺人的新利器了嗎？這便是戰爭的胚胎。鬥爭便是由這裏發動起來的。

關於軍火的發展問題，我們當然應該先研究大砲，或步兵所用的其他武器。世界大戰的退伍兵，聽見有人提起那種舊式的戰壕臼砲，便會覺得不寒而慄。事實上，這僅是一顆以簡單的野砲放射的炸彈。這種軍器缺點很多。笨重一些的炸彈，因為設計上及放射上的缺點，發射出去時總是以「滾」的方式前進，不像真子彈那樣

地尖頭向前突進。這種炸彈常常不會爆炸，因為導火線的方法不大適當。德軍有時把敵人射過來的炸彈再拋回老家去，以為笑樂。

新式的砲彈名叫史篤斯·勃蘭脫(Stokes-Brandt)，兩邊有翅膀，出砲膛後飛行甚速，尖頭着地，即爆炸起來。專家試驗之結果，證明這種新砲彈使用時可以瞄得非常準確。

專家製造了一種最新式的砲兵彈藥車和自動鐵甲汽車，以載運這種野砲和砲彈。不要以為現代的運兵汽車還是那種舊式的貨車，像銀幕上的那樣，在泥濘中拋錨，不能走動。現代的運兵車全是那種六輪或八輪的新式大汽車，車上配着一種開路的特別儀器，可以一直穿過你家的後天井，或開上山坡。

其次，我們可以談談機關槍。最新式的就是現代匪徒和警察拿在手上的那一種，其力量之大，效能之高，是盡人皆知的。這種新機關槍也叫做半自動式的來福槍，重量只有十六磅，一分鐘可以發出六十發子彈。這種武器使用起來極為簡便，毫無訓練的新兵，也可以運用自如，因為射擊時無須瞄準。在歐戰期間，普通的機關槍槍身笨重，現代的專家已經將其重量大為減低，又把機器弄得更為簡單，免得傷及使用者；同時射擊的力量也增加到一分鐘六百發。使用一架機關槍的兵士，已經由六個減至兩個。然而，最重要的改良倒不在機關槍本身，而在槍彈。

有一個名叫格立治(Gerlich)的德國人，近來已經製成一種新子彈，叫做「格立治·哈爾加超等槍彈」。軍火廠的大老板和軍器專家是澈頭澈尾的國際主義者。格立治先生已經在英美兩國取得這種新槍彈的專利

權，無論甚麼國家發生戰爭，無論國際局勢變化到甚麼樣子，他總可以徵收他份內應得的「戰爭特稅」的。沒有人覺得這是怪事。

格立治槍彈是一種鉛製的或合金製的新式子彈，速率很大，製造費又特別便宜。這種槍彈能貫穿一吋厚的鎢鎳鋼片；在試驗的時候，甚至能貫穿三層鋼版。其發射速率是每秒鐘四千四百四十五呎，換一句話說，一秒鐘幾乎可以飛一英哩遠。輕坦克車上的護身鋼鐵，碰到它簡直毫無用處，因為這種鋼鐵最厚的地方也不過一吋的三分之一。

格立治發明了一種槍彈，彈身頗闊，彈端又鈍又粗，可是當它由圓錐形的槍膛裏飛射出去時，却能馬上變成又長又狹的怪東西。為消滅磨擦的阻力起見，他使這個子彈長了兩個「翅膀」。他用這種方法使鉛貫過鎢鎳鋼片。他將來的報酬一定很大。他不但是個科學的魔術家，而且也是個聰明的經濟家。鉛比鎳便宜得多啦。

那樣小型的山砲，今日已經改良到盡善盡美的地步。其射程已由八千八百餘碼增加到一萬八千碼，攻擊的範圍可以伸展得很廣。它現在是由六輪的商用型大貨車裝載的，行駛甚速，運用尤為靈活。那種笨重的舊式鋼邊輪，今日已經變成古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將看見這種攻擊力極強的小山砲，以一小時三十英哩的速度，到處橫衝直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退伍兵看見這種武器，一定會驚得目瞪口呆的。

我們現在可以談談各國軍事領袖所最關心的「準備」計劃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齊伯林飛艇飛渡英吉利海峽去襲擊倫敦，安然而返。德國的飛機依一定的時間轟

炸巴黎，其期限之準確，委實令人吃驚。聯軍的飛機，也曾跟它們竭力抵抗，可是它們依然是橫行無忌。爲甚麼呢？因爲擊毀飛機和飛機的唯一有效武器，是一種安放在地上的，射擊準確的高射砲。這種東西當時還未發明啦。

一九一八年型的高射砲，須用眼睛去偵察標的的所在，然後把所得的結果，化成發砲的角度和砲彈爆發的時間；在這裏，砲手的觀察是否迅速而準確，自然是最重要的條件。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障礙：就是時間的成。因此，高射砲的射擊常常收效甚微。

自從那時以後，高射砲已經得到幾樣新發明的幫助了。開頭有無線電，接着又有商業電機及有聲電影等新工具，使軍事專家可以作聲浪的實驗。於是高射砲漸漸受了「電耳朵」的統制。不久，專家發明一種簡單而準確的儀器，可在四分鐘前偵知飛機即將光臨，換一句話說，當飛機尚在十六英里之外，聽不見聲音時，這個儀器就可以先發警告。經過了長期的實驗之後，專家又發明一種測量高度的儀器，利用電力，使之與計算機及望遠鏡連接起來。有這麼一套儀器，飛機的將來位置，都可以準確地偵察出來，由電力自動地記錄在高射砲的針盤上，使砲彈在一定的時間內，朝一定的方向發射出去。

這種可以擊毀飛機的防守武器，在技術上，是比飛機更高超的。這種儀器的功用和效率，遠在人類智能之上，因爲它可以「想」得比砲手更迅速，更準確。它在數學上，計算起來是不會發生錯誤的。

配着這種新儀器的高射砲，射擊起來幾乎可以百發百中，飛機碰到它只有死路一條。這種高射砲的砲彈直徑三吋，爆炸時其碎片散成一個香菰形，週圍甚大，其直徑至少有一百碼；爆炸之後，那些碎片還可以向前直

飛一百碼，繼續其破壞工作。高射砲只須把砲彈射到近飛機三百呎的範圍之內，便可以完成其使命，因為砲彈爆炸時可以散出三十三磅的炸藥。不但如此，高射砲總是四架放在一處的，每架一分鐘可以發射一百發的砲彈，換一句話說，差不多每秒鐘兩發。而且，只要二十秒鐘的工夫，便可以把砲彈發射出去。這種砲有一萬四千碼的射程，可以直上天空八英里。所以飛機如果想避免這種防禦利器的射擊，非在同溫層上飛行不可。此外，如果飛機給雲霧或濃烟掩住，還有一種「記錄的經緯儀」可以應用，使砲手知道他們所發的砲彈是否已經中的。這種新武器是費了十六年工夫，才弄得這麼完美的。

以上所說的僅是未來戰爭中的幾種新武器。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科學家就是這樣跟軍事家通力合作，用專門學識、經驗和技能，去創造日新月異的殺人利器的。

土地分配不均

地球上可居住的土地，四分之一屬於六個國家。其餘的四分之一土地，則由其他六十餘個國家瓜分。全世界的土地，包括肥沃的，瘠薄的，好的，壞的，一共只有五千七百萬英方哩。英國佔一千三百十七萬二千英方哩，換句話說，差不多佔全球土地四分之一。世界次大的地主是蘇聯，佔地八百十四萬四千英方哩——約全球土地四分之一。法國居第三位，約佔五百萬英方哩；第四是中國，約佔四百二十五萬英方哩；第五是巴西，第六是美國，各佔地約三百萬英方哩。

——William Philip Simms 在紐約世界電報上的話。



拍賣的人飛也似的跑開去。一壁拖着那一對可憐虫，一壁高聲喝價：『有沒有人加價錢，買我這粒寶貝夜明珠！』

奴隸市場 畢裕

Ignatius Phayre 原著 節譯自

一九三五年四月號現代史料雜誌

不久以前，著者立在摩洛哥的一個市場上，四圍土牆子，一頭好太陽，親眼看見一輩男女老少，黑也有，白也有（白的是摩爾人），像牛羊一般的被人家拍賣，賽似希臘的戲劇。那傷心慘目的一幕，是以七個販賣人的念誦禱詞來開幕的。他們爬上人堆裏的高台，手挽着手，為當天的營業喝着好口采——『靠着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上帝的名頭！』

在這寬闊的市場內，或蹲或立的聚着好幾百衣衫漂亮的人物。一個販賣人縱跳跳的跑過，一手拉個肥瘦適中的年青黑炭頭，另一手拖個修短合度的摩爾大姑娘——『偉大的上帝——啊，諸位老爺，瞧這沙漠中人的猛勁兒和俏勁兒啊！』——那時有一位看客打招呼了。我們的販子飛也似的跑到他的面前。這位老爺輕輕的把那女孩子查看一番。出價是三百塊錢。拍賣人又飛也似的跑開去，一壁拖着那一對可憐虫，一壁高聲喝價：『有沒有人加價錢，買我這粒寶貝夜明珠！』在中央的一張粗桌子上，坐着幾個懶皮懶骨的書記員，收進錢

財，寫出賣身的生死文契。

現在有十五個國家做着奴隸的買賣——內中有幾個還是國聯的會員啦！在國聯的一分子阿比西尼亞王國裏面，奴隸和農奴們制度已是根深蒂固。牠的統治者，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是個新派的思想開通的人物，可是在他的國境內，至少有二百萬的奴隸，從內地的種族中強取豪奪而來。黑夜裏，千餘的火鎗手和投槍手侵進一個村莊，吹起了尖銳的號角，一邊狂叫，一邊放鎗，鬧個天翻地覆。然後縱火燒屋，在混亂中逢到了老頭子就殺掉。生病的和衰弱的就讓他們死在倒下去的地方，給野獸當點心。年青的男女和孩子們全給他們圍起來，套上繩子，縛在車上，做一大串人的尾巴。有一次，有多至八千的圓顛方趾之輩，被擄掠去充當「國內」市場的貨品。

在政治上更含危險性的，乃是那班有組織的阿比西尼亞人，在英國的領土上出沒擄掠。過去幾年，這種事件至少發生了兩百次。牛羊被他們趕走；象牙和人口被他們拖着跑。凱尼亞（Kenya）和索馬利蘭（Somali-land）也受過同樣的劫掠。在又髒又熱的阿比西尼亞的低地上，到黑人村莊上去捉新奴隸乃是常事。皇帝的勅令，只能叫這些犯罪的勾當，來得更鬼鬼祟祟。那大皇帝是用盡了方法去禁絕奴隸貿易的。他曾經在阿京設立了一個禁止奴隸的機關，而且還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去和這累世相承的奴隸制度相搏鬥。

無論是把奴隸當作絕對的產業，像在亞拉伯一樣，或是用農奴制度，勞役償債，強制服役等樣式來遮遮掩掩，像在南美洲和葡萄牙殖民地上一樣，大家的目的都在利用奴隸去做工。

但是，非洲終究是『這一行勾當』的大商場。巴黎馬丁報“Martin”的訪員說，阿比西尼亞的低等種族，常常以兩腳獸供給阿京和其他國內市場。他們可以用擄掠也可以用談判的方法去得到奴隸。一個亞拉伯的販子對馬丁報的訪員說，『當一個村莊窮到了透頂，或是牠的會長不願意繳納租稅，我們就替他們了結那一筆租稅帳，由他們徵集奴隸來償還。我們把那些奴隸安放在一所山石磷峒的山莊裏，假使我們出一筆款子當費用，他們的武士就會來替我們看守貨物。』

他們引領那些白人們去看一批奴隸。穿着狹窄的甬道，這幾位參觀者經過了許多沒有窗子的牆壁，然後踏進了土院子，院內立有全副戎裝的看守，守護着神祕的地窖。有一個看守『掀起了地板，我們就向下望去。在這地方，我們看見四個睡着的女人。在另一個黑獄裏又是三個女人，在又一個黑獄裏是四個男人。他們都是連眼皮兒也不動的；那時候，他們一定是已經半死不活的了。』

『我們今夜動身，』那亞拉伯人對他的法國客人說，『我們只在夜間趕路；這樣比較來得穩當些。』

那些法國人跟隨他到意屬索馬利海岸外的一個島上，他們的奴隸就在那裏發賣。爲了安全起見，那販子替他一船的『牲畜』打好了阿京的護照。他們現在是裝作向聖地前進的回教的參聖者了！

這是歐洲的軍艦設法要撲滅的無恥商業。英國海軍的防範，使世界最熱的海上發生了無限的緊張。小兵船在波斯灣中游巡，防止人口和槍械的販賣。英國的船隻，受了意大利砲船和法國小艦的助力，在販運奴隸的要道紅海上守候着。可是，她們的努力爲效還是甚微。

『我們有時也捉到運送奴隸的帆船。』一個在亞登（Aden）的海軍軍官對我說。『但是牠們的行動真是敏捷得可以。他們也有他們的密探組織，而且還有我們不能跟進去的淺水的礁湖，作為躲藏的地方。每個船主都是潑天大膽的水手。他可以不用一點燈光在黑暗中行船。他貼着岸邊飛駛，在沒有別的船隻能夠安全渡過的多石的淺水中穿過去。我們捉到一隻船時也許已有十幾隻船在亞拉伯靠岸，把他們的活貨色，出卸到麥加（Mecca）和泰府（Tair）兩個主要的市場上去了。』

有一艘英國貨船的船主，在清晨瞥見了一艘這種運送奴隸的船隻，『強壯的黑人，密層層地坐在敞開的甲板上的棧子上，他們的腳踝，顯然是縛在船底的。十二個或十四個人肩摩踵接地擠成二十行。那就是說，一隻船裏就有二百至三百的可憐蟲。』在這種情形之下，那英國的船主也是無能為力，只好拍出無線電，報告這運送奴隸的船隻的地點，希望三國的軍艦中，有一隻能捉住牠。

世界上有四十個國家，在國聯的禁止奴隸的協定上簽字，但這協定的力量是薄弱而鬆懈的。英國張伯倫爵士想要制定一條法律，把偷販奴隸當作海盜的行徑，把犯這種罪的人處死或淹死，而且把他們的財產充公。但是反對的始終反對，結果是，當亞拉伯的經濟情形進步了時，這營業益發來得興盛。英國禁止奴隸機關中的一個退職官說，每一年運過紅海的男女老少至少有五千人，其中有許多還是從英國的領土上運來的。

奴隸們能夠苟延生命，挨到亞拉伯國境內拍賣的，時常被當作家人，受到良好的待遇。聖地的神學學生常和亞拉伯人所擁有的女奴結婚。但是由這種結合而生的子女，依夏烈亞（Sharia）的宗教法律，是屬於女奴

的主人的。同時，新的奴隸，不斷的在一個佔有歐洲三分之一的廣大的國境內登岸。依着一九二七年的傑達條約（Treaty of Jidda），亞拉伯王曾經努力和英國合作，去抑制奴隸買賣。但是，像阿比西尼亞的國王一樣，他也是獨力難支。回教允許其三萬萬的善男信女畜養奴隸，所以現在，在麥加的狹窄的街道上，你可以找到人販子的店舖。高大的屋子外面有的是石櫬子，上面陳列着要出賣的男女老少。

除了西門夫人（Lady Simon）所開的對證的藥方外，沒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終止這罪惡。她是英國外相的妻子和禁奴運動的主要人物。她說，『我們只有一個武器，就是公論——在人類進化的路程上，公論是最弱的，同時也是最強的武器。在靜默的時候牠是弱者，但是，當牠受了激動，達到了狂怒的頂點時，牠却是無可抵禦的偉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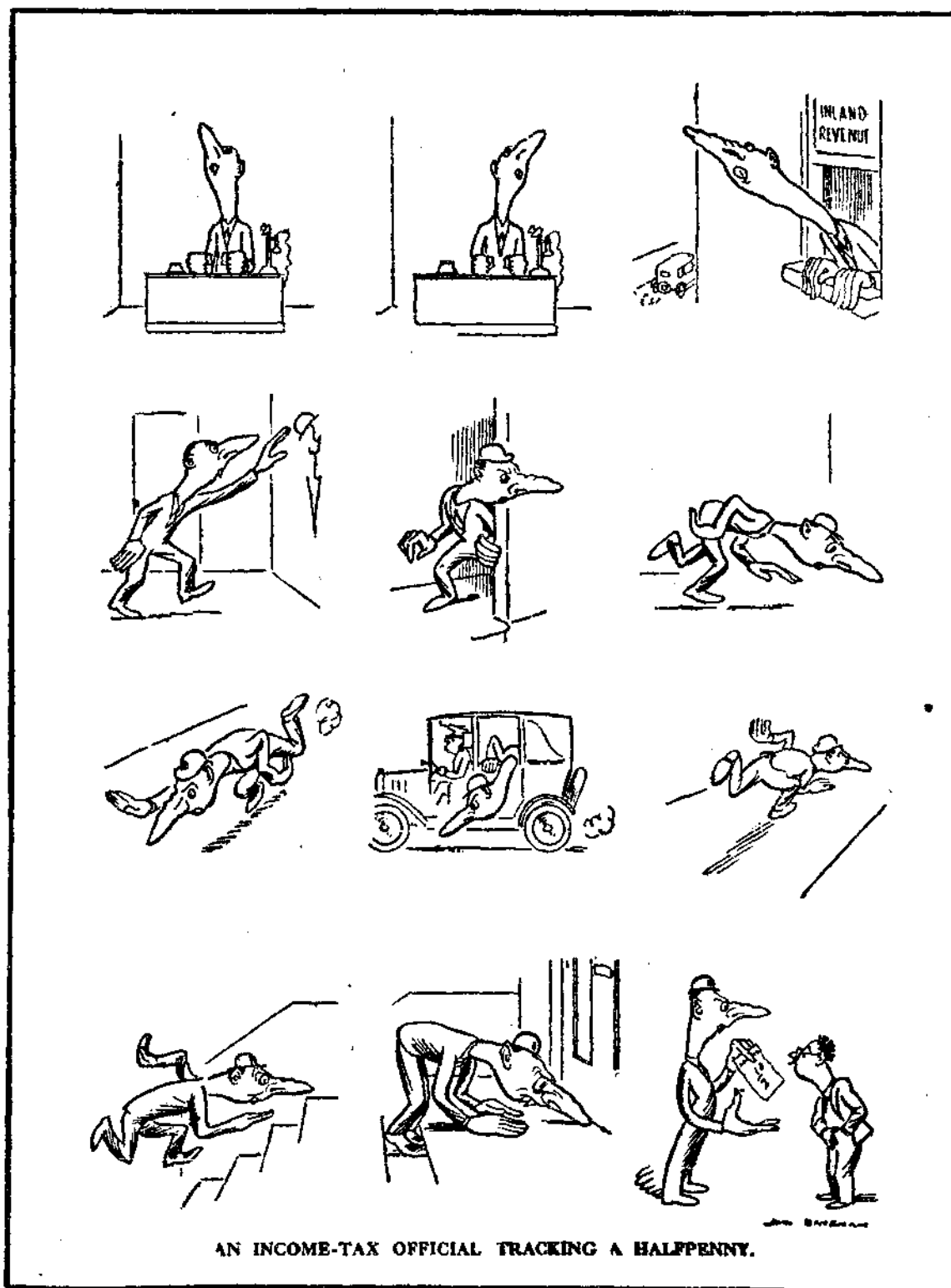
古 今 的 皇 帝

在古代，皇帝的衛隊中有一個衛兵，名義叫做『床鋪跳躍者』，其職務是每晚於皇帝臨睡之前，坐在皇帝的床上遍處跳躍，看看有沒有敵人在皇帝的被褥下潛藏刀劍等物，謀害元首。

英皇喬治六世依英國的憲法，擁有極大的權力。他可以不跟國會商量，封每個英國國民做貴族，可以特赦全帝國的囚犯，可以解散海陸軍，也可以把海陸軍的一切用具和武器全部出售，連大戰艦也可以隨意賣掉。——Freling Foster在“Collier's”雜誌中的話。

收 所 得 稅

轉 載 笨 拙





借愛神的箭頭來賺錢的生意經。

婚姻通訊社黑幕

袁學中

——Perrion Maxwell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真正的美國雜誌。

將獨身者的心嵌進可愛的洋錢眼裏，這是美國新興事業之一。這事的主持者是誰，很少人知道，他們事業的成功不必靠宣傳廣告。他們只要很少的資本，便可推動這種事業，而獲利却能超過全部投資。這是『藍鷹運動』所沒注意到的一種事業。

千萬個想獲得圓滿婚姻的人，因受了價目公道的引誘走到死路上去。這種事業發生於一些冒牌的『通訊社』裏。這些通訊社從來沒有向政府登記過。他們的總機關永遠只是一隻郵政信箱。

這種通訊社是偉大的美國人的愛情遊戲場。

這種通訊社，究竟有多少，數也數不清。俄亥俄，甘撒斯，印第安那，密蘇里，依里挪，加利福尼亞，每州都有十幾個，多數以私人的名義出面。他們打倒那種用笨拙的廣告或幼稚的乞憐式的落伍婚姻術。摩登的戀愛是突擊式的，普通那些不識字的人便懂得這心理學原理。他們已知道怎樣趁『壽頭』心里活裏活動的時候去賺他的錢。那些容易衝動的青年男女，老處女，一大批少年或老年的舞男，是他們最好的主顧。

非常甜蜜，非常關切！譬如一位職員，在他印好給女性的樣信中這樣表示：『當這偉大的世界中，有溫和而有為的男人等着你，要用蓬勃的愛來使你快活時，你爲甚麼要過着寂寞煩悶的生活呢？』只要兩塊錢便能得到一個愛人，一個快樂家庭，和一本銀行支票，……那一個『羅曼司』的渴望者不要呢？

愛神的媒人們都很熱心地說：他們的女主角是世界女性當中最美麗的，最熱情的，最忸怩的，最真淑的典型。而男主角呢，是紳士中最軒昂的，最溫雅的，最忠誠的，更兼有『萬貫家財』。

這種快樂的工作或許會被這些不自私的人做成功呢。梵賽波羅四號信箱，國民通訊社的經理客來輔，用巧妙的方法滿街宣傳着：『如果你因情場失意而懊喪，請不必灰心，讓我們來試試看。』他出版一份四頁的報紙，並且叫他的記者去留神打聽有銀行存

款的人的婚事，下邊是客來輔哲學之一例：

『假使你是一個正在創造事業的青年，而一錢莫名，你爲什麼辛苦一生，到老年仍是兩袖清風呢？爲什麼沒有人幫助你分擔肩頭重荷？這裏有一條康莊大道。我將告訴你怎樣走。……社會上有一大批孤零零的女性，她們所擁有的財產值二十萬元，現在，她們僅和自己的社會發生關係，很少有接近合意男子的機會，所以她們便加入我們這最摩登的婚姻通訊社了。……這是諸位的機會……』

如果你賜下兩塊錢來登記一下，客來輔將一手包辦，使你可以遇到『合意的女人』，而且和她結婚。你加入通訊社，目的自然是想結婚，你在雜誌或報章的底頁上可以看到徵求社員啓事，這種廣告欄並不引人注意，他們由郵寄一小卷複寫的宣傳品給你，上面告訴你說：

「無疑的，你那獨身者的戲也演夠了，很想知道好家庭和賢內助的快樂和滿足。你需要這麼一位，可以信托而能和你共甘苦的人。你一天天地老了。時光偷偷地溜過去了。如果可能的話，你應當及時行樂，奮發起來。決定改變現生活吧，當你拋開這封信以前！將你自己的意見，立刻填入這志願書，乘現在本社特價期間，連登記費從速一併賜下。如要嚴守秘密，請在登記費（原定五元，特價三元）中附加一元。」

這就是俄亥俄鐵芬一二八號信箱，忠信社經理渴爾思給你的忠告。他的話可以代表這種通訊社的宣傳大綱。

你依該社特價辦法，寄出兩元，三元，或五元了。過了不久，你必定會收到通知信，說「你的不快活，沒有愛，無人賞識的期間快要過去了，因為有一位美女已愛上你了。」換一句話說，你可由一張印着幾百個名

字的名單，選擇你所喜歡的人。當你選好要寫信給女士或先生時，有一頁指導書叫「情書作法」可以幫助你。如果仍寫不下去，可參考另一份「追求方略」。「本社的辦事員很小心地讀你的意見和要求，準備着千把張卡片，把你的姓名，住址，意見，記錄下來。」然後「固封」寄出。於是「那個愛上你的便會寫信給你，並附上他們的照片。」

在不知不覺之中，你以為新婚燕爾的日子就要來臨了。且慢，事情或者不這麼順利呢。因為那第一批的千把人收到你的情書時，對你並不特別注意，雖然你描寫得也夠使人欽佩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得向另一組人作同樣的追求呀。自然，郵費，印刷費都要加錢，所以也不必為通訊社「特別工作」的六元附加費來打如意算盤。你如「送來八元」的話，那麼，還可以「附印一百張既漂亮又清晰的你的玉照。」

萬事俱備，你每天早上等郵差把一捆捆的信送到吧。

有人因加入這種通訊社而發生悲劇，像勃郎克斯的女傭安娜·窩爾孫那樣。安娜曾在某主人家里辛苦地做了十四年工作。工資很少。她把工錢全部存在銀行裏。雖然她是粗手粗脚的農民出身，但出落得並不粗俗。她能勉強地讀書寫字，她感到青春已逝，便想得到男子的憐愛，組織一個家庭，於是便看中了現已停閉的愛神指導社。

她的拙劣的信發出後，便得到一封複寫的信，叫她在一星期中填下她的志願。她很興奮，填出她的身長，體重，膚色，丈夫標準，及她所有的財產數，並且附了一張嶄新的五元鈔票寄去。

愛神指導社很漂亮的社長的回信立刻來了，說他非常快活，有一位這麼溫柔美麗的新社員。他担保

她的婚姻在一二月內成功，還寄到一張社員證，上面畫着許多愛神和許多刺着箭的心。附註裏叫她再寄五塊錢去，社裏可以用非常秘密的辦法，替她很謹慎地發出她寫給求婚者的情書。安娜自然不要人家知道她的冒險，便又送了五塊錢去。

信開始來了。雖然蓋着國內各地的郵戳，但字句却大體相似。安娜不知道通訊社的代理者各處都有，以一元一百張的代價來印鉛印信並寄回信。回信很多，但都不很動人。有一位密尼蘇坦州的獨身農夫，願獻出六百英畝田來博安娜歡心，並且仍讓她處理自己的錢。他是個六十歲的跛子，但却有一顆良善的心。安娜不喜歡他送她的照片上那一雙『桃花眼』。南部一個大學生直截了當地說，他不管她是否比他大二十歲。他可以娶她，只要她捐兩千元給一個圖書館，供他作生物學的研究。安娜不懂他說的是什麼話。

她加入這個通訊社並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於是又寫了一封亂七八糟的短信給社長。回信說如果她要馬上成功，必須將她的照片送去，要和原來一樣美麗的。自然囉，他說，照相是貴的，但社裏可以廉價添印，只需十塊錢一打。

安娜自己並沒有照片，於是便送了一張掛在牆壁上的已弄污了的瑪麗璧克馥（按 Mary Pickford 係美國著名電影女明星）的去。還是很早很早，不知那個送她的。並且寄去二十元血汗錢要添印兩打，附郵費一元二角。愛神指導社的辦事員們原是認識璧克馥的，但他們也沒有異議。安娜並不想騙誰。她只要一個丈夫，馬上要。在社裏寄出第一批印刷信以前，她在她選過的末一組名單中得到一位了。

這位恩人的信上說，他是一個開礦的工程師，將離開墨西哥去經營一個大礦。他在那裏生活很孤寂。

他看到安娜的信，愛上她了。他有錢。問她可願意要一個粗笨的戶外工作者做丈夫？他叫約翰司登，送上一張自己的照片，非常像雷克斯·比契（Rex Beach 亦係美國電影明星）。問安娜可願意到阿爾卑尼去會面，在那兒結婚，再到阿地隆大克的冬天營幕中去度蜜月？最好把她的存款帶走，他們可以馬上離開墨西哥。但這是小事。

安娜由銀行領出她的五千塊錢，辭去職業，破題兒第一遭搭火車到紐約去。她只和主人最小的女兒說她要走了。六個月後，音息毫無。後來她的屍體被一位獵戶在北方森林中發現了。她的丈夫，一個同社的社員，始終沒有找到。

這種騙人的事業不怕任何城市的法律，繼續不斷地在引誘一般易受衝動的未婚人士。不曉得政府為甚麼充耳不聞，不加取締？



他用無線電播音，去幫助人家解決切身的困難問題，造福社會。

偉大的播音家 潛流

——Margaret Case Harriman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

十月二十六日及十一月二日的《紐約客雜誌》——

在泰洛 (Marion S. Taylor) 開始用無線電廣播他的『經驗之聲』(The Voice of Experience) 的七年間，他收到全美國寄來的信件，共達三百萬封。那些煩悶不樂的人，受人欺騙的人，和進退維谷心曲惶惑的人，都寫信向他請教，每星期的六日間，泰洛將特別選出的信件，在無線電台，高聲誦讀，討論其中的問題，然後提出一個很合理的解決方法。

在秋冬二季，每日所收到的信件，數約五千封，他的辦公室，有職員三十五人，他們的工作，是選出一種信件，其中所提出的問題，最能適合多數人的需要的。泰洛不願意有人親身向他提出問題。他說，人們對於一個無名氏的聲音，會較為信任。他的信紙，只印着郵局信箱的號數，他的辦公室的地址，也沒有掛在樓下的行名牌上，或印入電話簿內。他並令電梯的司機人，對於詢問其地址的生人，報以不知所云的態度。除他的個人信件外，甚至

簽署銀行支票，都是用『經驗之聲』。播音的職員，都稱他爲『經驗之聲』。他的手提小箱子，也只寫着『經驗之聲』的略語 V.O.E. 三個字母。『經驗之聲』每次播音時，總回答四五封信的問話。截至一年前爲止，戀愛可說是最常提出的問題，嫉妒也是一種使人煩悶的原因，但是目前多數人所向他提出的問題，是失業和經濟困難了。『經驗之聲』從來沒有找不出答案。有一次，有個署名『討厭』的人，在信中說：『我的母親要在我舉行婚禮之時，高聲叫喊。』『經驗之聲』便在無線電中，向做母親的很嚴厲地斥責，結果，婚禮得以安然舉行。

其餘在無線電中沒有得到答案的人，都收到一封回信，有時，信中還附寄一二本合用的小冊子。小冊子共有一百多種，是『經驗之聲』編的，冊中把各種疑難的問題，詳細討論，並加以解答，每本售美金三分。在一九三四年中，共售出一百二十五萬冊。此外，還有由『經驗之聲』裏邊，編成八本書，每本售美金一元，一年也售到一百萬本。小冊子的印刷費和郵費，以及職員的薪俸，都是由出售小冊子和書得來的款子，其餘所剩的款子，都歸入『經驗之聲』所設立的慈善基金。他本人每週播音所得的薪俸，約美金二千元，此外夏季在遊藝會和影戲院出席演講，每星期也可得四五千元的入款。在一九三四年一年中，撥出的慈善基金，計共五萬四千元。此外又撥出款子，爲一百八十九人辦理葬儀，要是沒有他的補助，那些人就得葬在義塚裏了。『經驗之聲』並聯絡了三十多個醫生，牙醫，和殯儀館，假使屬於慈善性質，都半價收費。

泰洛雖則常常登台演講，可是聽衆很少知道他的容貌怎樣。他現年四十八歲，人很矮小，頭髮已半禿了，所穿的衣服很樸素，和他說話的那種鋪張揚厲的氣概，很不相像。他的動作很快，走路的步伐，短而有力。

泰洛生於美國干塔基省路易士微爾城的近郊，是個基督教浸禮會牧師的長子。他四歲時，便開始學習鋼琴，到了十三歲的時候，已經是個樂藝湛深的鋼琴家了。當他的家搬到甘薩斯城之時，他一面在威廉書院讀書，一面跟他的父親作巡迴佈道的工作，在會場中，擔任彈奏鋼琴。

流利的口才和優美的姿態，決定了他的終身事業。他的父親常常在星期日臨時叫他向會中的兒童講道，要是講得不好，事後他還得向他的父親單獨演講一回，由他的父親加以改正。他雖則願意聽人家向他申訴苦況，但是他與多數的大演說家一樣，對於平常的談話，都不愛聽；他為人很有禮貌，但是別人說話之時，他就覺着很不耐煩。有一次，有個著作家到辦公室去訪問他，從下午三時一直坐到六時一刻，總共講不到五十句話。事後，泰洛對人說，他是個很可以結交的朋友。

一九〇四年的夏季，泰洛才十五歲，就被聖路易市所開的世界博覽會，請去表演風琴獨奏。其後數年，他決定學醫（以音樂為業餘的消遣）。他便投考太平洋大學，專攻外科。但是不幸的事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一天，他在路上被汽車碾傷了雙手，使他決定以醫學和音樂為終身事業的志願，盡付流水。

一九〇九年，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城，泰洛初次體味到人情世故，受了很大的激動。當時，他還不到二十歲，在市衛生局當細菌檢驗員。他的工作，還包括發給執照給誤入歧途的婦女，他發現有許多女子，很懊悔她們所選的職業，她們不敢回家，深恐她們的墮落生活，被其家人發現。後來，泰洛商請了他的一個朋友，是一家百貨商店的店主，替那些女子寫信給她們的父母，說他們的女兒，是在他的店裏工作，並且成績很好，但是因為身體和

那裏的氣候不大適合，醫生勸她們遷地爲良。信後並說，要是他們要女兒回家，最好寄些旅費給她們。泰洛自用這種方法，替許多可憐的女子解決問題之後，便辭去職務，到舊金山沿岸一帶去。當時，他發現了兩件事：（一）要是詳細調查，每個人的生活，都是異常動人的；（二）他的內心，有一種斷然的衝動，要去調查別人的生活。

後來他又注意到兒童犯罪的問題，被聘爲童犯拘留所的幫辦監督。同時並到處演講青年犯罪和其他關於兒童操行的問題。一九一五年他便到個夏令巡迴演講會演講。

當時，有許多做父母的，便提了許多關於管理兒童的問題去請教他，他覺得他雖然曉得如何應付少數不法的份子，但是對於普通兒童，就沒有多大經驗。他便離開夏令演講學會，到奧理岡的一所中學當校長。他以辦事的幹練，和談吐的動聽，極受學生的敬佩。三年後，即一九一九年，他再回到夏令演講學會。抱着滿懷的辦事熱誠，他以『要是夏令演講學會是我的』爲題，作了一次演講，那個學會的主人，大爲感動，便聘他做外勤幹事，終於升任該會的總幹事。

當時，無線電的事業，還是在初創的時代。那時，斯博干城有一家無線電台台主，請泰洛到他的電台演講半小時，因此泰洛對無線電，便發生興趣了。他所講的，是關於兒童的問題，並請聽衆，將關於他們兒童的事寫信給他。結果，他共收到幾百封信，其後八年中，他在美國西中部和南部五十四家電台演講。他所收到的信件，突破其中四十八家電台所收信件總數的記錄。一九二八年，他想出『經驗之聲』的名稱，在專利局註冊，在他第一次用『經驗之聲』舉行五次十五分鐘談話之後，在他演講的電台，共接到六千封信。一九三二年的夏季，W.O.R.電

台請他長期播音。他的播音，包括成人的情感上和倫理的問題，漸漸地就有很多人，向他提出他們的困難問題。他在 W.O.R. 電台播音的第一個星期，共收到七十六封信，到了第三星期，便接到一萬八千封了。

幾個月後，華西廣告公司和他簽訂合同，長期播音。在他播音的最初十三星期內，公司所售出的貨物，已經超出上年全年所售的額數。可見他播音效力的偉大。泰洛每年夏季，停止播音五六星期，目的是要到幽靜的地方去休息，可是他常常帶一個秘書，乘休息的時間，迅速地編著一本新書，或一集新的小冊子。

『經驗之聲』每星期所收到的三萬封信，大多數是由誠心求助的人，有困難和痛苦的人寄來的。但是在他的案卷內，有六個人，自認是殺人犯。他仍然為他們保守秘密。由他自身的觀點上看來，他是一個精神病治療專家，人家對他供認的事件，正和對一個醫生或神父供認的一樣地神聖不可侵犯。無論怎樣，他雖將這些信件在無線電中提出討論，可是警察局從來沒有因為那些人的案件，而去麻煩他。當那些殺人犯向他供認所犯的罪惡時，他總用話安慰他們。——他說，他們良心上既然受了極度的痛苦，最好還是把全部的事件忘掉。

他對含有自殺恐嚇的信件，都加以密切的注意，並且立刻寫信回答，因為他曾發現，在『經驗之聲』還沒有前往幫助他們之時，他們已經實行自殺了。這種信件，往往說明擬行自殺的時間和地點。有時『經驗之聲』會在無線電中，向這些人懇切規勸，有時遇着一種危急的情形，要是地點很近呢，他就差辦公處的職員霍德進君跑去，阻止慘劇的發生。有幾次，霍君和警察局的救護隊到達之時，恰巧正是緊要的關頭。

晚間，泰洛很歡喜赴宴會或到戲院去，但是他的無線電聽衆，知道這種事情，都認為那種娛樂場所，不是他

應該去的。有一次，他到好萊塢酒館去訪問歌星洛第凡黎 (Rudy Vallee)，洛第凡黎請他在無線電中講幾句話。『經驗之聲』便發表一篇很短的演說。不料在幾天之內，他接到很多信件，多數是婦女寄來的，責問他爲何那樣沉醉在夜生活裏。他的無線電聽衆，常常送他禮物，他的寓所和辦公室，常常擺滿人家所贈的銅器，時鐘，鱷魚皮和油畫等。

一九三五年，『經驗之聲』初次拍入電影，他將本身在無線電播音所得關於人類有興趣的問題，攝成一組短片，是由他自己有股份的製片公司攝製的。無聲部份的表演，由別的演員擔任；至於有聲的談話部份，則由『經驗之聲』一人擔任。

動物的壽命

世界上的百歲壽翁以女性爲多。根據保險公司的統計，全世界現在共有三十人壽命超過一百歲，其中二十一人係女性。

在出世的時候，男性平均可以活五五·三三歲，女性平均可以活五七·五二歲。到五十二歲的時候，男性平均可以再活二〇·五三歲，女性平均可以再活二一·四三歲。

下等無脊椎動物的壽命普通不上一百小時；昆蟲的壽命最短的不上一百小時，最長的到十七年；魚類可以活到二百六十七年；水陸兩棲動物可以活到三十六年；爬行動物可以活到一百七十五年；鳥類的壽命最短的九年，最長的是一百十八年；哺乳動物的壽命最短的一年半，最長的是一百年以上。——“The Pathfinder”中的話。



大家終於相信有些戲法是不在魔術家的袖管里變的了。

魔術家的報復

亞 伍

——Stephen Leacock 原著。節譯自“Literary Lapses”——

魔術家說，「諸位先生女士，諸位看見已經這塊布是空的了，現在我要從布里拿出一盆金魚來。快！」

全堂的人都在說，「啊，多奇怪啊！他怎麼會這樣呢？」

可是前排一位眼明嘴快的傢伙大聲向近旁的人耳語說，「他——把——金——魚——藏——在——袖——管——裏。」

於是大家都得意地向那眼明嘴快的傢伙點頭，說，「噢，當然的。」全堂的人都耳語起來了，「他——把

——金——魚——藏——在——袖——管——裏。」

魔術家說，「第二樣戲法是有名的印度鐵環。你們看見這些鐵環明明是分開的；我擊一下，它們都要接起來了（琅璫，琅璫，琅璫）——快！」

大家都看呆了，竊竊私語起來，後來那個眼明嘴快的傢伙又耳語起來了，「他——一——定——還——有——些——鐵——環——藏——在——袖——管——裏。」

大家又都點頭耳語起來了，「那——些——鐵——環——是——藏——在——袖——管——裏——的。」

魔術家的額上眉頭大皺而特皺起來了。

魔術家繼續說：『現在我要變最有趣的戲法給你們看了，我能從一頂帽子裏拿出隨便多少雞蛋。請哪一位先生借頂帽子給我好嗎？啊，謝謝——快！』

他從帽子裏拿出十七顆雞蛋來，在這三十五秒鐘中，觀眾開始想魔術家很利害了。可是那眼明嘴快的傢伙還是在前排耳語着：『他——藏——隻——母——雞——在——袖——管——裏。』於是大家都耳語起來了：『他——藏——隻——母——雞——在——袖——管——裏。』

這生雞蛋的戲法因此又失敗了。

事情始終這樣下去。從那眼明嘴快的傢伙的耳語中看來，魔術家的袖管裏不但有鐵環，母雞，和金魚，還有許多副牌子，一塊麵包，一個玩偶的搖籃，一隻活豚鼠，一個五角銀幣，和一隻搖椅。

魔術家的聲譽一落千丈。在那晚戲法演完時，他

振起精神來作最後的努力。

他說：『諸位先生女士們，末了，我要表演一種有名的日本戲法，是提伯拉利的土著所發明的。』他轉向那位眼明嘴快的傢伙繼續說：『先生，請你把金手錶給我好嗎？』

那人把金手錶傳給他。

魔術家很野蠻地問道：『你肯讓我把這手錶擺在臼子裏搗成粉碎嗎？』

那眼明嘴快的傢伙點頭微笑了。

魔術家把手錶丟進臼子裏去，從桌上拿起一根大鐵鏈來。台上發出猛擊的聲音：『他——把——手——錶——藏——入——袖——管——去——了。』眼明嘴快的傢伙又耳語起來了。

魔術家繼續說：『先生，現在你肯把你的手巾交給我，讓我在手巾上打洞嗎？謝謝。諸位先生女士請看，

我不騙你們的，你們可以看見手巾上的洞。」

眼明嘴快的傢伙面呈喜色了。這次這種神秘戲

法真的把他迷住了。

「先生，現在請你把你的絲帽傳給我，讓我在帽子上跳舞好嗎？謝謝。」

魔術家用腳很敏捷地在帽子上踏了幾下，把那頂踏得不像樣子的帽子給大家看。

「先生，現在請把你那假象牙的硬領脫下來，讓我在蠟燭上燒好嗎？謝謝，先生，請你讓我用鐵鎚替你敲碎你的眼鏡好嗎？謝謝。」

這時，那眼明嘴快的傢伙臉上顯出一種迷惑不

解的表情。他耳語說：「這戲法我不懂了，我一點也看不穿。」

觀眾們都鴉雀無聲。於是魔術家站直起來，以沮喪的眼色看着那眼明嘴快的傢伙，結束說：

「諸位先生女士，你們已經看見我得到這位先生的同意，把他的錢打碎，燒他的硬領，敲碎他的眼鏡，在他的帽子上跳舞了。如果他還容許我在他的外衣上畫青色的條子，或是把他的吊帶拿來打結，我是很情願再表演給諸位看的。不然的話，表演就算完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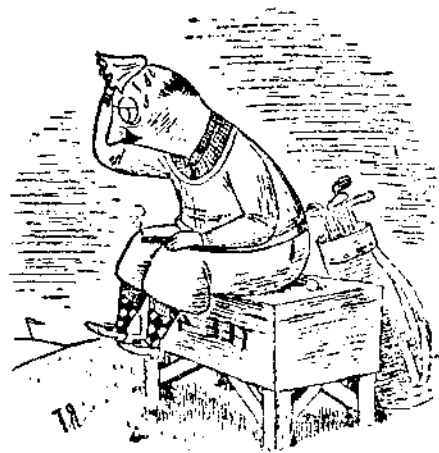
在音樂隊的奏樂聲中，幕放下了，觀眾也四散了，大家都相信有些戲法是不在魔術家的袖管裏變的。

欲求通信伴侶者注意：

筆友介紹社

是結交伴侶的最適當的方法
是生活枯燥者的交誼室

簡章函索上海郵政總局信箱六〇七號



揭開他們的白皮，他們有的是甚麼？一片爛透了的
心；一片冷酷殘惡的心。他們原來是各式各樣的流
氓。

外國人在中國 蘇 茹

——上海——冒險家的樂園 “Shanghai—The Paradise
of Adventurers” 愛狄·密勒原著 阿雪譯 廿六年三月
上海生活書店出版，四一二頁。

天之驕子的白種人，到了跟有色民族稱斤較兩的時候，自然也不談他們常引以自豪的自由，平等，和友愛了。原來斯賓塞（Spencer）曾經發明一條宇宙原理：就是力量向抵抗力最少的方面去。帝國主義的文化，帶了那更複雜的頭腦，那更銳利的武器，由西而東，賣了黑奴，宰了阿三，造就了鴉片鬼，高跟鞋踢走三寸金蓮，來福槍打倒少林拳，十字架替代了一百零八顆念珠，藍墨水浸霉了四書五經。在這一切的當中，無論那一位約翰牛（按 John Bull——代表英國——編者註，下同），薩姆伯伯（按 Uncle Sam——代表美國），或是阿貓阿狗，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有特殊的權利：坐汽車，住洋房，喝香檳，抱女人，拿『司的克』（Stick 者，手杖也）打人。倒霉的鴉片鬼，整天的供給血汗，替他們舖床，疊被，好讓他們享受『主』給的福。這就是進步的文明！

然而時代變遷，鴉片鬼們，也慢慢地丟下烟泡，熄了烟燈，開始懷疑了。花上整千整萬的洋錢，去維持一個跑

馬廐，而偌大一個地方，竟沒有一個像樣的圖書館。有好多萬的高等動物，然而一個交響樂隊，常常找不到幾個知音的周郎，而至於要解散。所謂科學也者：韋廉士的紅色補丸，逸園（按逸園係上海的跑狗場）的電兔。所謂藝術也者：西羅斯（按Ciro's係上海最貴族化的跳舞廳）的『賽克斯風』（按Saxophone係西洋爵士樂器之一種），國泰（按國泰大戲院係上海上等影戲院之一）的梅蕙絲（按Mae West係美國電影性感女明星），四馬路的照片。至於那馬賽（按Marseille係法國大都市之一）的紅燈，辟卡特來（按Piccadilly係倫敦市區名）的黃昏，哈得遜河（按Hudson River係紐約州河名）邊的泰姆來（按Tammany Hall係紐約市長選舉之匪徒集合處，無惡不作），這一套，應有盡有，全的一莊也不少。

在我們的俗眼前面，我們只看見一些穿燕尾服的外交官，一些穿黑袍的神父，和一些穿皮大衣的銀行家，實業家，貿易家。他們都板起面孔，像煞有介事；人道，法律，常掛在嘴邊。揭開他們的白皮，他們有的是什麼？一片爛透了的心；一片冷酷殘惡的心。他們原來都是流氓；各色各樣的流氓。到這東方的巴黎來，他們都想不費力地搶，不費力地偷，不費力地騙，不費力地享福。

在這黑漆一團之中，也少不了清醒的分子。這極少數，保留得一縷天真，看不慣這種種的把戲，有時也開開口，說幾句像是人說的話。也許就因為鴉片鬼打個呵欠，好像要起來了；故而他們自己，也想早下點警惕的工夫。潛意識的護短，常是人們對同類應負的責任。然而無論如何，愛狄·密勒的上海——冒險家的樂園，是一本空前的，大胆的書。在這裏，作者居然把許多人所不敢記錄的故事，罪惡的故事，許多許多拆穿了的西洋鏡，許多外

國人在中國的奇蹟，普通人意想不到的奇蹟，都給搜集起來，描寫出來。在作者毫不留情的筆下，那自命不凡的碧眼黃髮們，不論是國聯的代表，皇室的後裔，耶穌基督的信徒，玩的都是這搶，偷，騙，三位一體的方案。上海是世界流氓的消閑所在，是世界冒險家的試驗場合！讀了這本書，我們是更加明白了。

我們不便過問這胆大的原著者是何許人；那文筆流利而忠實的翻譯者，又是何許人。我們可以懸想得到：像這麼赤裸裸的一本書，開罪於全上海的優等人民，非但是不易印行問世，就是原著者與翻譯者，實在還担着一重風險。然而這風險，無疑是值得担的。內行的讀者也許要說：在這裏，題旨雖然俏皮，內容却多半是明日黃花。我們要知道，動人的一點，不是因為每件材料的本身有趣，而是因為許多同類材料，彙集在一堆，表現出那共同的意義。我們非但希望這中文本，能達到多數讀者的眼前；我們也希望那不久將在紐約書市中出現的英文本，也能引起相當的注意。

話要說回來了：外國人何以能夠在中國這樣地跋扈呢？自從南京條約以來，將近一百年歷史，演成這畸形的現狀。我們不該把責任全推給人家。從愛狄·密勒這書裏，我們可以看到，隱在那些大廈，教堂，總會，領事館的後面，還有那上海的最高權威，那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治外法權。這治外法權的創立，雖由於白人優越的力量，可是也要怪我們自己，吃多了鴉片烟，隨隨便便放棄抵抗。只是，經過了近一百年的洗禮，我們學會了『洋涇浜』（指中國化的英語），學會了『華爾茲』（按 Waltz 係交際舞之一種），學會了用電的算盤，同時也學會了那整套的搶，偷，騙。在今日的上海，黃帝的女孩兒們，常以能與猶太人往來為榮譽；而她們的『黑漆板凳』（按

husband 意爲丈夫) 尤其甘願把她們貢獻給拿著錢包的猶太人。潛移默化，我們非但忘了人家之所以爲人家，抑且把我們之所以爲我們也置之一旁了。愛狄·密勒恐也是一個『生的問答者』(按 sentimentalist 意爲感傷主義者)。他說：『一痕淡白出現在東方的天邊，淡白的裏面閃爍着絲絲的紅光。』如果上海真有那麼一天，那才是奇蹟呢！

洋鬼子的官樣文章

維 明

下述的故事，據美國賓州匹刺堡的拉比里女士 (Miss Josephine Rabbly) 說，是確實的事情。

地點是美國首都華盛頓。政府某大機關組織複雜，工作人員甚多。有一次，一個青年職員在辦公樓邊時 (我們不說『在工作時』，因爲在那裏通常是沒有甚麼工作可做的)，突然因爲消化不良，肚痛甚劇。同室的職員看見情形如此，趕快叫下級職員去拿點『蘇打』來。『蘇打』還沒有送到時，那青年已經被抬進醫院去了。要『蘇打』的命令已經發出去，沒有人想收回它，不久大家也就把這件事置諸腦後，忘得一乾二淨了。不料這個要『蘇打』的命令却在靜悄悄地實行起來；關於這件公事的文件由一個辦公樓送到另一個辦公樓，一司過一司，一局過一局，一級過一級，沿途『等因奉此』下去，獲得各種必要的簽字和印鑑。三星期後，負責人員把值美金一角的『蘇打』送到那位青年服務的辦公室去。沒有人知道送這點藥要做甚麼用。後來經過一番查考，才把悶葫蘆打破。於是他們開始調查這位青年的去處。結果費了五天的工夫才找出來。那青年已經死了。——原載『Collier's』雜誌。

讀 · 西 · 風 · 的 · 經 · 驗 · 子 · 龍

(學大旦復海上)

走進所謂『文化街』上的雜誌公司，驟然一看，真要驚歎中國出版界的進步了。不說別的，單看裸體照片的雜誌，也有十數種之多，可謂『美不勝收』了；其餘各科各門的，都密密地排列展覽着，真是洋洋乎大觀！但是倘然駐閱十五分鐘，則覺得要替大好白報紙或道林紙叫冤了，因為它們被糟塌到這樣地步，被擺在那裏預備侵吞讀者的光陰！

西風出來後，大家公認是一個具有至高價值的雜誌。它每期出版，可供我玩味半月；從創刊到現在已出了八期，我對於西風的讀法，前後也頗有不同。我第一次買到的西風，自然是創刊號，當時翻開目錄一看，使我驟吃一驚——這一驚，好像鄉下人走進了完全『摩登』的百貨商店，倘引用舊典，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目錄上的每一篇名，都能提起我的精神；因為沒有方法可使我同時吞下這許多，躊躇半晌，才決定先看其中最配胃口的。於是我照目錄上註明的頁數翻去，然而當時還沒有翻到那目的篇，我的眼睛却又被另外一篇的字行所誘，而無法不繼續看下去。後來我恍然大悟：原來西風上每一行文字，都可與我的生活發生關係！此後讀法就改變了，我翻到那頁就讀那頁，不再在目錄上『徘徊』了。

不久，我發覺如此讀法也不好，於是另想方法：開始抑制我的情感，依照目錄上的次序，一篇篇讀下去，有時因為捨不得一口氣讀完，便規定每天讀一篇或兩篇，這樣每期西風可調劑我半月以上的生活。



西書精華

讀完一篇等於看一部好書

神秘人類 MAN, THE UNKNOWN 黃嘉音

——Alexis Carrel原著。一九三五年紐約 Harper 兄弟書局出版。——

本篇是『神秘人類』一書後半部的節譯，詳述人類種種神奇的精神活動及適應作用。作者以淺顯的文字，流暢而富有魅力的語氣，把人人所應知道的人體機構及作用，揭發無遺。這種沉悶的題材，而寫來這樣活潑趣味，實為所謂科學小品者之模範作。

上期所載者係本書前半之節譯，關於人類身體及生理活動之一部。關於本書作者的傳略，以及國外書評家對於本書的評價，均已登載上期本刊中，讀者沒有看過的，請翻出來參考。

嘉音註

精神活動

大腦中心一部份是流質，包含着分佈全身的腺與細胞的分泌物。因此，身體上各種器官，都存在大腦的外皮中。當血液與淋巴液中缺少腎腺的分泌物時，病人便陷於精神頹喪的狀態中了。大家都曉得人類的性格怎樣因肝臟、腹部、腸胃的疾病而改變。很明顯地，這些器官的細胞，散佈某種物質到身體上的流液中去，叫我們思想與精神作用發生特殊的反應。

罌丸對於思想的性質與力量，有很大的影響。普通講來，偉大的詩人、美術家、聖人和征服者，性慾都是很旺盛的。生殖腺之割除，對於精神現狀，產生了一些改變。當愛情的目的不能達到時，思想就受了激動。如果美埃脫利絲 (Beatrice) 不是但丁 (Dante) 的情婦，也許不會有神曲 ("Divine Comedy") 這本書。我們普通都曉得，縱慾無度妨礙智力的活動。智力要得充分的發展，一方面固然需要成熟的生殖腺，另一方面也需要對於性慾暫時的壓抑。

當妒忌、怨恨、恐懼這些情緒成了習慣時，我們的器官上能因此發生變化，真疾病也會產生出來。精神上的痛苦對於健康有極大的損害。不懂怎樣避免憂慮的商人，往往早死。情緒由管制血管運動的神經，來決定小血管的擴大或緊縮。因此血液的循環也隨之而改變。歡暢叫臉皮漲紅，恐懼叫臉皮發白。情緒的情狀有時促進腺的分泌，有時停止腺的分泌，有時改變其化學成分。醫學界已經證明，精神上的刺戟會叫血液產生很大的改變。

思想能叫器官發生障礙。現代生活的不安定，不斷的騷擾激動，造成了種種意識狀態，叫腸胃發生神經質的與官能上的疾病，營養不足，腸胃中的微菌鑽入循環系去。有許多腰部與膀胱的傳染病，其遠因都是由精神上與道德上的不平衡而來的。在那種生活簡單，無憂鮮慮的社團中，這種疾病幾乎完全沒有。至於那種在煩囂的生活中，還能夠保持內心安靜的人，也不會生神經上與器官上的疾病。人類是用腦子以及其他一切器官去思想，發明，戀愛，受苦，稱讚，祈求的。

精神的活動由練習而進步。智力得由合理思想的習慣來塑造的。天生每個人的智能各不相同，可是不論智力多少，這種能力是需要時加練習的。智力由準確的理解的習慣，論理學的研究，精神訓練，以及對於事物的精深觀察，而逐漸增加。反之，粗淺的觀察，急速連接的印象，智力訓練的缺乏，都能阻礙腦經的發展。某種生活與飲食的習慣，也能影響到智力的長成。飲食太豐富與運動過度，似乎都能阻礙智力的進步。普通講來，運動家都不是很聰慧的。要叫腦力達到發展的最高峯，大約需要種種情形的集合，這種情形祇有在歷史上的某時期才有的。在文化史上的偉大時期中，生存狀況如何，食料如何，教育又如何呢？我們對於智力的起源，幾乎全不知曉。我們祇相信兒童的腦經，可以由記憶力的訓練，以及現代學校中的課程發展起來的！

有天才的人，除了有觀察力與理解力之外，還有如直覺與創造的理想這種質素。他們由直覺上，學習了別人所忽略的東西。一個真實的領袖，在挑選屬員時，不需要心理的測驗。他一轉眼便能鑑定一個人的價值，察覺其美德與缺點。偉大的科學家本能地選出一條結果能得新發現的道路來走。偉大的醫生有時候一看便曉得

病人所患的是甚麼病，其性質也與此相同。這種現象從前的人稱之為靈感。

在文化很高的人類中，意志與智力的作用是一樣的一切道德上的價值，都是從意志與智力上來的。在某種限度之下，一個人生出來不是善良便是平庸的，不是平庸便是罪惡的。可是道德觀念也和智力一樣，可以由教育，訓練，與意志力發展出來。善與公正，慈悲，美，是一樣的。惡與自私，卑鄙，醜陋，也是一樣的。要維持精神與器官的平衡，內心必定要有一個主宰。每個人都有由自己的意志力，來叫自己承受這種訓練的需要，這是我們所應該了解的。

智力，意志力，與道德觀念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可是道德觀念比智力還要緊。當一個國家的道德觀念消滅時，整個社會機構便開始崩潰了。道德的活動還沒受到其所應受的注重。道德觀念應該和智力一樣，以積極的態度加以研究。當然，這種研究不能在實驗室中進行。實驗室外的觀察是不可少的。可是無疑的，道德活動可以由科學的方法去觀察。

當我們遇到那種行動依着某種道德理想去做的人時，我們便不能自己地去注意他的觀念了。道德之美是一種非常引人注意的不平凡的現象，是我們所永不能忘記的。這種美比自然界之美深刻得多。這種保有道德之美的神聖天賦的人，有一種奇特的，無法解釋的力量。它增加智能的力量。它建立人世的和平。道德之美是比科學，藝術，與宗教儀式更重要的文化基礎。

審美觀念存在古代人類心中，也存在最文明的人類的心中。人類喜歡依自己的靈感來創造東西。在歐洲，

有許多廚子，石匠，鞋匠，機械師，都是藝術家。那些製造精美食品的人，那些鍊製雄偉的鐵門的人，那些織造美麗的布料的人，其所得到的創造的神聖快樂，是和雕刻家或音樂師一樣多的。

審美的活動潛伏在多數人的腦中，因為人類已經變成機械了。工人祇製造物品的一部份，他從來不製造整個東西。人家不容許他去用智力。實業主義阻止人類去從事於那種每天能叫他得到一些快樂的智力活動。現代文化叫人類因物質而犧牲精神，是犯了一種重大錯誤了。因為沒有人對這的種錯誤加以反抗，所以這種錯誤是更加危險了，大家很隨便地接受這種錯誤，正像接受大城市的不健康生活與工廠中的拘禁生活一樣。可是那些在工作的時候，經驗一些粗淺的審美感覺的人，是比那些僅僅為消耗而生產的人快樂得多的。無論甚麼地方，都有美隱藏着。美從塑造瓷器，紡織絲布，雕琢大理石，或補綴人肉的雙手中跳出來。美在加利略的天文計算中也存在，在但丁的幻象中也存在，在巴斯德的實驗中也存在。由那些發現美的人看來，美是無窮快樂的資源。

我們難得看見現代人類從事於神秘的或宗教的活動。在大多數人的眼中，禮拜堂祇是已死的宗教的博物館而已。宗教活動包括着對於超越乎世界的一種權力的希望，一種非公式的祈禱，一種真美善的追求。宗教活動賜予人類一種內在的力量，精神上的光明，不可名狀的和平。

適 應 作 用

吾人身體的耐久性與原質的短促性很有不同。人體是由一種柔軟易變的物質造成的，在幾小時中就可以崩解。可是我們的身體却比鋼造的還要耐久。我們對於改變中的環境，對於物質的經濟的，與社會的高潮之適應，比動物好得多。這種耐久性是由細胞與氣質的特殊式樣而來的。身體並不耗損，反而隨時改變。我們的器官往往用出種種的方法，來應付各種新局勢。

要是把甲狀腺割去一半，餘下的一半就擴大了，往往漲得太大。假如把腰子割去一粒，另外一粒總是跟着腫大起來，雖然一粒普通的腰子已經儘夠排尿了。假使一個腺的分泌物不足，其他的腺便增加工作以補其不足。當兩粒腰子都病了時，血管的壓力便增強，叫大量的血液能夠通過這損壞了的濾子。

由器官液與神經系的關連，身體上的每種質素得以互相調劑，彼此呼應。身體的每一部份似乎都曉得全身現在與未來的需要，也照這些需要去各盡其責。身體不但看到現在，也看到很久的未來。當懷孕將近完成時，陰戶與陰道的細胞就被液液所侵入。陰戶與陰道變成柔軟而可伸展的，預備幾天後胎兒可以通過。同時，乳房腺的細胞也繁增起來。在分娩之前，乳房已經開始其作用了。乳房已經準備好，等着要餵小孩了。這些程序明顯地是準備應付未來的事件。

在整個胎兒史中，所有的細胞都在準備應付未來的事。比方說，眼睛的部份開始為未來的目的而結合起來。腦部的視覺神經與網膜向表面生長出來。蓋在網膜上的表皮，發生了巨大的突變。這塊皮變成透明的，成為眼角膜與水晶體，造成奇怪的視覺系，我們稱之為眼睛。這未來的網膜，怎樣能叫皮膚變成水晶體，叫外界的影子

像能夠放射到神經的末端呢？水晶體前面的眼簾，自己化成隔膜。這重隔膜依光度的強弱而伸縮。水晶體的形狀還會依物體的遠近而自動調度。這種種的關係是無法解釋的。

器官彼此間的關係，可以從出血後看出來。起先，所有的血管都縮小了。剩下的血液自動地增加數量了。這樣一來，動脈管的壓力便恢復，叫血液的循環得以繼續下去。細胞的液體通過小血管的牆壁，侵入循環系。病人覺得非常口渴。血液立刻吸收肚裏的水份，重新恢復其常態的數量。平時留下的紅血球離開各器官了。最後，骨髓開始製造紅血球，叫血液的重生得以完成。總而言之，全身的各部一同造成這種現象。

當皮膚，肌肉，血管，或骨頭受傷時，全身便立刻自動適應這種新環境。全身似乎都在用種種方法，來修補這損傷似的。像在生新血液的時候，各種機構都合作起來。動脈管被割斷了。血液大量地流了出來。動脈的壓力減低了。病人突然覺得昏迷。出血減少了。纖維蛋白質在創口凝結起來。接着出血便停止了。接下幾天，白血球與細胞侵入凝結的蛋白纖維質，加速進行重建動脈的牆壁。

當手脚折斷時，斷骨的尖細刺入肌肉與血管。這些地方不久就被蛋白纖維質的凝血所包圍了。接着血液的循環加緊工作。手脚腫了。新生細胞所需要的營養品都被運送到受傷的區域來。一切的程序都以修葺為目的。為要完成這共同的事業起見，細胞也得改變。比方說，靠近折骨的一片肌肉化成軟骨了。這塊軟骨後來化成骨狀細胞了。在修葺期間，發生了許多化學的，神經系的，循環系的，以及機構的現象。這些現象都互相關連着。在意外發生時，從血管中流出來的血液，開始進行重造的生理程序。

由這些自療程序的智識，產生了現代外科醫術。假如這種適應程序不存在，外科醫生是無法療傷的。外科醫生對於治療的機構並沒有甚麼影響。他們祇領導着那些機構的天然活動而已。

有些病是不會引起適應機構的任何反應的。像花柳病就是如此。花柳病從來不自然而然地離開病人。花柳病生在皮膚上，血管裏，腦中，或骨裏。細胞與流液都毀滅不了它。花柳病祇有長期治療才會好的。同樣的，身體對於毒瘤也沒有甚麼抵抗力。瘤與普通的細胞相像，所以身體不覺得其存在。病徵的出現是生毒瘤，瘤中的毒質，一個重要器官的毀滅，或神經受壓抑的直接結果。

環境在人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劇烈的肌肉活動也會引起永久的變化。美國西部牧童身體的力氣，抵抗力與柔軟，是現代舒舒服服的大學生所不會有的。

在以前，一個人的生存完全靠他適應環境的能力。現代文化以衛生學，舒適的生活，醫院，醫生，看護，叫許多體質很壞的人還可以生存下去。這些弱者及其後裔使人種衰弱了。我們也許應該放棄這種人工的健康，專心追求自然的健康。

適應機構的工作似乎刺戟一切的器官，叫它們發生作用。當人類得與嚴寒和暴暑困鬥時，當人類的糧食有時豐富有時缺乏時，當人類發揮其強力以得糧食與居屋時，人類的身體才能達到其最高的發展。他還得訓練其肌肉，叫自己疲倦，然後休息，他得奮鬥，他得受苦，快樂，戀愛，怨恨。他的意志需要緊張與鬆弛來輪換。他得跟他的同胞或他自己掙扎。他是天生來生存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正像肚皮是天生來消化食物一樣。當他的適應

程序工作最緊張時，他的英勇氣勢是發展到最高的程度了。我們曉得那種從小受智慧的訓練，忍受艱苦困窮，逆來順受的人，他們在體格上與道德上是多麼健壯的。當一個人衣服不足，得以猛烈的運動來維持體溫時，他的一切體系都工作得十分緊張。反之，如果用皮裘暖衣，或是在車中的散熱器，或在房中用水蒸氣牆壁以抗嚴寒，這些體系便都陷於休息的狀態。現代人的皮膚是從來沒被風吹過的。現代人的皮膚不必抵抗雨雪或陽光至數小時。在從前的時候，負責調節血液的溫度與體內的水份的機構，一直在和氣候對抗着。今日，這些機構是陷於永久休息的狀態下了。較困難的生存環境可以恢復人類的勇力與胆量。我們應該以較剛強的習慣來代替千篇一律的舒適的學校生活。一個人在適應一種訓練時，其神經系，內分泌腺，與腦經，都有固定的改變。這樣一來，身體便得到更完善的連絡，更大的勇氣，與更多的才能，可以克服人類生存的困難了。

人類天然傾向於慾望的滿足，如酒精的嗜好，速度與不斷改變的要求。可是當他這些慾望完全滿足時，他便退化了。因此，他必得叫自己習慣於控制飢餓，性慾，懶惰，酒癮，與渴睡。

現代人不是睡得太多就是睡得不夠。在這一方面，他不容易適應自己。養成自己在想睡時還能清醒，這種習慣是有用的。與睡魔掙扎。叫身體上各種器官都工作起來了，這些器官的力量是由運用發展出來的抵抗睡魔還需要意志的力量。這種意志力，和許多其他能力，在現代生活的習慣中都被壓抑着了。

個人與種族都因極度困窮而衰弱了。財富也與困窮一樣危險。窮人與富人都會因閒暇而退化的。電影，音樂會，無線電，汽車運動，都不能替代智力的工作。個人進步的兩個重要條件是訓練與比較孤居獨處。每個人都

能叫自己受這兩個條件的磨練。我們有力量可以拒絕看某一齣電影，不聽無線電播音節目，不看某種報紙，或是不讀某些書。不過我們要改造自己，最重要的還是要受智力與道德的訓練，排斥羣居的習慣。這種訓練在中年與老年時期是特別重要的。當身體與腦經一直在工作着時，衰老似乎來得慢了。在幫助你與困難的環境奮鬥上，工作比酒精與嗎啡更有效的。靜止增加一切的痛苦。人類是深深地打着長期緊張地用腦力的烙印的。

一切生理與精神的作用都因工作而改進。工作越多肌肉越發達。活動叫肌肉強健，不叫肌肉衰弱。器官不用便萎縮了。正像肌肉和器官一樣，智力與道德觀念不訓練也要萎縮了，吾人要達到最好與最高程度的發展，非奮發努力不可。

交通銀行

分行處		銀業國展為特政國 行之實全發定府民		行總
汕泉四張濟太天潼宜蚌金甯鹽揚如溧南 頭州街店南原津蘭昌華波城州阜陽京 鼓營長烟歸北陝武蕪蘭鎮清高丹徐下 嶼口春台棧平州昌湖谿海浦郵陽州開 福孫哈灘包張靈鄭宣溫定淮泰全新蘇 州台濱縣頭口寶州城州海安縣壇浦州 涵大黑威保大渭洛漢南餘寶漆鎮板常 龍海 江連江衛定同南陽口昌姚應潼江浦熟 香慶瀋龍唐宣開西長精周宿姜泰武太 港門陽口山化封安沙縣巷透堰興進倉 廣津南棗青石彰咸沙九紹杭東黃南無 滿 州州站莊島莊德陽市江興州台橋通錫		務業	旨主	上海黃浦灘路十四號 電話 轉一 接二 各八 部二 處八 電報掛號 英中 文 六 六 三 九 Chiao Tung
		付兌承存 債兌款 券儲貼 本蓄現放 息 款 一信國 切託內押 事外匯 宜經匯	扶服 助務 工社 商會	

談風

半月刊 第十三期 四月廿五日出版
湖南專號 老向先生主編

湘垣半載記	老向
喊魂墊橋	羅靖華
湘劇與坤伶	葉靈鷄
秦結子	立青
關於會國藩	陳煒謨
長沙的車夫	孝若
湖南的產院	阜東
我與檳榔	沈鳴
湖南的新年	樹鵬
湘雅的護士	林野
汨羅江	鄭適我
談 路人皆見錄	莘等
鋒 幽默漫談	憾廬
奴才的末路	孔遠之
東風西漸	沙鷗等
誠實啓蒙	張沛霖
尋心(十二)	老向
其他要目	不及備載

第十四期 「思痛記」專號

信陽兵燹記	郭懷琛
嫂嫂的吊死	壬人
百里侯蒙難記	藍鷹
匪窟兩月記	甲寅
閩變逃難記	聞堂
兵匪交響曲	阿穆
虛驚	朱貴祥
石奉之戰	青石
西安城中	劉家
冷口抗敵記	甲寅
五卅慘案回憶錄	劉保全
痛苦的舊新年	樊秀林
值得一思的幾件痛事	宋獨清

談風

合訂本第一集預約：每冊定價一元五角，預約僅收大洋一元，郵費奉送，掛號另加八分

特大大號每冊一角五分 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
宇宙風社總經理總代定

西風月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接收外稿。
- 二、來稿概須依本刊格式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處註明稿端。
- 三、譯稿概須詳細註明原文出處，最好附寄原文。
- 四、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五、稿費暫定一律每面元半，於每期出版前五天發出。
- 六、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譯著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八、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愚園路愚谷郵二十號西風月刊社編輯部。

西風月刊社謹訂

廣告價目		地位	期數
十二期	三八四元	全面	四十元
八期	二七二元	半面	廿五元
四期	一七〇元	四分之一	十五元
一期	一一四元		五十四元

本刊已向中宣部及內政部聲請登記

西風

第九期 五月號

廿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顧問編輯

林語堂

編輯

黃嘉德

發行所

黃嘉德

發行所

嘉德

印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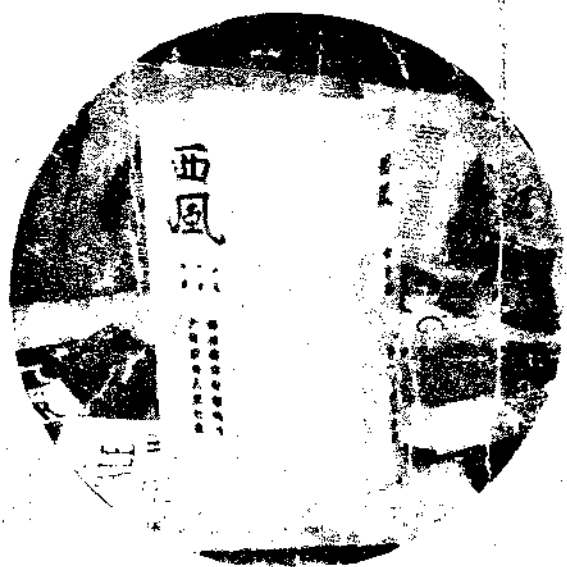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公司

西風定價		每月一日出版零售每册二角	
全年	十二元	國內	一元四角
半年	六元	日本	一元九角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香港澳門	一元九角
		國外	三元八角

THE WEST WIND MONTHLY
House 20, Lane 361, Yu Yuen Road, Shanghai

西風

合訂本第一集
現在已經出版



本刊出版以來，備受海內外讀者所歡迎，銷路激增，首數期雖已再版，亦均全部售罄，以致後來讀者賜函補購，無從應命，至為抱歉。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將第一期至第六期全數重印，合訂一集，發售預約。集內收關於西洋思想社會生活之精彩文章一百三十餘篇，共五十萬言，都八百餘頁，硬面精裝，質量均甚豐富。定價每冊一元五角，國內平寄郵費奉送，掛號加八分，港澳郵費三角五分，掛號加角半，國外寄費八角，掛號加二角半。凡本刊訂戶於六月底前直向本社函購者優待八折。

顧問編輯：林語堂
編輯黃嘉德黃嘉音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